

飲
冰
雜
記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叢書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飲冰室詩話

梁啟超著

飲 冰 室 詩 話

梁 啓 超 著

郭紹虞 羅根澤主編

*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陽 內 大 街 320 號)

北 京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字 第 003 號

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書 號 1204 字 數 101,000 開 本 850×1168 $\frac{1}{32}$ 印 張 4 $\frac{9}{16}$ 插 頁 2

1959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59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數 0001—5000 冊

定 價 (5) 0.52 元

出版說明

梁啓超，字卓如，號任公。廣東新會人。一八七三年（清同治十二年癸酉）生，一九二九年卒。在中國近代史上，梁啓超以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宣傳家、政論家和啓蒙思想家著名。從一八九〇年受學於康有爲時開始，直到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之前，青年時代的梁啓超，贊助康有爲領導變法運動，在當時進步人士當中有很大影響，被人們并稱爲『康梁』。在康有爲的旗幟之下，梁啓超是改良派的宣傳戰綫上的主將。

戊戌政變後，康、梁逃亡國外，在華僑中組織保皇黨，主張君主立憲，反對民主革命，與以孫中山爲首的同盟會展開了尖銳的鬥爭；梁啓超仍然是他們的宣傳戰綫上的主將。當同盟會用『土地國有』或『平均地權』的綱領作爲社會主義的綱領來號召革命時，梁啓超出來堅決反對，因此，他又是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遇到的最早的反對論者；不過同盟會當時所謂社會主義並不是真的社會主義，實際上還只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。

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之後，梁啓超自日本回國，投靠竊國大盜袁世凱，以後又投靠黎元洪、段祺瑞、張作霖、陸榮廷、岑春煊等大小軍閥官僚，成了一個投機善變的反動政客。

自一九二〇年起，梁啓超表面上宣稱脫離政治活動，專門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，實際上仍然野心勃勃，時刻覬覦着重登反動政治舞臺的機會。但自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開始，中國革命已發展到無

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階段，新的歷史條件使梁啟超再也不可能實現他這種野心。於是，他只有在「鬱鬱不得意」當中，在政客型的教授生涯當中，度過了他一生最後的十年。

飲冰室詩話是梁啟超逃亡日本時的著作，完全是宣傳康有為、譚嗣同、夏曾佑、蔣智由等改良主義者的詩，特別大力宣傳改良主義者黃遵憲的詩，具有強烈的、鮮明的政治性。改良派的變法運動中，曾經包括所謂「詩界革命」——其實是詩歌改良的運動，口號是「以舊風格含新意境」，或者說「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」。他們發動的這個文學運動，是為他們的政治目的服務的，基本上同樣是改良主義的，在當時有一定的進步性，但歷史註定了必然不可能得到勝利。這部詩話，是有關他們的「詩界革命運動」的重要材料。在大力宣傳傑出的愛國詩人黃遵憲這一點上，此書起了重要的作用；書中當然也有反動的成份，例如第五十一條引用並贊美黃遵憲的三哀詩，就是對義和團起義極盡誣蔑醜詆之能事，又如對待我國少數民族，是大漢族主義的態度，對待許多殖民地人民，是帝國主義種族論的應聲蟲，諸如此類，都是需要批判的。

今據中華書局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本校點整理出版。

本書是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叢書專著選輯部分之一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統一書号: 10019·1204

定 价: . 0.52 元

一
我生愛朋友，又愛文學，每於師友之詩文辭，芳馨悱惻，輒誦之，以印於腦。自忖於古人之詩，能成誦者寥寥，而近人詩則數倍之，殆所謂豐於昵者耶。其鴻篇鉅製，洋洋灑灑者，行將別哀錄之爲一集。亦有東鱗西爪，僅記其一二者，隨筆錄之。

二

譚瀏陽志節學行思想，爲我中國二十世紀開幕第一人，不待言矣。其詩亦獨闢新界而淵含古聲。丙申在金陵所刻莽蒼齋詩，自題爲『三十以前舊學第二種』，蓋非其所自喜者也。瀏陽殉國時，年僅三十一，故所謂新學之詩，寥寥極希。余所見惟題麥孺博扇有感舊四首之三，其一曰：『無端過去生中事，兜上朦朧業眼來。燈下燭燼誰一劍，尊前屍塚夢三槐。金裘噴血和天鬪，雲竹聞歌匝地哀。徐甲儻容心懺悔，願身成骨骨成灰。』其二曰：『死生流轉不相值，天地翻時忽一逢。且喜無情成解脫，欲追前事已冥濛。桐花院落烏頭白，芳草汀洲雁淚紅。再世金鑲彈指過，結空爲色又俄空。』其三曰：『柳花夙有何冤業，萍末相

遭乃爾奇？直到化泥方是聚，祇今墮水尙成離。焉能忍此而終古？亦與之爲無町畦。我佛天親魔眷屬，一時撒手劫僧祇。」其言沈鬱哀豔，蓋劉陽集中所罕見者，不知其何所指也。然遺情之中，字字皆學道有得語，亦劉陽之所以爲劉陽，新學之所以爲新學歟。

三

戊戌去國之際，所藏書籍及著述舊稿悉散佚，顧無甚可留戀；數年來所出入於夢魂者，惟一菊花硯。硯爲唐劉陽所贈，時余承乏湖南時務學堂講席，初與紱丞定交也。譚劉陽爲之銘曰：「空花了無真實相，用造荆偈起衆信。任公之研佛塵贈，兩君石交我作證。」其時江建霞方督湘學，受代去，瀕行前一日來作別，見研與銘，乃爲余刻之。今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沒矣，而此研復飛沈塵海，消息杳然，恐今生未必有合併時也。念之淒咽。

四

近世詩人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，當推黃公度。丙申、丁酉間，其人境廬詩稿本，留余家者兩月餘，余讀之數過；然當時不解詩，故緣法淺薄，至今無一首能舉其全文者，殊可惜也。近見其七律一首，亦不記全文，惟能誦兩句云：「文章巨蟹橫行日，世界羣龍見首時。」余甚愛之。

五

嚴又陵哲學大家，人多知之；至其詩才之淵懿，或罕知者。余記其戊戌八月感事一首云：『求治翻爲罪，明時誤愛才。伏尸名士賤，稱疾詔書哀。燕市天如晦，天南雨又來。臨河鳴犢歎，莫遣寸心灰。』又綠珠詞一首云：『情重身難主，淒涼石季倫。明珠三百琲，空換墜樓人。』蓋哭林晚翠也。

六

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，挈精史籍，深通英文。去年才身獨行，省親於印度，以十九歲之妙齡弱質，凌數千里之莽濤瘴霧，亦可謂虎父無犬子也。近得其寄詩二章，自跋云：『侍大人遊舍衛祇林，壞殿頽垣，佛法已劫。然支那女士來游者，同璧爲第一人矣。』詩云：『舍衛山河歷劫塵，布金壞殿數三巡。若論女士西游者，我是支那第一人。』靈鷲高峯照暮霞，淒迷塔樹萬人家。恆河落日滔滔盡，祇樹雷音付落花。』

七

狄平子以所著平等閣筆記見寄，記述兩年來都中近事，字字令人刺心怵目。中一條，其事甚韻而其人甚奇者，讀之亦可見中國女權消息之一斑也。錄其全文如下：『庚子仲冬，由日本西京偕日友數人乘玄海丸返國，便途得游朝鮮及關東關外諸地。雨雪載途，寒風砭骨，哀鴻遍野，春燕無歸，觸目心傷，夢魂鬱悒。』

余有詩云：「關山一任誰家物，觸眼吾民百感傷。雪漫長空風滿地，汽車載夢過遼陽。」一日薄暮，將投逆旅，適一女子，姿容倩雅，妝服澹素，冷月凝暉，寒山蹙翠，攜一姥一僕，匆匆更望北發。余心訝之。入旅店中，見壁間題詩數首，墨痕未乾，字體秀逸。其一云：「本是明珠自愛身，金鑪香擁翠裘輕。爲誰拋卻鄉關道，白雪蒼波無限程。」其二云：「明鏡紅顏減舊時，寒風似翦翦冰肌。傷心又是榆關路，處處風翻五色旗。」其三云：「無計能醒我國民，絲絲情淚搵紅巾。甘心異族欺凌慣，可有男兒憤不平？」尙有一首，字體潦草，不能辨識。噫嘻！此何人也？問之逆旅主人，茫然不答。」

八

希臘詩人荷馬（舊譯作和美耳），古代第一文豪也。其詩篇爲今日考據希臘史者獨一無二之祕本，每篇率萬數千言。近世詩家，如莎士比亞、彌兒敦、田尼遜等，其詩動亦數萬言。偉哉！勿論文藻，即其氣魄固已奪人矣。中國事事落他人後，惟文學似差可頡頏西域。然長篇之詩，最傳誦者，惟杜之北征、韓之南山，宋人至稱爲日月爭光；然其精深盤鬱雄偉博麗之氣，尙未足也。古詩孔雀東南飛一篇，千七百餘字，號稱古今第一長篇詩；詩雖奇絕，亦只兒女子語，於世運無影響也。中國結習，薄今愛古，無論學問文章事業，皆以古人爲不可幾及。余生平最惡聞此言。竊謂自今以往，其進步之遠軼前代，固不待著龜，即並世人物亦何遽讓於古所云哉？生平論詩，最傾倒黃公度，恨未能寫其全集。頃南洋某報錄其舊作一章，乃煌煌二千餘言，真可謂空前之奇構矣。荷、莎、彌、田諸家之作，余未能讀，不敢妄下比隲。若在震旦，吾敢謂

有詩以來所未有也。以文名名之，吾欲題爲印度近史，欲題爲佛教小史，欲題爲地球宗教論，欲題爲宗教政治關係說，然是固詩也，非文也。有詩如此，中國文學界足以豪矣。因亟錄之，以餉詩界革命軍之青年。

錫蘭島臥佛

大風西北來，搖天海波黑；茫茫世界塵，點點國土墨。雖曰中國海，無從問禹跡。近溯唐南蠻，遠逮漢西域。舊時職貢圖，依稀猶可識。自明遣鄭和，使節馳絡繹。凡百馬流種，各各設重驛。金葉鑄多羅，玉環獻摩勒；每以佛光明，表頌帝威德。蘇祿率羣臣，淳泥挈盡室；闌斑披寶纓，扶服拜赤帟。是雖蠻夷長，竊號公侯伯；比古小諸侯，尙足稱蒲璧。其他鳥了帥，爭亦附商舶。有詔鎮國山，碑立高百尺；以此明德意，比刻之罘石。及明中葉後，朝貢暫失職。豈知葛爾國，既經三四摘。鐵圍薄福龍，大半供鳥食。我行過九真，其次泊息力；婆羅左右望，羣島比蟻蝨；咸歸西道主，盡拔漢赤幟。日夕興亡淚，多於海水滴。行行復行行，便到獅子國。

浩浩象口水，流到宛伽山。遙望峯塔坡，相約僧躋攀。中有臥佛像，丈六金身堅。右疊重累足，左握光明拳。雖具堅牢相，軟過兜羅綿。水田脫淨衣，鬢雲堆華鬢。大青髮屈蠹，團金耳垂環。就中白毫光，普照世大千。八十種好相，一一功德圓。是誰攝巧匠，上登切利天；刻此牛頭檀，妙到秋毫顛。或言佛涅槃，婆羅雙樹間；此即茶毗地，斯語原訛傳。惟佛有神力，高據兩山顛；至今雙足迹，尙隔十由延。或言古無人，只有龍鬼仙；其後買珠人，漸次成市廛。此亦造妄語，有如野狐禪；實則經行地，與佛大有緣。參天貝多樹，由此枝葉繁。獨怪如來身，不坐千葉蓮。既付金縷衣，何不一啓顏？豈真疲津梁，老矣倦欲眠？如何沈沈睡，竟過三千年？

吁嗟佛滅度，世界眼盡滅。最先王舍城，大闢禪師窟。迦葉與阿難，結集佛所說。爾來一百年，復見大會設。恒河左右

流，鍵鎚聲不絕。其後阿育王，第一信佛法。能役萬鬼神，日造八萬塔。舉國施與佛，金榜國門揭。九十六外道，羣言罷一切。復遣諸弟子，分授十萬偈。北有大月氏，先照佛國月。四開無遮會，各運廣長舌。漢家通西域，聲教遠相接。金人一入夢，白馬來負笈。緇行復沙度，來往踵相躡。總持四干部，重譯多於髮。華言通梵語，衆推秦羅什。後分律法論，宗派各流別。要之佉盧字，力太過倉頡。南有獅子王，鑿字赤銅鑠。當時東西商，互通度人筏。但稱佛弟子，能避鬼羅刹。遂使諸天經，滿載商人篋。鳥喙那子洲，畏鬼性駭怯。一聞地獄說，心畏賤摩殺。賴佛得庇護，無異棲影鶴。國主爭布金，后妃亦托鉢。尊佛過帝天，高供千白鬘。樂奏梵音曲，訟聽番佛決。向來文身人，大半著僧衲。達摩渡海來，一花開五葉。語言與文字，一掃付抹撥。十年勤面壁，一燈傳立雪。直指本來心，大聲用棒喝。非特道家流，附會入莊列。竟使宋諸儒，沿襲事剽竊。最奇宗喀巴，別得大解脫。不生不滅身，忽然佛復活。西天自在王，高踞黃金榻。千百氈裘長，膜拜伏上謁。西戎犬羊性，殺人日流血。喃喃誦經聲，竟能消殺伐。藏衛各蕃部，無復事鞭撻。即今奔巴瓶，改法用金挾。論彼象教力，羣胡猶震懼。綜佛所照臨，竟過九洲闊。極南到朱波，窮北踰隄。大東渡日本，天皇盡僧牒。此方護佛齒，彼土迎佛骨。何人得鉢緣，某日是箭節。莊飾紫金階，供養白銀闕。倒海然脂油，震雷響金鉢。香雲幢幡雲，九天九地徹。五百虎獅象，徧地迎菩薩。謂此功德盛，當歷千萬劫。有國賴庇護，金甌永無缺。豈知西域賈，手不持寸鐵；舉佛降生地，一旦盡劫奪。

我聞舒五指，化作獅子雄；能令衆醉象，敗竄頭籠東；何不勅獸王，俾當敵人衝？我聞角大力，手張祖王弓；射過七鐵豬，入地千萬重；何不矢一發，再張力士鋒？我聞四海水，悉納毛孔中；蛟龍與魚鼈，衆生無不容；何不口一吸，令化諸毛蟲？我聞大千界，一擊成虛空；譬擲陶家輪，極遠到無窮；何不氣一噴，散爲韓藍風？我聞三昧火，燒身光熊熊；千眼金剛杵，頭出煙焰紅；何不呼阿奴，一用天火攻？我聞安息香，力能勅毒龍；尾擊須彌山，波濤聲洶洶；何不呼小婢，悉遣河神從？我聞阿脩羅，橫攻善見宮；流盡赤蚌血，藕絲遁無蹤；何不取天仗，壓制羣魔凶？我聞毗琉璃，素守南天

封。薛荔鳩盤茶，萬鬼聲喞喞；何不飭鬼兵，力助天王功？惟佛大法王，兼綜諸神通；聲聞諸弟子，遞傳術猶工；如何斂手退，一任敵橫縱？竟使清淨土，概變腥膻戎。五方萬天祠，一齊鳴鼓鐘。遙望西王母，虎齒髮蓬蓬。合上皇帝號，萬寶河朝宗。佛力遂掃地，感歎摧肝胸。

佛不能庇國，豈不能庇教？奈何五印度，竟不聞佛號？古有草陀書，云自梵天造。貴種婆羅門，挾此肆凌傲。凡夫鉅根輩，分定莫能較。自佛倡平等，人各有業報。天堂與地獄，善惡人自召。卑賤衆首佗，吹螺喜相告。亦有婆羅門，漸服教導。食屑鴉鳩行，夜行鴉鷄叫。塗灰身半裸，拜月脚左蹺。各棄事天業，迴向信三寶。大地閻浮提，慈雲徧覆。何意梵志輩，勢盛復鼓噪。灰死火復然，尾大力能掉。別創温都名，布以人皇詔。佛頭橫著糞，訶罵雜嘲詬。盡驅出家人，一一出邊徼。外來波斯胡，更立祆神廟。千牛祭火光，萬馬拜日曜。嗣後摩訶末，採集各經要。一經衍聖傳，一劍鎖羣暴。謂此哥羅尼，實以教忠孝。天使乘白馬，口宣天所誥。從則升九天，否則殺左道。教主兼霸王，黃屋建左纛。繼以蒙古主，挾勢尤傑驚。以彼轉輪王，力大誰敢校。邇來耶穌徒，徧傳新舊約。載以通商船，助以攻城礮。謂天只一尊，獲罪無所禱。一切土木像，荒誕盡可笑。頂上舍利珠，拉雜付摧燒。竟使佛威德，燈滅樹傾倒。摩耶撫鉢哭，迦葉捧衣悼。像法二千年，今日末劫到。惡王魔波旬，更使衆魔媵。天龍八部衆，誰不生悲惱。噴嗟五大洲，立教幾教皇。惟佛能大仁，首先唱天堂。以我悲憫心，置人安樂鄉。古分十等人，貴賤如畫疆。惟佛具大勇，自棄銅輪王。衆生例平等，一律無低昂。罪畏末日審，報冀來世償。佛說有彌勒，福德莫可當。將來僧祇劫，普渡胥安康。此皆大德慧，傾海誰能量。古學水風火，今學聲氣光。辨才總無礙，博綜無不詳。獨惜說慈悲，未免過主張。臂稱窮鷓肉，身供餓虎糧。左手割利刃，右手塗檀香。冤親悉平等，善惡心皆忘。愈慈愈忍辱，轉令身羸尪。

獸蹄交鳥跡，一聽外物狀。人間多虎豹，天上無鳳凰。虎豹富筋力，故能恣疆梁。鳳凰太文彩，毛羽易摧傷。惟強乃秉權，強權如金剛。吁嗟古名國，興廢殊無常。羅馬善法律，希臘工文章。開化首埃及，今亦歸淪亡。念我亞細亞，大

國居中央。堯舜四千年，聖賢代相望。大哉孔子道，上繼皇哉唐。血氣悉尊親，聲名被八荒。到今四夷侵，盡撤諸邊防。天若祚中國，黃帝垂衣裳。浮海率三軍，載書使四方。王威鎮象主，鬼族馴狼麋。歸化獻赤土，頌德歌白狼。共尊天可汗，化外胥來航。遠及牛賀洲，鞭之如羣羊。海無烈風作，地降甘露祥。人人仰震且，誰侮黃種黃？弱供萬國役，治則天下強。明王久不作，四顧心茫茫。

九

往讀明詩，見劉誠意集中一篇，一千三百餘言，構思之奇，遣語之險，亦可为吾詩界中放一異彩。雖然，長篇詩为長短句者不難，而五言最難；为奇險語有壯采者不難，为莊嚴語有風格者最難。吾重公度詩，謂其意無一襲昔賢，其風格又無一讓昔賢也。請兩錄之以資比較。

憶昔盤古初開天地時，以土爲肉石爲骨，水爲血脈天爲皮，崑崙爲頭顱，江海爲胃腸，嵩嶽爲背脊，其外四岳爲四肢。四肢百體咸定位，乃以日月爲兩眼，循環照燭三百六十骨節，八萬四千毛竅，勿使淫邪發洩生瘡痍。兩眼相逐走不歇，天帝愍其勞逸不調生病患，申命守以兩鬼名曰結璘與鬱儀。鬱儀手捉三足老鴉脚，脚踏火輪蟠九螭。咀嚼五色若木英，身上五色光陸離。朝發陽谷暮金樞，清晨還上扶桑枝。揚鞭驅龍扶海若，蒸霞沸浪煎魚龜。輝煌焜燿啓幽暗，煥煦草木生芳蕤。結璘坐在廣寒桂樹根，漱嗽桂露芬香菲。啖服白兔所搗之靈藥，跳上蟾蜍背脊騎。招光弄影蕩雲漢，閃爍燦壁葩花摘。手摘桂樹子，撒入大海中，散與蚌蛤爲珠璣。或落巖谷間，化作珣玕琪。人拾得喫者，胸臆生明翬。內外星官各職職，惟有兩鬼兩眼晝夜長相追。有物來掩犯，兩鬼隨即揮刀鉞。禁制蝦蟇與老鴉，低頭屏氣服役使，不敢起意爲姦欺。天帝憐兩鬼，暫放兩鬼人間娛。一鬼乘白狗，走向織女黃姑磯。槌河鼓，蹇兩旗。跳下黃初

平牧羊羣，烹羊食肉口吻流膏脂。却入天台山，呼龍喚虎聽指麾。東巖鑿石取金卵，西巖掘土求瓊蕊。巖洞春石梁折，驚起五百羅漢半夜撥刺衝天飛。一鬼乘白豕，從以青羊青兔赤鼠兒。便從閣道出西清，入少微，浴咸池。身騎青田鶴，去採青田芝。仙都赤城三十六，洞主騎鸞翳鳳來陪隨。神魅清唱毛女和，長煙裊裊飄熊旂。蜚廉吹笙虎擊筑，罔象出舞奔馮夷。兩鬼自從天上別，別後道路阻隔不得相聞知。忽聞寒山子，往來說因依。兩鬼各借問，始知相去近不遠，何得不一相見叙情詞。情詞不得叙，焉得不相思。相思人間五十年，未抵天上五十炊，忽然宇宙變差異，六月落雪冰天遶。龍鼉山上作窟穴，蛇頭生角角有歧。鰐魚掉尾斫折巨鼈脚，蓬萊宮倒水沒楣。機槍枉矢爭出逞妖怪，或大如甕盎，或長如委蛇。光燦燦，形躩躩。叫鹿豕，呼熊羆。煽吳回，翔魑魍。天帝左右無扶持，蚊蠱蚤蝨蠅蚋，啗膚啞血圖飽肥；擾擾不可揮；筋節解折兩眼瞠，不辨妍與媸。兩鬼大惕傷，身如受榜笞。便欲相約討樂與天帝醫；先去兩眼翳，使識青黃紅白黑，便下天潢天一水，洗滌盤古腸胃心腎肝肺脾。却取女媧所搏黃土塊，改換耳目口鼻牙舌眉。然後請軒轅，邀伏羲；風后力牧老龍告，泰山稽，命魯般，詔工倕；使豐隆，役黔羸；礪斧鑿，具鑪鎚，取金葶收，伐材尾箕；修理南極北極樞，幹運太陰太陽機。檄召皇地示，部署岳瀆神，受約天皇坼；生鳥必鳳皇，勿生梟與鴟；生獸必麒麟，勿生豺與狸；生鱗必龍鯉，勿生蛇與螻；生甲必龜貝，勿生蝮與蜺；生木必松楠，生草必薺葵，勿生鉤吻含毒斷人腸，勿生枳棘單利傷人肌；螟蝗害禾稼，必絕其蟻蚋；虎狼防畜牧，必遏其孕孳；啓迪天下蠢蠢氓，悉蹈禮義尊父師；奉事周文公、魯仲尼、曾子輿、孔子思，敬習書、易、禮、樂、春秋、詩。履正直，屏邪欲。引頑嚚，入矩規。雍雍熙熙，不凍不飢。避刑遠罪趨祥祺。謀之不能行，不意天帝錯怪恚。謂此是我所當爲，眇眇末兩鬼，何敢越分生思惟！嗚嗚向瘖盲，洩漏造化微。急詔飛天神王，與我捉此兩鬼拘囚之！勿使在人寰，做出妖怪奇！飛天神王得天帝詔，立召五百夜叉，帶金繩，將鐵網，尋蹤逐跡，莫放兩鬼走逸入嶽巖。五百夜叉個個口吐火，搜天刮地走不疲。吹風放火烈山谷，不問杉柏楊檉蘭艾蒿芷蕪茅茨，燔焱熨灼無餘遺。搜到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仞幽谷底，捉住兩鬼眼睛光活如琉璃。養在銀

絲織柵內，衣以文采食以糜。莫教突出籬絡外，踏折地軸傾天維。兩鬼亦自相顧笑，但得不寒不餒長樂無憂悲，自可等待天帝息怒解猜惑，依舊天上作伴同遊戲。

一〇

陳伯嚴吏部，義甯撫軍之公子也。與譚瀏陽齊名，有『兩公子』之目。義甯湘中治蹟，多其所贊畫。其詩不用新異之語，而境界自與時流異，醞深俊微，吾謂於唐宋人集中，罕見倫比。記其贈黃公度一首云：『千年治亂餘今日，四海蒼茫到異人。欲挈頽流還孔墨，可憐此意在埃塵。勞勞歌哭昏連曉，歷歷肝腸久更新。同倚斜陽看雁去，天迴地動一沾巾。』

一一

吳君遂刑部，武壯公長慶子也，以氣節聞一時。丁酉抗疏陳時事，請變法，格不得達，浩然掛冠歸。近頃復上疏請歸政。迴鑿以後，薄海所期望者，惟此一舉，然莫敢言也；惟君毅然犯政府所最忌而言之，其所養可知矣。其詩肖其爲人。所著有北山樓集，宋平子跋之云：『五言古體，多似陶韋。五言律體，多似少陵。七言律體，直逼江西諸祖。』蓋道實也。吾最愛其支那有一士兩章，其一云：『支那有一士，弢迹居越東。抗志希純素，篤性秉淵冲。意曠九州外，神遊三代中。如傷倦心目，無告哀殘癯。一夫苟不獲，叢疚在厥躬。陳詞就重華，問道訪崆峒。著書累萬言，吾道未終窮。哲人不偶世，至論無污隆。豈惟躋小康，

將以致大同。挾策獻太平，疇能識王通。抱玉貴善藏，活國後良工。感子他山意，錯石資磨礱。已矣吾何悲，矯首咨鴻濛。」（右贈宋平子）其二云：「支那有一士，戢影居越西。結念抱冰雪，宅心高虹霓。慷慨懷前修，惻愴憫羣黎。邱索與典墳，一一窮探稽。種界析狼鹿，政教疏羌氏。獨永秦皇祚，屢忤末俗詆。畸士自踈跽，良馬空跌隄。始知間代才，動與世相睽。澄澄之江波，曉日鳴天鷄。嶷嶷天台山，仰止難攀躋。賤子奮孤心，逆鱗嘗獨批。荃莫察中情，信讒反怒濟。邪枉固不容，悻直終見擠。三月何皇皇，兩馬猶栖栖。懷哉虞重華，風雨聞弗迷。宣尼未忘魯，子輿思王齊。已而復已而，且俟聖人兮。」（右贈章太炎）

一一一

又有集句一首云：「青天漫漫覆長路，一紙短書無寄處。欲問平安無使來，乃知貧賤別更苦。四時天氣總愁人，秋月春風等閑度。憂患衆兮歡樂鮮，朱顏日夜不如故。嗟余此去其從誰，萬里蒼蒼煙水暮。構雲有高營，祇見石與土。俛視大江奔，幽憤得一吐。我欲凌風翔，轉上青天去。當面輸心背面笑，翻手作雲覆手雨。煙消日出不見人，至竟江山誰是主。」驅使前輩，天衣無縫，而含蓄蘊藉，別有懷抱，余酷愛之。

一一三

丁叔雅戶部，雨生中丞子也；卓犖有遠志，憂國如瘡，而詩尤以神味勝。庚子秋，余返滬上，從友人扇頭見其感事一首云：「被髮繭足行趨趨，有人流涕哀江南。眼前所見皆餘子，大宙之亂何時戡。」余絕愛之，謂

以二十八字寫盡當今時局，而自見懷抱，仁言藹如，未有能及此者也。頃從北山樓集，復見其將歸嶺南留別一首云：『百無聊賴過零丁，遙睇中原一髮青。避地詩人哀故國，渡江名士泣新亭。山河運歇英才盡，鼙鼓聲沈戰血腥。鶉首賜秦天亦醉，祇憐羈客獨長醒。』絕似劍南學杜諸作也。

一四

吾黨中天才絕特者，未有吾家伯雋孝廉若也。伯雋以辛卯年與余同遊南海先生之門，年方十四，是歲即舉於鄉。當其未禮南海也，碌碌無以異於常見；一度摩頂受記，夙慧飄發。而尤耽內典，在齋中終日坐禪，少年同學時或擲揶揄弄之，弗爲動也。其冬，余入都，伯雋贈三詩，其一云：『惺惺真宰慎其微，萬象紛紜任所之。客賊並來善相接，佛魔俱掃得堅持。精魂須歷三千劫，大力常周十二時。遊刃雖然有餘地，族間猶自見難爲。』其二云：『長嘯一聲天地寬，翛然來去更無難。崑崙頂上鐵船動，魑魅叢中神劍寒。壁立萬仞皆平地，坐斷十方如是觀。河嶽日星通神氣，周遊磅礴在胸肝。』其三云：『無明有愛如來種，一片慈悲成此身。軀殼衆生託吾輩，肝腸內熱爲斯人。遊行自在虛空架，轉運無方大法輪。七寶莊嚴開世界，卻原步步踏紅塵。』十四歲乳臭小兒，何處有此識想，得不歎絕！

一五

南海先生曰：『伯雋殆有夙根者，遊戲人間耳。』顧伯雋寡言，吾無從窺其底蘊；以文字論之，知其非冷腸人

也。記其所填詞摸魚兒一闕云：『算只有江山無數，怎盛得靈氛住？氣吞地球常八九，渺爾衆生何有？甚情緒，向百尺高樓，覷看行人路。滿城簫鼓；算愁裏無人，夢中無地，獨自任情苦。』秋風起，春草春花又暮。忍見陀城煙樹；蕭蕭馬鳴催落日，弄得老天憔悴，我何顧。算萬里堂堂，猶是神州土。笑聲歸去，待日關雲冥，風狂雨橫，重覓舊遊處。』又金縷曲一闕，記其末四句云：『他若有情吾能見，吾有情更待向誰說？空佇立，肝腸熱。』然則伯雋豈忘世者耶？記昔嘗責備之，伯雋曰：『我今日正在臥薪嘗膽的時候。』但薪膽生涯忽忽十年矣，海內風雲如此其急，而小舍利佛尚不肯出定，吾又安能無憾也！

一六

譚瀏陽之有得於佛學，知瀏陽者皆能言之。然瀏陽之學佛，實自金陵楊仁山居士。其遺詩有金陵聽說法一章，即居士所說也。詩云：『而爲上首普觀察，承佛威神說偈言。一任法田賣人子，獨從性海救靈魂。網倫慘以喀私德，法令盛於巴力門。大地山河今領取，菴摩羅果掌中論。』此詩無刻本，見麥孺博筵端，瀏陽手書也。

一七

達縣吳季清先生德滿，作令西安，庚子義和之變，爲亂民所戕，闔門及難。識與不識，莫不痛心。天之報施善人，真其誣哉！先生至德純孝，而學識魄力迥絕流俗，尤邃佛理。自號雙遣居士。有子三人：長曰鐵

樵，名樵；次曰仲弢，名以槩；季曰子發，名以東；皆有過人之才。余與譚瀏陽及鐵樵約爲兄弟交，而父事季清先生。乙未秋冬間，同客京師，吾三人者，連輿接席，未嘗一日相離也。丙申五月，鐵樵以暴病卒於漢口。瀏陽時在滬，哭之慟，嘗爲作一傳，見時務報中。未幾，季清先生之官山陰，瀏陽贈一詩云：『此生當補他方佛，何意微塵補一官。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，延陵魂氣北邙寒。』蓋弔之也。以東當乙未，年僅十一，隨侍入都，風采英發，徧交一時名士，瀏陽戲號之曰舍利佛，以其早慧也。丙申，受學於余者一年，日讀書盡十餘卷，屬文能二三千言，兼學英法文字。而仲弢亦來居滬上，綜核善治事。瀏陽語余曰：『三吳，蜀之三龍也。吾國有此等人才，豈是亡國氣象！』而不意鐵樵無端以死，而兩弟亦隨季清先生斃於毒刃也！庚子夏，余在夏威夷島，得仲弢一書曰：『舍利佛每言及公，即涕泣不可止。』余重感之，重悲之，乃書未及答，而凶耗已聞，天之喪斯，夫復何言！在報中見黃公度有庚子三哀詩，其一即季清先生也，記其數聯云：『以君精佛理，夙通一切法。明知入世事，如幻如泡沫。佛力尙有盡，何況身生滅。將頭臨刃時，定知不驚怛。』讀此亦可以略窺先生之學矣。

一八

譚瀏陽獄中絕筆詩，各報多登之，日本人至譚爲樂歌，海宇傳誦，不待述矣。但其詩中所指之人，或未能知之。今錄原文，略加案語。詩曰：『望門投止思張儉，忍死須臾待杜根。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崑崙。』所謂兩崑崙者，其一指南海，其一乃俠客大刀王五，瀏陽作吳鐵樵傳中所稱王正誼者是也。王五

爲幽燕大俠，以保鏢爲業，其勢力範圍，北及山海關，南及清江浦，生平專以鋤強扶弱爲事。瀏陽少年嘗從之受劍術，以道義相期許。戊戌之變，瀏陽與謀奪門迎辟，事未就而瀏陽被逮，王五懷此志不衰。庚子八月，有所布畫，忽爲義和團所戕，齎志以歿。嗚呼！王五真男兒，不負瀏陽矣。

一九

余識唐瀏陽最晚。乙未秋，與譚瀏陽定交，叩其友，則曰：『二十年刎頸交，絀丞一人而已。』余心識之。丁酉冬，講學長沙，譚公乃爲余兩人介紹焉。譚公之成仁也，唐公慟哭辭家，欲如京師收葬。至上海，則譚公忠骸已南下，因不果往，而東渡謁南海，時有輓聯云：『與我公別幾許時，忽警電飛來，忍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臺，漫羸將去楚孤臣，簫聲嗚咽。近至尊剛十餘日，被羣陰構死，甘永拋四百兆爲奴種長埋地獄，只留得扶桑三傑，劍氣摩空。』至今讀之，猶字字精神活現，淒人心脾，蓋唐公所以繼譚公之志者，早於二十年前矣。唐公流血後，同人復有誦其詩者，僅記二句云：『賸好頭顱酬死友，無真面目見羣魔。』此詩余未之見也。在南洋時，□□□屬余寫之，余爲續成一絕句云：『道高一尺魔一丈，天地無情獨奈何！』

二〇

宗室壽伯福太史富，可謂滿洲中最賢者矣。其天性厚，其學博，其識拔，愛國之心，益降於面。乙未秋冬間，余執役強學會，君與吳彥復翩然相過，始定交，彼此以大業相期許。其後君復有知恥學會之設，都人

士咸以爲狂，莫或應也。庚子八月，君果以身殉國恥。噫嘻！可不謂朝陽鳴鳳耶！余丙申出都，君有贈詩，不能全記憶，今從北山樓集得其原本，亟錄誌感。詩曰：『飛絮亂晴煙，飛花撲綺筵。春風一回送，飄泊去南天。夫子青雲器，高吟白馬篇。空勞賈生哭，不薦禰衡賢。長枵辭京國，揚舲指媚川。海雲愁望闕，嶺樹引歸船。寶劍終騰匣，明珠暫伏淵。江湖閑歲月，好自惜華年。』

二二

武陵何鐵笛烈士來保，余未獲識面，顧夙聞譚瀏陽稱其爲人，謂生平肝膽交，除絨丞外，君爲第一，因此相神交者數年矣。庚子，君與唐瀏陽共事，而君實任衡湘一切布畫，漢變後死事最烈。頃趙日生郵寄其絕命詞四章，亟錄如下：『銀鐺鐵鎖出圍牆，親友紛紛送道旁。三百健兒齊護衛，萬頭鑽孔看何郎。（鐵笛被捕於辰州，以三百人護衛，檻送長沙，故云。——曰生泣注。）』『北宋黨人碑甫毀，東林名士獄旋興。千秋公論應猶在，兩廡孤豚愧未能。』『四萬八千蟲出入，五官五臟我原無。無人何苦爭恒幹，還我清虛一丈夫。』『痛哭君親恩太厚，百千萬劫不能酬。忠臣孝子今生了，且向龍潭掉臂遊。』

二二

鐵笛復有滿江紅一闕，其自序云：『庚子黨禍再作，亡命桃源，遂遊桃源洞，黑箐鬼語，蒼欄猩啼，魂悽魄殭，非復人間世也。援筆賦此。』其詞云：『造化小兒，簸弄我望門投止。黑夜裏，攀藤附葛，雨來風起。燈

火一星林際出，忽聞犬吠心頭喜。又山門閉了寂無人，鐘聲死。撫身世，淚盈背。悲家國，血盈臆。
(叶上聲)問蒼天何苦，磨人至此？靖節先生知甚處？避秦有甚桃源裏？聽天邊啞啞有慈鴉：歸來只！』

二三

武陵蔡樹珊烈士鍾浩，血性過人，治事機警。余承乏湖南時務學堂時，君始來共學。其後復遊學東京，亦以漢難遇害。曰生復錄其獄中作四章見寄，詩云：『蟻磨盤舒又一年，玄黃爭戰幾推遷。寒沙白日淹鸞地，短褐雕弓射虎天。終見蜩螗同水火，那堪環玦在風煙。鷄鳴午夜頻搔首，看劍挑燈意惘然。』『觚稜夢裏寒金雀，諫草堂前起暮鴉。誤國千年仍介甫，通藩幾道問充華。蜉蝣竟夕成毛羽，螳臂當車挫爪牙。西狩無麟天閨爽，逋逃人海豢龍蛇。』又聞麻達葛山奇，輕重當年類舉棋。貂珥雙簪矜別邸，蘭椒三蕪拜西閨。酬天祀典憐鷄寶，排日笙歌駕鳳蜩。營得菟裘身欲老，克家猶護綠幢兒。『蕭牆旋起八王戈，磨寇其如召寇何。碧海膏流成赤鹵，紅蓮豔結舞妖魔。九朝典冊新鈴散，千騎宮裝老淚多。辜負香衾驚破夢，不因封事動鳴珂。』

二四

邱公恪，名宗華，當代青年中一有望之人物也。去冬游學日本，入成城學校，習陸軍。以病退校，歸養滬上，余親送登舟。乃歸未及一月，竟溘然長逝，年僅逾弱冠耳。懷八斗之才，飲萬斛之恨；一事未就，齎志

九原；吳氏兄弟以後，又弱一個矣！君夫人吳孟班，先君數月卒，一時有心人，既已痛之。蔣觀雲曾有詩云：『女權撒手心猶熱，一樣銷魂是國殤。』吾於孟班未得見，若公恪者，固夙以爲國流血自祝，吾亦冀其爲鐵血派中一偉人也。豈意天地無情，蘭摧玉折，公恪孟班，吾知爾不瞑於泉臺矣！公恪卒後，葉浩吾有輓聯云：『中國少年死。知己一人亡。』而成城學校校友會亦有祭文云：『沈沈支那，大病長殲。哀哀衆生，噩夢正酣。魑魅攫人，白晝涎饑。嗟我同志，日削月剝。咄咄公恪，海邦雄男。俛仰國事，痛茹酸銜。漆室哀鳴，無裨國阼。矧以憂殉，曷其能堪？嗚呼哀哉！苟生足愧，苟死甯甘？觥觥女權，一例優曇。志未一酬，墓草氈毳。海國龍伯，扶餘虬髯。振劍三彈，淚盈黃衫。讀君遺書，憂心如燄。竟君之志，後死者擔。魂兮來歆，目斷江南。嗚呼哀哉！尙饗。』

二五

太平翼王石達開，其用兵之才，盡人知之，而不知其嫻於文學也。近友人傳誦其詩五章，蓋曾文正曾招降彼，而彼賦此以答也。詩云：『曾摘芹香入泮宮，更探桂蕊趁秋風。少年落拓雲中鶴，陳迹飄零雪裏鴻。聲價敢云空冀北，文章今已遍江東。儒林異代應知我，祇合名山一卷終。』不策天人在廟堂，生慚名位掩文章。清時將相無傳例，末造乾坤有主張。況復仕途多幻境，幾多苦海少歡場。何如著作千秋業，宇宙長留一瓣香。』揚鞭慷慨蒞中原，不爲仇讎不爲恩。祇覺蒼天方憤憤，莫憑赤手拯元元。三年攬轡悲羸馬，萬衆梯山似病猿。我志未酬人亦苦，東南到處有啼痕。』若個將才同衛霍，幾人佐命等蕭曹。男兒欲畫

麒麟閣，早夜當爛虎豹韜。滿眼河山增曆數，到頭功業屬英豪。每看一代風雲會，濟濟從龍畢竟高。『大帝勳華多頌美，皇王家世盡鴻濛。賈人居貨移神鼎，亭長還鄉唱大風。起自匹夫方見異，過非天子不爲隆。醴泉芝草無根脈，劉裕當年田舍翁。』此詩自叙履歷，兼述志氣，所云名山一卷，著作千秋，蓋亦有所自負矣。前後四章，皆不免下里巴人之誚；獨第三章，則即以詩論，亦不媿作者之林，且仁人之言藹如矣。至其懷抱帝王思想，不知民權大義，則固不足以責數十年前之人物也。又聞石有所作檄文，全篇駢儷，中四語云：『忍令上國衣冠，淪於夷狄；相率中原豪傑，還我河山。』雖陳琳、駱賓王，亦無此佳語，豈得徒以武夫目之耶？

二六

南海先生不以詩名，然其詩固有非尋常作家所能及者，蓋發於真性情，故詩外常有人也。先生最嗜杜詩，能誦全杜集，一字不遺，故其詩雖非刻意有所學，然一見殆與杜集亂楮葉。余能記誦百餘首，所最愛者，己丑出都七律四首之一云：『滄海飛波百怪橫，唐衢痛哭萬人驚。高峯突出諸山妬，上帝無言百鬼獍。漫有漢廷追賈誼，豈教江夏貶禰衡。陸沈忽望中原歎，他日應思魯二生。』又絕句十首之二云：『此去南山與北山，猿鶴哀號松柏頑。或勸蹈海未忍去，且歌惜誓留人間。』『南山之下豆苗肥，北山之上猿鶴飛。百畝耕桑五畝宅，先生歸去未必非。』戊戌國變紀事四首之三云：『歷歷維新夢，分明百日中。莊嚴對宣室，哀痛起桐宮。禍水浴中夏，堯臺悼聖躬。小臣東海淚，望帝杜鵑紅。』『遮雲金翅鳥，啄食小龍飛。海水看翻

立，昊天怨式微。哀哀呼后土，慘慘夢金閨。千載龍螭恨，王孫有是非。『吾君真可恃，哀痛詔頻聞。未竟維新業，先傳禪讓文。中原皆沸鼎，黨獄起愁雲。上帝哀臣罪，巫陽筮予魂。』

二七

侯官嚴先生之科學，學界稍有識者，皆知推重；而其文學則爲哲理所掄，知者蓋寡。余前作廣詩中八賢歌內一解云：『哲學初祖天演嚴，遠販歐鉛攪亞，合與莎米爲蝶鷄，奪我曹席太不廉。』蓋深佩之也。頃熊季廉錄其辛丑三月舊作見寄，即先生北行時和季廉作也。詩如下：『一十九稔初告終，搏搏負地趨大同。神機捩闔縱變化，爭存物競誰爲雄。至人先天不滯物，高下體合同張弓。心知斯民致仁壽，何徒食苦師蓼蟲。大哉培根氏告我，觀物見道冥纖洪。三王五帝各垂法，當其時可皆爲功。蚩蚩之氓俾自主，如適洲渚浮朦朧。及其時過仍墨守，無益徒使百弊叢。矧茲天意存混一，異類殊俗終棊通。是時閉拒議自守，何異毛毳當鑪烘。履而後艱常智耳，既懲勿省庸非懵。四萬萬人皆貴種，遂使奴隸神將恫。所以百千億志士，欲持建鼓搥頑聾。賢愚度量幾相越，聽者一一褒耳充。膠膠擾擾何時已，新舊二黨方相攻。去年北方致大釁，至今萬乘猶塵蒙。亦知天心未悔禍，南奔避地甘長終。豈意逃空得警效，知交迺遇四五公。就中愛我最親摯，僂指先屈南昌熊。心期渾欲忘彼己，圭角細與加磨礱。人生行止不自詭，扁舟忽欲隨南風。瀕行握手無所贈，惟有空氣如長虹。橫流它日倘相遇，所願身道雙加豐。』季廉，南昌人，名師復，侯官高足弟子也。

昔嘗推黃公度、夏穗卿、蔣觀雲爲近世詩界三傑。吾讀穗卿詩最早，公度詩次之，觀雲詩最晚。然兩年以來，得見觀雲詩最多，月有數章。公度詩已如鳳毛麟角矣。穗卿詩，則分攜以來，僅見兩短章耳；團沙之感，云何可言！近觀雲以其四長篇見貺，則己亥秋別天津有感寄懷嚴蔣陳諸故人之作也。讀竟，如枯腸得酒，圓滿欣美，爰急錄之如下：『暮雨掩柴門，秋聲滿庭樹。瑟瑟紙屏間，一燈靜如鷺。髣髴少年時，讀書未馳騫。即此感生平，流轉亡吾故。乙未在武昌，始與吳生（樵）遇。丙申在密雲，閉戶互朝暮。丁酉在京師，張趙日相晤。新機始萌芽，禱祀潤雨露。戊戌在天津，大夢正驚寤。素筭載濁酒，慷慨登樓賦。（在天津時，與蔣性才、陳瀾深等時相過從飲酒，各有詩記之。）今年在鄉閭，過此將焉駐？人生幾中秋？何者爲我素？問天天不聞。聽雨雨不住。』東髮抱流略，辛勤三十年。一日不忍捨，頗欲窺高堅。才短衣食迫，窮老仍愚顛。慨然望六合，豈無豪與賢？間關十數載，所在窮山淵。山陽一聞笛，中策從此捐。時會既未至，盛業由書傳。旁行百萬卷，精詣窮人天。舌人十萬輩，瞠目無媿妍。學未聞大道，豈能事言詮？昔者山海隔，今有車與船。今者文字隔，誰施蹄與筌？事窮我公起，（謂侯官嚴氏）吾族殆帝憐。公學豈在此，而此世所先。國狗素狂瘦，眈眈吻常涎。興亡有一定，名世獨見全。冥冥津門樹，日暮起蒼煙。扁舟載吾逝，不復相流連。何時一尊酒，黽勉爲執鞭。』蔣子（智由）起寒素，姓名世不張。乞食走燕野，掃塵書一牀。過從日抵掌，每覺芝蘭芳。農宗（己辰秋間蔣子著有農宗篇）發大義，精誼貫百王。持此照震旦，可謂見膏肓。陳子（錦濤）墨

者桀，與蔣相翱翔。疇人振絕詣，哲學搜旁行。餘事託雄劍，赴難甘探湯。嗟吾二三子，於世誠蚊虻。然而貞元際，捨此誰與商？艱難困一飽，口吐舌爲僵。浮雲起西北，俄頃滿八荒。瀟瀟涼風至，白露降爲霜。蒲柳與松柏，於理豈久藏？爲我蓄明德，毋亟耀其光。『湛湛一尊酒，淵淵千卷書。蕭蕭兩株樹，寂寂三間廬。微材豈有競，即此亦足娛。所嗟時日迫，言將戒征車。征車亦何爲，窮達非我圖。但恨萬山外，朋友日夜疏。滔滔浙江水，亙古不得徐。東流到黃海，應滌故人居。登樓望不見，天海搖空虛。旋歸對塵俗，積懣聊一舒。侘傺獨就枕，夢見遊天衢。九奏動萬舞，熊羆自我涂。丘聃並千古，疇能辨有無？』

二九

黃公度集中，名篇不少。至其今別離四章，度曾讀黃集者，無不首記誦之；陳伯嚴推爲千年絕作，殆公論矣。余嚮者每章能舉其數聯，顧迄不能全體成誦，憤恨無任。季廉不知從何處得其副本，寫以見寄，開緘不自知其距躍三百也；亟爲流通之於人間世，吾以是因緣，以是功德，冀生詩界天國。『別腸轉如輪，一刻既萬周。眼見雙輪馳，益增心中憂。古亦有山川，古亦有車舟。車舟載離別，行止猶自由。今日舟與車，併力生離愁。明知須臾景，不許稍綢繆。鐘聲一及時，頃刻不少留。雖有萬鈞柁，動如繞指柔。豈無打頭風，亦不畏石尤。送者未及返，君在天盡頭。望影倏不見，煙波杳悠悠。去矣一何速，歸如留滯不？所願君歸時，快乘輕氣球。』朝寄平安語，暮寄相思字。馳書迅如電，云是君所寄。既非君手書，又無君默記；雖署花字名，知誰箝紙尾？尋常並坐語，未遑悉心事；況經三四譯，豈能達人意？只有斑斑墨，類似臨

行淚。門前兩行樹，離離到天際；中央亦有絲，有絲兩頭繫。如何君寄書，斷續不時至？每日百須臾，書到時有幾？一息不見聞，使我容顏悴。安得如電光，一閃至君旁。『開函喜動色，分明是君容。自君鏡匣來，入妾懷袖中。臨行翦中衣，是妾親手縫。肥瘦妾自思，今昔將毋同。自別思見君，情如春酒濃。今日見君面，仍覺心忡忡。攬鏡妾自照，顏色桃花紅。開篋持贈君，如與君相逢。妾有釵插鬢，君有襟當胸。雙懸可憐影，汝我長相從。雖則長相從，別恨終無窮。對面不解語，若隔山萬重。自非夢來往，密意何由通？』汝魂將何之，欲與君追隨。飄然渡滄海，不畏風波危。昨夕入君室，舉手牽君帷；披帷不見人，想君就枕遲。君魂倘尋我，會面亦難期；恐君魂來日，是妾不寐時。妾睡君或醒，君睡妾豈知？彼此不相聞，安怪相參差？舉頭見明月，明月方入扉。此時想君身，侵曉剛披衣。君在海之角，妾在天之涯。相去三萬里，晝夜相背馳。眠起不同時，魂夢難相依。地長不能縮，翼短不能飛。只有戀君心，海枯終不移。海水深復深，難以量相思。』

三〇

吾少年同學中，相與共晨夕最久者，惟番禺韓孔布衣，即其著述自署捫蝨談虎客者是也。孔評隲人物，最有特識，常在尋常人褒貶毀譽之外。嘗爲詠史絕句十餘章，其張子房一首云：『悲智彌綸徧九州，空觀實證一留侯；功成撒手人天去，畢竟亡秦爲國仇。』其陳龍川一首云：『斬馬盜馬陳同甫，千古英雄僅見之；可惜漆光開眼日，醉時心事已飛馳。』蓋孔謂子房爲國家主義中之樂天派，謂陳同甫爲儒生之有

帝王思想者也。

三一

孔厂復有熱心一首云：『熱心直欲爐天地，落魄依然一國民。病裏觀人原幻境，夢中化蝶是前身。交論血肉天應淚，相到皮毛馬不真。我亦三千年睡足，東方雄辯已驚神。』余昔在美洲時，從報紙中見此詩，酷愛之，顧不知爲誰氏作，後乃詢知其出我孔厂也。

三二

黃公度嘗語余云：『四十以前所作詩多隨手散佚。庚辛之交，隨使歐洲，憤時勢之不可爲，感身世之不遇，乃始蒼萃成編，藉以自娛。』即在湘所見之稿也。公度既不屑以詩人自居，未肯公之同好。余又失之交臂。未錄副本。近於詩話中稱其詩，海內外詩人貽書索閱者甚多，然急切無從覓致也。念其官日本參贊時，如重野安繹、森春濤、龜谷行諸君，皆有唱酬，又聞天南某氏曾在新嘉坡領事署鈔存人境廬詩一卷，余因徵之東瀛南島，幸得數十篇。自今以往，每次詩話中可必有一鱗一爪矣。但所刊錄，未必爲公度得意之作。要之，公度之詩，獨闢境界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，羣推爲大家，公論不容誣也。

三三

公度嘗以光緒七年裁撤美國留學生，爲中國第一不幸事。然至今日，尙有公然與留學生爲敵者，公度聞之，感慨又當何如！錄其罷美國留學生感賦一首。嘻！是亦海外學界一段歷史也。其中情狀，知之者已寡；知之而今能言之者益希矣。錄以流布人間焉。學生乎，監督乎，當道乎，讀之皆可以自鑑也；豈直詩人之詩云爾哉？『漢家通西域，正值全盛時。南至大琉球，東逮高句驪；有北同盟國，帝號俄羅斯；各遣子弟來，來拜國子師。皇帝臨辟雍，皇皇漢官儀；石經出玉篋，寶蓋張丹墀；諸王立橫巷，百蠻環泮池。於戲盛德事，慨想軒與羲！自從木蘭狩，國弱勢不支；環球六七雄，鷹立側眼窺；應制臺閣體，和聲帖括詩；二三老成謀，知難濟傾危。欲爲樹人計，所當師四夷。奏遣留學生，有詔命所司；第一選雋秀，其次擇門楣。高門撥科第，若摘領下髭。黃背好八股，肯令手停披？茫茫西半球，極遠天無涯；千金不垂堂，誰敢狎蛟螭？惟有小家子，重利輕別離。紇干山頭雀，短喙日啼饑；但圖飛去樂，不復問所之。藍縷田舍奴，蓬頭乳臭兒；優給堂殮錢，榮頒行裝衣。舟中東西人，相顧驚復疑；此乃窶人子，胡爲來施施？使者挈乘槎，四牡光駢駢；鄭重詔監督，一一聽指麾。廣廈百數間，高懸黃龍旗；入室闌無人，但見空泉比；便便腹高臥，委蛇復委蛇。借問諸學生，了不知東西。各隨女師去，雛鷄母相依；鳥語日啾啾，庶幾無參差。就中高材生，亦有出類奇。其餘中不中，太半悲染絲。千花紅氍毹，四窗碧琉璃；金絡水晶柱，銀盤夜光杯。鄉愚少所見，乍見輒意移。家書說貧窮，問子今何居。我今膳雙鷄，誰記炊屨屨？汝言益無糧，何不食肉糜？客問故鄉事，欲答顏忸怩。嬉戲替戾岡，游讌賀跋支；縱譚伊優亞，酣歌妃呼豨。吳言與粵語，病忘反不知。亦有習祆教，相率拜天祠；口嚼天父餅，手繙景教碑。樓臺法界住，香華美人貽。此間國極樂，樂不故蜀

思。新來吳監督，其僚喜官威。謂此泛駕馬，銜勒乃能騎。徵集諸生來，不拜即鞭笞。弱者呼譽痛，強者反唇稽。汝輩狼野心，不如鼠有皮。誰甘畜生罵，公然老拳揮。監督憤上書，溢以加罪辭。諸生盡佻達，所業徒荒嬉；學成供蠻奴，否則仍漢癡；國家糜金錢，養此將何爲？朝廷命使者，去留審所宜。使者護諸生，本意相維持。監督意亦悔，駟馬舌難追。使者甫下車，含怒故詆謀；我不知許事，我且食蛤蜊。監督拂衣起，怒喘竹筒吹。一語不能合，遂令天地睽。郎當一百人，一一悉遣歸；竟如瓜蔓抄，牽累何纍纍。當其未遣時，西人書交馳。總統格蘭脫，校長某何誰；願言華學生，留爲國光輝；此來學日淺，難言成與虧；頗有聰穎士，利錐非鈍槌；忽然筵席撤，何異繫帶褫；本圖愛相助，今胡棄如遺？相公答書言：不過別瑕疵。一旦盡遣撤，譁然稱我欺；怒下逐客令，旋禁華工來。溯自西學行，極盛推康熙；算兼幾何學，方集海外醫；天士充日官，南齋長追隨；廣譯奇器圖，諸器何夥頤。惜哉國學舍，未及設狄鞮。矧今學興廢，尤關國盛衰；十年教訓力，百年富強基；奈何聽兒戲，所遣皆卑微？部婁難爲高，混沌強書眉。坐令遠大圖，壞以意氣私。牽牛罰太重，亡羊補恐遲。蹉跎一失足，再遣終無期。目送海舟返，萬感心傷悲。」（按：美國留學生于辛巳年裁撤。奏請派往者，曾文正公。募集學生者，豐順丁日昌。率往者，吳川陳蘭彬，後派出使大臣。前監督，高州區謬良，新會容增祥。後監督，南豐吳嘉善，其僚友爲金某。初率學生，繼派副使，爲香山容閱。備誌詩末，以供參考。）

三四

頃得上海一匿名書，自題東亞傷心人者，內新樂府一章，屬登報。讀之，香山、西堂不是過也，因急攬以

實我詩話。詩如下：

哀星軹譏辱國也

使臣怒，使臣怒，使臣怒阿誰？不怒赤阪妓，不怒新橋女大夫。學生汝太不曉事，長揖空階求不已。不是龍門汝誤投，市僧認作韓荆州。從來市僧得志慣橫行，未聞獻媚畜意殺學生。使臣當日好肩背，南洋負米東洋賣。相公堂前，袖獻票紙。王爺膝下，跪呈扇子。王爺心緒憂，肥奴妾侍喘如牛，親捧留聲機器奏牀頭。翁在街頭賣卦命，兒走上房司門政。兒今作貴人，紫綬金章襯綠巾；綠巾恥富貴，功名由巾起。吁嗟乎！君名不愧替錢死。

三五

近吾以作詩話故，海內名士頗有以故人詩寫寄者。非獨鄙人欣幸，度亦我文壇同志所願望也。亟最錄之。

潘蘭史以康烈士幼博一詩見寄，乃為蘭史題獨立圖者也；詩云：『迢迢香海小闌干，獨立微吟一笑歡；我亦平生有心事，好花留得與人看。』其犧牲一身為後來國民謀幸福之心，活現紙上，讀竟愴然。幼博先生詩不多見，吾昔誦其一二，今復不能記憶，得此狂喜不自勝。潘君吾粵人，名飛聲，嘗游德國，久主香港華字報，最主持清議者也。

三六

蘭史又寄公度詩三章。其第一章已錄報中，不再錄。其第二章題爲香港訪潘蘭史題其獨立圖，詩云：『四億萬人黃種貴，二千餘歲黑甜濃；可堪獨立山人側，多少他人臥榻容？』其第三章題爲夜泊，詩云：『一行歸雁影零丁，相倚雙鳧睡未醒；人語沈沈篷悄悄，沙光淡淡竹冥冥。近家鄉夢心尤亟，拍枕濤聲耳厭聽；急趁天明催艣發，開門斜日帶殘星。』案蘭史獨立圖，一時名士題詠殆徧。余記邱倉海一聯云：『黃人尙昧合羣理，詩界差存自主權。』意境新闢，余亟賞之。

三七

李曉暉以譚瀏陽遺詩見寄，類多見莽蒼齋詩中者（丁酉金陵刻本），今錄其和友人除夕感懷四篇并跋，跋曰：『舊作除夕詩甚夥，往往風雪羈旅中，拉雜命筆，數十首不能休，已而碎其藁，與馬矢車塵同朽矣。今見饒君作，不覺蓬蓬在腹。憶除夕商州寄仲兄：『風檣抗手別家園，家有賢兄感鶴原；兄曰嗟予弟行役，不知今夜宿何邨。』風景不殊，幽明頓隔。歎邑陳言，所感深焉；亦不自知粗放爾許。』詩曰：『斷送古今惟歲月，昏昏臘酒又迎年。誰知羲仲寅賓日，已是共工缺陷天。桐待鳳鳴心不死，澤因龍起腹難堅。寒灰自分終銷歇，賴有詩兵鬪火田。』我輩蟲吟真碌碌，高歌商頌彼何人。十年醉夢天難醒，一寸芳心鏡不塵。揮灑琴尊辭舊歲，安排險阻著孤身。乾坤劍氣雙龍獻，喚起幽潛共好春。』內顧何曾足肝膽，論交晚乃得髯翁。不觀器識才終隱，即較文詞勢已雄。逃酒人隨霜陣北，談兵心逐海潮東。飛光自撫將三十，山簡生來憂患中。』年華世事兩迷離，敢道中原鹿死誰。自向冰天鍊奇骨，暫教佳句屬通眉。無端歌哭因長夜，婪

尾陰陽賸此時。有約聞鷄同起舞，燈前轉恨漏聲遲。『曉暎名振鐸，湖南邵陽人，武壯公臣典之子，近主蘇報，能發揮新思想者也。』

三八

何肇一以唐瀏陽兩詩見寄，皆嘗見上海亞東時報者也。其一爲送安藤陽洲之燕京，詩云：『東風吹滿勝神洲，日落海天飛行舟。壯士拂衣出門去，攬身一劍橫青鞵。易水蕭蕭筑聲歇，望斷燕雲十六州。哀哀莫弘血化碧，頸項猶擁仇人頭。魍魎滿城風雨腥，狴犴穴道窺人行。磨牙厲吻十萬隊，飽不颺去飢則鳴。忽然海疆馳飛電，戰慄聲嘶涕淚并。有時邊警偶不至，梨園歌舞酣承平。晉陽休礙君王獵，文母寧知漢室傾。白馬橫江飲君酒，盧龍憶否何人手。南北中分楚漢秋，太平洋面波亂吼。從來世事如弈棋，可憐被髮伊川走。亞東之局復如何，不見魯陽揮天戈。一髮牽之全身動，蒼茫浴日生洪波。羲轡停驂坤紐絕，寂寂人間曳落河。陽洲先生安藤子，芒鞋踏遍萬山紫。黃金市駿今無人，獨向燕門訪奇士。隱隱中原鼙鼓聲，迸入英雄夢魂裏。與君半載相因依，奈何一日分別離。南浦綠波淚如雨，古愁蕩漾天之涯。』其二爲次深山獨嘯荒井昌頓韻：『坤輿跌宕何其神，紛綸億兆京垓人。中有健者宅扶桑，雄心俠骨輕根塵。讀書不讀陰符經，百卷甲兵羅君身。洪濶會翻世界海，何用行吟江之濱？嗟我神州黑暗獄，奇憂空湧詩小旻。東南膏血西北燼，利盡錐刀窮絲繆。邇來二百五十載，蚩蚩牛馬劬且貧。嗜愚甘鳩波綿毒，胡人竊取如醪醇。文明新運疇籥之，寧斬中土寒生春。使我羞見數君子，欲吐旋茹多酸辛。波蘭覆轍斯須耳，哀哀天

道無屈伸。君不聞輔車相依虞虢勢，奈何坐令黠虜驕絕倫！」

三九

吾嘗推公度、穗卿、觀雲爲近世詩家三傑，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閎遠也。若以詩人之詩論，則邱會海（蓬甲）其亦天下健者矣。嘗記其己亥秋感八首之一云：『遺偈爭談黃蘗禪，荒唐說餅更青田。戴鰲豈應遷都兆？逐鹿休訛厄運年。心痛上陽真畫地，眼驚太白果經天。只愁識緯非虛語，落日西風意惘然。』蓋以民間流行最俗最不經之語入詩，而能雅馴溫厚乃爾，得不謂詩界革命一鉅子耶？倉海詩行於世者極多，余於前後秋感各八首外，酷愛其東山感秋詩六首，詩云：『痛哭秋風又一年，觚稜夢落楚江天；拾遺冷作諸侯客，袍笏空教拜杜鵑。』『天涯心逐白雲飛，瑟瑟秋蘆點客衣；回首大宛山上月，更無緘札問當歸。』『斜日江聲走急灘，殘棋別墅局方難；後堂那有殘絲竹，陶寫東山老謝安？』『寒蛟海上趁人來，漠漠秋塵掃不開；滿目桑田清淺水，五雲樓閣是蓬萊。』『冷落山齋運甓身，天門八翼夢無因；西風吹起神州恨，墜尾清談大有。』『老樹秋聲撼睡童，讀書情趣遜歐公；挑燈自寫緞蘭句，一卷離騷當國風。』

四十

自唐人喜以佛語入詩。至於蘇（東坡）王（半山），其高雅之作，大半爲禪悅語。然如『溪聲便是廣長舌，山色豈非清淨身』之類，不過弄口頭禪，無當於理也。人境廬集中有一詩，題爲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，半取

佛理，又參以西人植物學、化學、生理學諸說，實足爲詩界開一新壁壘。『女媧鍊石補天處，石破天驚逗秋雨。』吾讀此詩，真有此感。詩如下：

南斗在北海西流，春非我春秋非秋。人言今日是新歲，百花爛漫堆案頭。主人三載蠻夷長，足徧五洲多異想；且將本領管羣花，一瓶海水同供養。蓮花衣白菊衣黃，天桃側侍添紅妝。雙花並頭一在手，葉葉相對花相當。濃如旃檀和衆香，燦如雲錦紛五色；華如寶衣陳七市，美如瓊漿合天食。如競笳鼓調箏琶，蕃漢龜茲樂一律。如天雨花花滿身，合仙佛魔同一室。如招海客通商船，紅黃白種同一國。一花驚喜初相見，四千餘歲甫識面。一花自顧還自猜，萬里絕域我能來。一花退立如局縮，人太孤高我慙俗。一花傲睨如居居，了更嫵媚非粗疏。有時背面互猜忌，非我族類心必異。有時並肩相愛憐，得成眷屬都有緣。有時低眉若飲泣，偏是同根煎太急。有時仰首翻躊躇，欲去非種誰能鋤。有時俯水瞋不語，無滋他族來逼處。有時微笑臨春風，來者不拒何不容。衆花照影影一樣，會無人相無我相；傳語天下萬萬花，但是同種均一家。古言猗儺花無知，聽人位置無差池；我今安排花願否，拈花笑索花點首。花不能言我饒舌；花神汝莫生分別！唐人本自善唐花，或者併使蘭花梅花一齊發。飄輪來往如電過，不日便可歸支那；此瓶不乾花不萎，不必少見多怪如囊駝。地球南北倘倒轉，赤道逼人寒暑變；爾時五羊仙城化作海上山，亦有四時之花開滿縣。即今種花術益工，移枝接葉爭天功；安知蓮不變桃桃不變爲菊，迴黃轉綠誰能窮？化工造物先造質，控搏衆質亦多術；安知奪胎換骨無金丹，不使此蓮此菊此桃萬億化身合爲一？衆生後果本前因，汝花未必原花身。動物植物輪迴作生死，安知人不變花花不變爲人？六十四質亦么麼，我身離合無不可；質有時壞神永存，安知我不變花花不變爲我？千秋萬歲魂有知，此花此我相追隨；待到汝花將我供瓶時，還願對花一讀今我詩。

四一

余自己亥冬游夏威夷，其後返上海、香港、檳榔嶼、錫蘭，遂游徧澳洲全境，所至非熱帶地，即暑伏節也，於是余不見雪者殆三年。澳亞歸舟曾有句云：『冰心慣住熱世界，老國從思新少年。』蓋紀實也。壬寅正月復旅日本，獨居塔澤環翠樓者月餘。日忽晨起，則玉屑滿庭，狂喜若逢故人也，遂成兩絕句。其一云：『夢乘飛船尋北極，層凌壓天天爲窄；羽衣仙人拍我肩，起視千山萬山白。』其二云：『三年越鳥逐南枝，汗漬塵巾鬢有絲；今日緇衣忽化素，溪橋風雪立多時。』

四二

壬寅九月復偕平子、荷庵慧之游箱根，實五年前侍南海先生舊游處也。旅館壁間懸先生手書一軸，即宿此旅館時所爲詩也。詩云：『電燈的的照樓臺，夜屨游廊幾百回。明明如月心難掇，歷歷微塵劫未灰。風葉一秋疑積雨，瀑泉竟夕隱驚雷。曉珠斗大盈懷抱，倚徧銀屏數去來。』余與三子摩挲環讀，不勝今昔之感。平子有詩云：『偶捐塵境尋幽去，到眼風光萬念新。即物即心猶有著，度人度我總多情。迴環碧水戀紅葉，杳渺青山眷白雲。各抱相思無可說，爲誰西望一沾巾。』箇中感觸，非我同游者不能喻也。

四三

南海先生遊箱根一句，得詩甚多；戊戌國變紀事四首，即成於彼時也。余最愛誦其五古一章云：『天地大逆旅，家國長傳舍。斯人吾同室，疾苦誰憐惜。萬方凝秋風，閉戶誰能謝。既入帝網中，重重纓絡結。荆榛蔽大道，澗谷起寸纜。解脫非不能，垢衣吾敢卸。化身曾八千，惻怛又稅駕。仲尼本旅人，瞿曇乃乞者。我生亦何之，歷劫更多暇。信宿席不煖，去住心無挂。灰飛滄海變，時放光明夜。』

四四

有自署章邱生者，以長沙舒烈士閏祥感懷詩八章見寄。烈士字蒲生，晚號萍齋，唐瀏陽至交也，以己亥春成仁於湘中。（章邱生來書叙君性行頗詳，恕不能備載，賢諸篋中，爲他日史料。）昔惟聞海上諸君子傳誦其詩，有『入市無屠狗，驕人讓沐猴』之句，深以片鱗隻甲爲憾。今得此八章，烈士之志節文章，亦略見一斑矣。因亟錄之如下：『一夜西風萬木凋，繞枝烏鵲去迢迢。愁邊淚落銀河水，夢裏心翻碧海潮。日月乾坤雙照外，干戈天地一身遙。江關蕭瑟尋常事，銅狄摩挲憾不消。』太息回天力尙微，乘秋便欲破空飛。一身詎忍言功罪，萬口偏難定是非。大澤龍蛇終啓蟄，故山猿鶴莫相違。三千死士田橫島，南望中原涕淚霏。』軍符一道下從容，宜有昇平答九重。誰向廣寒修月斧，卻教洛浦應霜鐘。越禽背暖孤飛去，桀犬驕人反噬凶。落日管門敞秋色，將軍獨自頌時雍。』久已分封向醉鄉，又憑射獵入長楊。渭涇清濁雙流合，門第金張七葉昌。君子何辭化猿鶴，中朝從此有蜩蟬。逢人莫道頭顱好，鏡裏相看半是霜。』漢南司馬今人傑，萬事應非築室謀。歌舞能銷君國恨，死生空座友朋憂。功名白髮三持節，霄漢丹心一借籌。遙領頭銜是橫海，祇隨

李蔡爵通侯。』周宣車馬中興日，漢武樓船鑿空年。奉使更無蘇屬國，談兵偏罪杜樊川。風雲淮海行看盡，子弟湖湘亦可憐。昨夜機槍又西指，仗誰搔首問青天。』重見詞源三峽傾，幾人聯袂又蓬瀛。欲隨幕燕營新壘，已與汀鷗背舊盟。未死秦灰猶有燄，僅存魯壁更無聲。關山直北愁金鼓，要借絃歌寫太平。』當年亦是鳳鸞姿，雪壓霜欺歷幾時。官味乍同雞肋戀，壯懷應有馬蹄知。濁醪味薄愁難破，故劍情深有所思。風景不殊悲舉目，買山何處採華芝。』

四五

人境廬集中，性情之作，紀事之作，說理之作，沈博絕麗，體殆備矣；惟綺語絕少概見，吾以爲公度守佛家第七戒也。頃見其都踊歌一篇，不禁撫掌大笑曰：『此老亦狡獪乃爾！』歌有序，序云：『西京舊俗，七月十五至晦日，每夜互索街上，懸燈數百，兒女艷裝靚服爲隊，舞蹈達旦，名曰都踊。所唱皆男女猥褻之辭，有歌以爲之節者，謂之音頭。譯而錄之，其風俗猶之唐人合生歌，其音節則漢人董逃行也。』詩云：『長袖飄飄髻峨峨，荷荷。裙緊束兮帶斜拖，荷荷。分行逐隊兮舞傞傞，荷荷。往復還兮如擲梭，荷荷。回黃轉綠兮同接莎，荷荷。中有人兮通微波，荷荷。貽我釵鸞兮餽我翠螺，荷荷。呼我娃娃兮我哥哥，荷荷。柳梢月兮鏡新磨，荷荷。雞眠貓睡兮犬不呵，荷荷。待來不來兮歡奈何，荷荷。一繩隔兮阻銀河，荷荷。雙燈照兮暈紅渦，荷荷。千人萬人兮妾心無他，荷荷。君不知兮棄則那，荷荷。今日夫婦兮他日公婆，荷荷。百千萬億化身菩薩兮受此花，荷荷。三千三百三十二座大神兮聽我歌，荷荷。天長地久兮無差訛，荷荷。』

四六

余自去年始獲以文字因緣交蔣觀雲。往在美洲，見清議報『文苑』，有題因明子稿者，大心醉之，顧以爲夏穗卿作，蓋其理想魄力，無一不肖穗卿也。爾後屢讀因明詩，而認爲穗卿之心益橫互胸中。在澳洲作廣詩中八賢歌，首頌因明，而下注穗卿；及東還始知其誤，改正之，故歌中竟闕穗卿也。於是乞交因明之心益熱。此吾腔子裏一段歷史，亦可爲藝林增一談柄也。初讀觀雲詩爲時運一首，至今常日三復之；不辭駢枝，再寫一通：『鬱鬱思世理，多由無字書。初俗進農桑，震且足蕃畚。爾時號聖賢，倫理爲排梳。亦足致小康，井里安厥居。中間更衰亂，大致復相如。倏忽宙運變，茲理有乘除。昔者尙專制，今茲道猶醜。昔隆禮與法，今盡自由陔。孟晉足競存，墨守喪其車。賢豪已奮變，頑靈乃齟齬。由來新舊交，殺氣滿員輿。軒隱雷電已，霏野始靚虛。羣大身則小，此言不可鋤。洵洵朕時艱，櫻救寧非予？吾有黨與徒，來者方徐徐。吾有日與月，萬古爲居諸。生民丁時異，四氣有慘舒。蒼然望六合，相要重瓊瑤。兒座不苦擱，何由燎瘍疽？敵敵不拆毀，何由築室廬？綢繆聖所云，不違事拮据。毋吟雲漢詩，傷哉泣周餘！』

四七

余與觀雲至今未識面，今春貽以一影像，媵一絕句云：『是我相是衆生相，無明有愛難名狀；施波羅蜜證與君，拈花笑指靈山上。』觀雲報我一影像，亦媵一偈云：『分明有眼耳鼻舌，一文不值何消說。如我自看猶』

自厭，暫留蛻殼在人間。」觀雲太搗謙生。

四八

平子、孝高復訪余於箱根，月夜相與登塔峯絕頂，高歌南海先生舊作「天龍作騎萬靈從，獨立飛來縹緲峯。懷抱芳馨蘭一握，縱橫宙合霧千重。眼中戰國成爭鹿，海內人才孰臥龍。倚劍長號歸去也，千山雲雨嘯青鋒」一詩，覺胸次浩然，大有舞雩三三兩兩之意。歸環翠樓，平子寫其近作雜詩十二絕見示，詩云：「晚風初定曉雲生，忍把浮名與世爭？忽憶身前身後事，星球幾處現光明。」（其一）「意根有著成圓缺，眼識無端說暗明。最是良宵人去後，高樓望月更何人。」（其二）「日之方中夜未央，是誰念念續微茫。公情私愛玄黃媾，寸寸靈臺總戰場。」（其三）「忽然思想遍諸天，摘取奇情歷歷傳。吾舌猶存何所用，有權斯世創公言。」（其四）「人間天上原無別，何處相思可渡河。星月紛紛惟見影，那邊相望又如何？」（其五）「構成世界原兒女，俠骨柔腸一例才。莫渡如來寂滅海，不妨齊向愛河來。」（其六）「器世微塵作麼生，山馳水湧尚難平。繁星如豆人如蟻，獨倚危樓看月明。」（其七）「魂魄色色現靈臺，一例人天大會開。我亦天公一分子，更何心事問天來。」（其八）「流水柴門盡日關，鳥聲如夢落花閑。詩情畫意都忘卻，余欲無言對此山。」（其九）「都思田里與妻兒，咫尺長安悵別離。四萬萬人皆地主，爲誰爭說客京師？」（其十）「千家好夢初成候，我獨高歌也枉然。樓外繁星光悄寂，奇聲應隔萬重天。」（其十一）「落照依微月上遲，共誰終古話相思？剎那悟了前生事，恰似今宵夢醒時。」（其十二）余讀竟，灑然若有所得，茫然若有所失。昔與平子及兩瀏陽、鐵樵同學佛，日輒以「爲一大

事出世』之義相棒喝。比年以來，同學少年，死亡流落。余且飽經世態，沈汨外學，吾喪真吾久矣。平子相見，叩以近所得，且勗以毋忘舊業，不覺冷水澆背，如南泉聞雁聲過去時也。

四九

平子不以詩名，偶有所作，溫柔敦厚，芳馨悱惻，蓋平子性情中人也。余記其庚子秋東渡日本，舟中作四絕云：『急雨渡春江，狂風入秋海。辛苦總爲君，可憐君不解。』（一解）『山被白雲封，水把青山繞。一樣是多情，郎心道誰好？』（二解）『宵坐紉春衣，晨興刈秋草。十指豈辭勞，寸心終悄悄。』（三解）『三更滿窗風，五更一樓雨。野渡斷人行，夢魂不知處。』（四解）吾酷愛之，謂其爲離騷之音也。平子又爲覺頓書筵，錄舊作一章云：『不相菲薄不相羨，入世皇皇出世閒。獨立中流喧日夜，萬山無語看焦山。』蓋純乎學道有得之言。余昔記曾重伯詩有『萬朵紅蓮禮白蓮』之語，余昔歎以爲妙想妙語，得未曾有。平子『萬山無語看焦山』一句，警策相類，而意境似猶過之，可謂無獨有偶。

五〇

王紫詮之繙譯事業，無精神，無條理，毫無足稱道者；我國學界中，亦久忘其人矣。雖然，其所譯普法戰紀中，有德國、法國國歌各一篇，皆彼中名家之作，於兩國立國精神大有關係者，王氏譯筆亦尙能傳其神韻，是不可以人廢也。德國祖國歌一長篇，已見新民叢報第十一號軍國民篇，今復錄其法國國歌四章如下：

「法國榮光自民著，爰舉義旗宏建樹。母號妻啼家不完，淚盡詞窮何處訴。吁王虐政猛於虎，烏合爪牙廣招募。豈能復覩太平年，四出搜羅困奸蠹。奮勇興師一世豪，報仇寶劍已離鞘。進兵須結同心誓，不勝捐軀義並高。」（一解）「維今暴風已四播，辱王相繼民悲咤。荒郊犬吠戰聲哀，田野蒼涼城闕破。惡物安能著眼中，募兵來往同相佐。禍流遠近惡貫盈，罪參在上何從赦。奮勇興師一世豪，報仇寶劍已離鞘。進兵須結同心誓，不勝捐軀義並高。」（二解）「維王泰侈弗可說，貪婪不足爲殘賊。攬權怙勢谿壑張，如納象驅入鼠穴。驅使我民若馬牛，瞻仰我王逾日月。維人含靈齒髮儔，詎可鞭笞日摧缺。奮勇興師一世豪，報仇寶劍已離鞘。進兵須結同心誓，不勝捐軀義並高。」（三解）「我民秉政貴自主，相聯肢體結心膂。脫身東縛在斯時，奮發英靈振威武。天下久已厭亂離，詐僞相承徒自苦。自主刀鋒正犀利，安得智驅而術取。奮勇興師一世豪，報仇寶劍已離鞘。進兵須結同心誓，不勝捐軀義並高。」（四解）

五一

吳季清先生一家之死難，實我生朋友中最痛怛之事，而戊戌北京、庚子漢口諸烈以外一大悲慘之紀念也。久欲爲一詩紀哀，至今未成，引爲疚焉。前曾見黃公度所作三哀詩中數語，今復得其全篇，我中心所欲言，殆盡於是，我其亦可以無作矣。亟錄入詩話：「世界隨轉輪，成壞各有劫。適值傾覆時，萬法不必說。以君循吏才，三年官於越。無端桴鼓鳴，伏莽寇竊發。山縣斗大城，城頭黑雲壓。紛紛彼狼心，躍躍欲豬突。君昔理常平，手曾治大猾。鴉音不能革，生性成檣杪。到此播流言，官實通賊諜。作賊兼作官，滿城耳

喧聒。城中西教徒，積惡鬼羅刹；閃閃蒼鷹眼，磨刀咸欲殺。公知事不可，大聲作嘖喝；反激蚩蚩怒，一霎盡滅裂。非無防禦使，蠢蠢怯如鼈；噤不發一言，坐視民劫奪。此客甫斷頭，彼奴復流血；亂刃白雨點，混殺到手猾。獠犬狂號跳，奔馬肆蹄齧；但是縣衙人，一見輒摧挫。郎當子若孫，衣破脚不襪；同寮不肯留，望門走託鉢。指名徧搜牢，牽髮互辨結；驅羊入屠肆，執箠尙鞭撻。天堂變地獄，肉花碎片割；同時遭荼毒，彼此造何業？（原注：君一家受戮後，並尸於天主堂。堂中教士被害者共六人，少婦幼兒，皆以刀鑿割其肉，肉盡乃斃之。）君當就縛時，自知當永訣；上念我佛恩，如何得解脫？下傷戚母慈，如何保生活？可憐八十母，蕭條幾黃髮。追憶六年前，春酒壽筵設；君披宮錦袍，手執先朝笏。公瑾與伯符，同年小一月；我歌壽人曲，登堂來拜謁。孫曾六七枝，一一芝蘭茁；最小耳銀瑤，醜面白勝雪。誰料綵衣舞，回旋僅一瞥；覆巢無完卵，雛鳥鳴亦絕。聞今既半年，未悉子存歿。家人畏驚倒，相戒咸結舌；入則圍紅裙，出乃易墨經。母尙倚閭望，朝夕拜菩薩；念子歸何遲，此別太契闊。（原注：家人詭以大府調往勦賊告其母。）豈知望子臺，早既堆白骨。以君精佛理，夙通一切法；明知入世事，如露如泡沫；佛力猶有盡，何況身生滅；將頭臨刃時，定知不驚怛。獨怪耶穌教，瓣香未曾熱；如何借教徒，一例受磨折？觀君遭萬變，已足空一切；只有黃鳥歌，哀吟代嗚咽。

（原詩後復有補注，敘述吳公死事實頗詳，並錄之以備後之作史者參考焉：「君名德瀟，字季清，達縣人，部選西安縣知縣，光緒二十五年到任。庚子六月，拳團亂作，雋州土寇四起，江山、常山被圍。西安土豪有虎而冠者，因積穀事侵公款甚鉅，君嚴治之，至是喉新募勇反。廿五日晨，君方集衆議團練，聞鑼聲，問何爲，則以毀天主堂對。君出呵禁之，反徒鬪集，遽倒戈相向，販官裸而反接之，送金甌嚴道署，誣以通賊。道員鮑祖齡懦而愚，不能彈壓。賊復由道署縛出至堂簷下，亂刃斬之。又闖入縣署，幕賓丁役凡殺二十九人。子以啓，以發被

轉，亂民請鮑處分。鮑言聽汝輩懲治，吾不敢庇護罪人。廿六日亦受駢戮。長孫恕昌倉猝出逃，匿於城隍廟之懸隔中，搜出，亦戮死。所贖幼兒二，賴乳者抱出得逸。太夫人年八十，牽出，將加刃，爲人喝阻，乃搶攘釋劍而去。是役也，各官署俱獲免，鎮、道、府各員乃議以通賊之罪坐縣令，而爲亂民解免，派紀綱之僕二三人來搜檢一切文書。夫人冉氏，君之繼配也，已密遣人以絮被裹葬君父子尸，聞搜索之令，堅持不可，具價請於道，必派委員二人監視乃許行。各官不得已，從之，詭計不得逞，乃以模稜之詞達大府。夫人復控訴之，卒得旨昭雪，復優恤焉。辛丑六月補記。」

五二

林墩谷烈士旭，少好爲詩，詩孤澀似楊誠齋，卻能夏夏獨造，無崇拜古人意，蓋肖其爲人也。都中有以晚翠軒集寫本見寄者，蓋皆其二十以前之作，晚歲所臻，尙不止此，顧亦可想見其人格矣。摘錄數章如下：病起漫書云：「耳目與口鼻，不思何錄錄；苟能得其養，心亦即快足。四者彼何知，惟心實有欲；所以養心者，必先此四族。愚奢厚自奉，反以滋垢黷。一鳥能遺音，豈必奏絲竹？一花可慰眼，豈必陳綺縠？誦詩味芬芳，聞香氣清淑。領略信靡窮，我亦我能憶。」效太夷丈云：「松生依澗谷，上爲干霄枝；搖落尙不語，繁華豈嘗知。」感秋云：「清晨負手行，蟋蟀鳴我門。因知秋氣厲，感此悲流年。病夫日掩戶，一月不窺園。頗聞梧桐樹，飄葉聚其根。歲寒皆黃落，而汝胡爲先。我將種長松，不與時推遷。小庭數盆花，青青亦堪憐。但覺淒清意，莫向西風前。」讀此諸篇，其孤絕高俗之氣，可見一斑矣。又張園梅花有句云：「芳波照影知誰見，斜日攀條却獨來。」又無題云：「思先清曉東輪轉，意共黃昏燭本闌。世界愁風復愁雨，肝脾爲苦亦爲酸。」雨夜醉歸云：「時世畫眉將半額，春寒呵手不成圍。雨聲月色和同好，馬足燈光一併飛。」余皆酷愛之。

歲暮懷人，萬感交集。自念我入世以來，不過十二三年，而生平所最敬愛之親友，溘亡大半，讀杜少陵『死別已吞聲，生別常惻惻』，『魂來楓林青，魂返關塞黑』之句，不自知其涕之淋浪也。丙申間，曾語譚瀏陽曰：『吾欲爲三亡友傳以誌哀。三亡友者，一南海陳君通甫（千秋），二南海曹君著偉（泰），三達縣吳君鐵樵（懋）也。傳至今未成，而當時所與語之人，墓木亦將拱矣。追思昔游，猶在心目，可勝悼哉！三君皆天才，至今眼中之人，未有其比。斯人之天，一國之不幸也。陳、曹皆萬木草堂同學，吳則季清先生之長公子也。三君思想學詣，並卓絕時流，即文學亦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，壽皆不及顏氏子，著述未一成，事業未一就，三年之間，賚志並歿。嗚呼痛矣！余昔藏其來往論學箋及詩文零稿甚夥，戊戌去國，散佚無復片紙，並此區區者而天亦妒之耶？三君皆不以詩名，然詩固有獨絕處。辛卯冬，余游京師，通甫贈以五言長句二章，今僅記其四語云：『非無江湖志，跌宕恣游遺；蒼生慘流血，敝席安得煖？』又通甫嘗爲余題筵數語云：『伊川賞『夢魂慣得無拘檢，又逐楊花過謝橋』，通父賞『蝴蝶上階飛，風簾自在垂』，二詞誰工，請問知者。』所記通甫之文，僅此而已。辛卯春，著偉突訪余，翌日，答視之，見其壁間自署一楹云：『我輩耐十年寒，供斯民煖席。朝廷具一副淚，聞天下笑聲。』心大異之。時著偉僅二十二歲也。自此同學，連輿接席者年餘。爾後余居京師，越三年而著偉遂死。著偉詩甚多，彼時余不好談詩，不記憶之。今印於腦中者，惟餘一首，又脫忘其三句，詩云：『而今已矣三千年，幾個英雄問九淵。胎化有靈觀間氣，帝王無力笑青天。』

多見，然於發揚蹈厲之氣尤缺。此非徒祖國文學之缺點，抑亦國運升沈所關也。往見黃公度出軍歌四章，讀之狂喜，大有『含笑看吳鉤』之樂，嘗以錄入小說報第一號。頃復見其全文，乃知共二十四首，凡出軍、軍中、還軍各八章。其章末一字，義取相屬，以『鼓勇同行，敢戰必勝，死戰向前，縱橫莫抗，旋師定約，張我國權』二十四字殿焉。其精神之雄壯活潑沈渾深遠不必論，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，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矣。吾爲一言以蔽之曰：讀此詩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。錄全文如下：

出軍歌

四千餘歲古國古，是我完全土。二十世紀誰爲主？是我神明胄。君看黃龍萬旗舞。鼓鼓鼓！
一輪紅日東方湧，約我黃人捧。感生帝降天神種，今有億萬衆。地球蹴踏六種動。勇勇勇！
南蠻北狄復西戎，泱泱大國風。蜿蜒海水環其東，拱護中央中。稱天可汗萬國雄。同同同！
綿綿翼翼萬里城，中有五嶽撐。黃河浩浩流水聲，能令海若驚。東西禹步橫庚庚。行行行！
怒攬海翻喜山撼，萬鬼同一膽。弱肉磨牙爭欲噉，四鄰虎眈眈。今日死生求出險。敢敢敢！
剖我心肝挖我眼，勒我供貢獻。計口緡錢四萬萬，民實何仇怨。國勢衰微人種賤。戰戰戰！
國軌海王權盡失，無地畫禹迹。病夫睡漢不成國，却要供奴役。雪恥報仇在今日。必必必！
一戰再戰曳兵遁，三戰無餘燼。八國旗颺笳鼓競，張拳空冒刃。打破天荒決人勝。勝勝勝！

軍中歌

堂堂堂堂好男子，最好沙場死。艾灸眉頭瓜噴鼻，誰實能逃死？死只一回毋浪死。死死死！
阿娘牽裾密縫綾，語我毋戀戀。我妻擁髻代盤辮，瀕行手指面：敗歸何顏再相見？戰戰戰！

戟門乍開雷鼓響，殺賊神先王。前敵鳴笳呼斬將，擒王手更癢。千人萬人吾直往。向向向！探穴直探虎穴先，何物是險艱？攻城直攻金城堅，誰能漫俄延？馬磨馬耳人磨肩。前前前！彈丸激雨刃旋風，血濺征衣紅。敵軍昨屯千巖熊，今日空營空。萬旗一色盤黃龍。縱縱縱！層臺高築受降城，諸將咸膝行。降奴脫劍鞠躬迎，單于頸繫纒。四圍鼓吹饒歌聲。橫橫橫！禿髮萬頭纏黑索，多少戎奴縛。緋紅十字張油幕，處處夷傷藥。軍令如山禁殘虐。莫莫莫！不喜封侯虎頭相，鑄作功臣像。不喜燕然碑百丈，表示某家將。所喜軍威莫敢抗。抗抗抗！

旋軍歌

金甌既缺完復完，全收掌管權。胭脂失色還復還，一掃勢力圈。海又東環天右旋。旋旋旋！罄金如山銅作池，債臺高巍巍。青蚨子母今來歸，償我民膏脂。民膏民脂天鑒茲。師師師！璽書謝罪載書更，城下盟重訂。今日之羊我爲政，一切權平等。白馬拜天天作證。定定定！鸞翼橫騫鷹眼惡，變作旄頭落。蓋海艦艦礮聲作，和我凱旋樂。更誰敢背和親約？約約約！秦肥越瘠同一鄉，併作長城長。島夷索虜同一堂，併作強軍強。全球看我黃種黃。張張張！五洲大同一統大，於今時未可。黑鬼紅番遭白墮，白也憂黃禍。黃禍者誰亞洲我。我我我！黑山綠林赤眉赤，亂民不算賊。鐫羌破胡復滅狄，雖勇亦小敵。當敵要當諸大國。國國國！諸王諸帝會塗山，我執牛耳先。何洲何地爭觸蠻，看余馬首旋。萬邦和戰奉我權。權權權！

五五

亡友曹著偉詩，哲人之詩也，情人之詩也，余恨不能記憶，前詩話載其一律，殘缺殆半，滋耿耿焉。桂林

爲君武見而憐之，以所憶得一律見餉，蓋著偉侍南海先生游桂林時題壁之作也。函錄如下：『大地權輿我到遲，也曾歌泣也懷思。深山大澤堪容劍，天老地荒獨有詩。龍蛇昔曾歸覺想，涅槃今欲證心期。我行幸有微風舵，元氣舟中任所之。』

五六

君武亦好哲學而多情者也，最愛讀新小說中羽衣女士所著東歐女豪傑。原書有詩二章云：『磊磊奇情一萬絲，爲誰吞恨到蛾眉。天心豈愛玄黃血，人事難平黑白棋。秋老寒雲盤健鶴，春深叢莽殢神魑。可憐博浪過來客，不到沙丘不自知。』其二云：『天女天花悟後身，苦來說果復談因。多情錦瑟應憐我，無量金針試度人。但有馬蹄懲往轍，應無龍血灑前塵。勞勞歌哭誰能見，空對西風淚滿巾。』君武戲爲和之，亦與原作工力悉敵；和章云：『憔悴花枝與柳絲，爲誰顰斷遠山眉。競爭未淨六洲血，勝負猶懸廿紀棋。東海雲雷驚睡墊，北陵薜荔走山魑。遠聞錦瑟魂應斷，沈醉西風不自知。』其二云：『辛苦風塵飄泊身，人天歷歷悟前因。飛揚古國非無日，巾幗中原大有入。明媚河山愁落日，倉皇戎馬泣飛塵。聞君憂國多垂淚，爲製絞綃百幅巾。』

五七

宗仰上人，可謂我國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也；常慕東僧月照之風，欲爲祖國有所盡力。海內志士，皆以獲

聞說法爲欣幸。吾友湯覺頓禮之歸，呈三詩以表景仰，讀之可以想見上入之道行矣。詩云：『不離佛法不離魔，出世還憑入世多。好是音雲演真諦，八千里下瀉黃河。』『縱浪朱華道自存，心內淵淵有活源。六月霜飛冬自暖，一生從不異寒暄。』『不言施報亦施報，不落言詮亦言詮。山僧自有山僧相，那得人間再與言。』覺頓之詩，亦淵淵有道心矣。上人固好爲詩，詩肖其爲人，屢見詩界潮音集中，自署烏目山僧者是也。

五八

近日時局可驚可恨可哭可笑之事，層見疊出；若得西涯樂府之筆寫之，真一絕好詩史也。頃從各報中見數章，諛而不虐，婉而多諷，佳構也，錄之。

黃花謠四章

金風荐爽江之涯，江南士子踏黃花。大江從古號材藪，況值新政初萌芽。經義王半山，策論賈長沙；嶄新花樣憑翻取，會看落筆走龍蛇。愁殺專門八股家。

八股復，志士哭；八股廢，志士慰。吾謂志士且毋爾，廢而不廢猶復耳。志士聞之拂且吁：煌煌天語不聞乎？不知此理人易曉，君不見今年兩主考。

三聲大礮轟天衢，多士入場若貫魚，上江下江多通儒；考籃式如牛腰臠，中有代表腹中書。頭場挾何書？經世文編校邪廬。二場挾何書？盛世危言五洲圖。三場挾何書？箋疏鄭孔註程朱，不則大題文府化整爲散亦可供鈔胥。就中價

值知幾許，便宜金陵蔡益所。一事臨文須記取，莫作平權自由語。
臨文夫如何？最好是騎牆。調停新舊融華洋。不然極口罵康梁，便作空言也不妨。若納吾言准擷桂花香，不納吾言空逐槐花忙。此是元魁真秘訣，不辭瘡口爲君說；謂予不信看闕墨。

辰州教案新樂府四章

都司斬

亂民攘臂起，蟻聚而蠶屯。教士跣足逃，豕突而狼奔。都司高閉麒麟門，白刃紅濺桃花痕，颯輪火瑄歸其魂。公使一紙書，大官三尺劍，送君直上森羅殿。嗚呼都司爾莫哀，手提髑髏浴血來；一笑相逢似相識，衢州新鬼周之德。

總兵囚

建牙樹纛亦何用，前塵都付春婆夢；赭衣夜過洞庭湖，白叟黃童走相送。總兵總兵何憤憤，已是瓦全非玉碎，不然且作煩冤鬼。從此一身苦拘束，東風年年草痕綠，白頭自守狴狴獄。

太守流

辰州辰州好風土，漆漆狺狺一如古；虬髯碧眼忽停車，議論譁然拜天父。萬人削挺逐犬羊，花廳星夜來黃堂，洵洵奈此南方強。教士斃，知府流，吳頭楚尾空悠悠；北風吹起鄉關愁，差勝鍾會悲曩囚。

縣官戍

李陵臺高不可上，玉關立馬匆匆望，縷煙野雨三十丈。回憶縣銅緝墨時，前驅鹵簿紛然馳；鐵索琅璫今載道，白雲回首心如擣；漢庭望斷金鷄詔，朱顏綠鬢垂垂老。

五九

昔在上海，譚復生嘗以其舊作八律見示，蓋丙申春就官浙江留別湘中同志者也。余讀而愛焉。顧此後茫不復憶得一字。此詩未見於莽蒼齋詩中，無刻本也。故每念及之，輒養養若有失。頃邱菽園以其近著揮塵拾遺見寄，中乃有其全文，吾喜可知矣。函錄諸詩話中：『睡觸屏風是此頭，也曾開絹向荊州。生隨李廣真奇數，死傍要離實壯游。洛下埋名王貨舂，蘆中託命伍操舟。東家書劍同繫狗，南國衣冠借沐猴。』白龍魚服辦輕裝，紫鳳天吳舊業荒。儘有乾坤容電笑，斷無雅頌出雲章。傳觀怕造金樓子，落寞兼思水部郎。去馬來舟多歲月，北山翻覺稚圭狂。』寰海惟傾畢士馬，逢時差喜衛哀駘。風雲煙鳥堂堂陣，河洛龜龍的的才。秦粟擬因三晉泛，蜀山虛遣五丁開。禪心劍氣相思骨，并作淮南一寸灰。』射虎誰言都飲羽，辟蛟何處好文身。種來天上榆將老，賦到江南草不春。爲撫銅駝尋洛社，更騎銀馬降濤神。袁公弦上堪容我，溫尉桃中別有人。』楚囚遼鶴兩無歸，重向危時謁帝扉。鐵騎角聲殷地發，玉龍鱗甲滿天飛。山河風景皆殊異，城郭人民有是非。幾旬猶然況鄉里，絕糧誰爲解匡圍。』莫嫌南宋小京都，句踐錢鏐有霸圖。枳棘鳳鸞魂九逝，人文龍虎淚雙纒。成軍自是須君子，亡國偏來作大夫。剩水殘山憐馬遠，天教留得一西湖。』大好湖山供宦學，妄憑愚魯到公卿。生爲小草陶公願，誰寄當歸魏武情。七尺杖拋離葛杵，八分書密愧王荆。會稽誓墓徒淒苦，回首師門感易生。』經年焚却硯君苗，何意投來策繞朝。淒矣悲其今麥秀，思之爛熟古弓招。點頭自拜生公石，拗項爭趨御史橋。手版倒持裘反著，是儂吳市一枝簫。』復生自刻莽蒼齋詩，題曰『東海襄冥氏三十以前舊學第一種』，蓋斷自乙未前也。此八章即其所謂『三十以後新學』之初唱矣，沈雄俊遠，誠在莽蒼齋之上。但篇中語語有寄託，而其詞瑰瑋連狝，斷非尋常所能索解。唐

絨丞嘗語余云：『此詩惟我能解之。』余時匆匆未暇叩絨丞也。而今絨丞亦云亡，誦元遺山『獨恨無人作鄭箋』之句，又愴然涕下矣。

六〇

復生自憙其新學之詩。然吾謂復生三十以後之學，固遠勝於三十以前之學；其三十以後之詩，未必能勝三十以前之詩也。蓋當時所謂新詩者，頗喜擗擗新名詞以自表異。丙申、丁酉間，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。提倡之者爲夏穗卿，而復生亦慕嗜之。此八篇中尙少見，然『寰海惟傾畢士馬』，已其類矣。其金陵聽說法云：『網倫慘以喀私德，法會盛於巴力門。』喀私德即 *Caste* 之譯音，蓋指印度分人爲等級之制也。巴力門即 *Parliament* 之譯音，英國議院之名也。又贈余詩四章中，有『三言不識乃鷄鳴，莫共龍蛙爭寸土』等語，苟非當時同學者，斷無從索解；蓋所用者乃新約全書中故實也。其時夏穗卿尤好爲此。穗卿贈余詩云：『滔滔孟夏逝如斯，聲聲文王鑒在茲。帝殺黑龍才士隱，書飛赤鳥太平遲。』又云：『有人雄起琉璃海，獸魄蛙魂龍所徙。』此皆無從臆解之語。當時吾輩方沈醉於宗教，視數教主非與我輩同類者，崇拜迷信之極，乃至相約以作詩非經典語不用。所謂經典者，普指佛、孔、耶三教之經。故新約字面，絡繹筆端焉。譚、夏皆用『龍蛙』語，蓋時共讀約翰默示錄，錄中語荒誕曼衍，吾輩附會之，謂其言龍者指孔子，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，故以此微號互相期許。至今思之，誠可發笑。然亦彼時一段因緣也。

六一

穗卿有絕句十餘章，專以隱語頌教主者。余今不能全記憶，憶其一二云。『冰期世界太清涼，洪水茫茫下土方。巴別塔前分種教，人天從此感參商。』此其第一章也。冰期、洪水，用地質學家言。巴別塔云云，用舊約述閃、含、雅弗分闢三洲事也。又云：『帝子采雲歸北渚，元花門石鎮歐東。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，一例低頭向六龍。』六龍冉冉帝之旁，三統芒芒軌正長。板板上天有元子，亭亭我主號文王。』所謂帝子者，指耶穌基督自言上帝之子也。元花云云，指回教摩訶末也。六龍，指孔子也。吾黨當時盛言春秋三世義，謂孔子有兩徽號，其在質家據亂世則號『素王』，在文家太平世則號『文王』云，故穗卿詩中作此言。其餘似此類之詩尚多，今不復能記憶矣。當時在祖國無一哲理、政法之書可讀。吾黨二三子號稱得風氣之先，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。今過而存之，豈惟吾黨之影事，亦可見數年前學界之情狀也。

六二

此類之詩，當時沾沾自喜，然必非詩之佳者，無俟言也。吾彼時不能爲詩，時從諸君子後學步一二，然今既久厭之。穗卿近作殊罕見，所見一二，亦無復此等窠臼矣。瀏陽如在，亮亦同情。

六三

過渡時代，必有革命。然革命者，當革其精神，非革其形式。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。雖然，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爲革命，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。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，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。苟能爾爾，則雖間雜一二新名詞，亦不爲病。不爾，則徒示人以儉而已。儕輩中利用新名詞者，麥孺博爲最巧，其近作有句云：『聖軍未決薔薇戰，黨禍驚聞瓜蔓抄。』又云：『微聞黃禍鋤非種，欲爲蒼生賦大招。』皆工絕語也。吾自題所著新中國未來記二詩，有云：『青年心死秋梧悴，老國魂歸蜀道難。』亦頗爲平生得意之句。

六四

莽蒼蒼齋集中有詩云：『身高殊不覺，四顧乃無峯。但有浮雲度，時時一盪胸。地沈星盡沒，天躍日初鎔。半勺洞庭水，秋寒欲起龍。』蓋晨登衡嶽祝融峯作也。瀏陽人格，於此可見。南海先生己丑出都作一律云：『滄海飛波百怪橫，唐衢痛哭萬人驚。高峯突出諸山妒，上帝無言百鬼癘。漫有漢廷追賈誼，豈教江夏貶禰衡。陸沈忽望中原歎，他日應思魯二生。』南海人格，於此可見。『身高殊不覺，四顧乃無峯。』高峯突出諸山妒。』此何等自負語！兩先生作此詩時，皆未出任天下事也。先時之人物，其氣魄固當爾爾。

六五

麥孺博不多爲詩，然有作必佳。余最愛誦其贈韓无首一律，末四句云：『晏歲坐聞山鬼嘯，臨江東指海雲

生。中年哀樂應消盡，肯近彈碁恨不平。『无首名曩首，孔厂之從昆也，三年前已爲異物矣。』

六六

余向不能爲詩，自戊戌東徂以來，始強學耳。然作之甚艱辛，往往爲近體律絕一二章，所費時日，與撰新民叢報數千言論說相等。故間有得一二句，頗自喜，而不能終篇者，輒復棄去。非志行薄弱，不能貫徹始終也；以爲吾之爲此，本以陶寫吾心，若強而苦之，則又何取，故不爲也。記去年正月廿六日在東海道汽車中遇三十初度，欲爲一長古不能成，僅成四語云：『風雲人世多，日月擲人急。如何一少年，忽忽已三十。』今年正月廿六日在太平洋汽船中，過三十一初度，欲爲四律，不能成，亦僅成四語云：『十年十處度初度，頗感勞生未有涯。歲月苦隨公碌碌，人天容得某栖栖。』片鱗碎甲，拾而存之，亦一紀念也。余十年來度生日，凡得十處，無一複者：癸巳在家鄉，甲午在黃海舟中，乙未在京師，丙申在上海，丁酉在武昌，戊戌在洞庭湖舟中，己亥在日本東京，庚子在夏威夷島，辛丑在澳洲雪梨市，壬寅在日本東海道汽車中，今年癸卯航海游亞美利加，在太平洋舟中。

六七

鄉人有自號珠海夢餘生者，熱誠愛國之士也，游宦美洲，今不欲著其名。頃仿粵謳格調成新解心數十章，且自爲題詞六首，詞曰：『百粵雄藩鎮未開，尋春怕上越王臺。可堪流盡珠江水，猶有秦箏洗耳來。』(一)『樂

操土音不忘本，變徵歌殘爲國殤。如此年華悲錦瑟，隔窗愁聽杜秋娘。』(二)『軟紅何處醉花仙，一掬胭脂灑大千。不見秦時舊明月，鷓鴣啼破夢中天。』(三)『萬花扶起醉吟身，想見同胞愛國魂。多少皂羅衫上淚，未應全感美人恩。』(四)『小蠻妝束最風華，螺髻香盤茉莉花。除卻後庭歌玉樹，不教重譜入琵琶。』(五)『當筵誰唱望江南，傳徧珠江亦美談。一樣俠情今日記，簫聲吹滿白鵝潭。』(六)芳馨悱惻，有離騷之意，吾絕愛讀之。其新解心有自由鐘、自由車、呆佬祝壽、中秋餅、學界風潮、唔好守舊、天有眼、地無皮、趁早乘機等篇，皆絕世妙文，視子庸原作有過之無不及，實文界革命一曉將也。

六八

南海先生積年詩不下千章，率散佚無復存。家仲弟嘗手鈔二百餘首，檢行篋得之，哀錄其古風數章如下：

八月廿四夜晉陽寺夜坐書事

古佛無靈，僮僕無聲。先生獨坐，長夜五更。轉大地於寸竅，噫萬籟於碎瓊。四海翻波黑山橫，帝座炯炯接長庚。鼻孔噴火滅日星，羲皇轡走爲之停。囚燈百怪踏萬靈，天龍血戰鬼神驚。神鼠推倒雙玉瓶，金輪忽放大光明。萬千世界蓮花生。先生開眼，但見秋蟲唧唧，佛殿燈焰青。

望小姑山

長江波濤浩洶湧，南北諸山皆立拱。何處飛來一片石，獨立江中無所恐。蒼厓百尋峭若削，昂首向天神氣竦。插脚巨浸中崩浪，日夜相嚙不爲動。小姑小姑爾女郎，是何骨力健且勇。崖巔傑閣何嵒嵒，高跨蒼穹轉烈風。我欲置身

於其中，謝絕世人不與通。手弄白日踏諸峯，夜聽江聲流向東。祿靈仙人時相逢，披髮長嘯江天空。

廬山謠

紫漢吹落青芙蓉，隨風飄墮江之東。瓣開四面花玲瓏，化作碧玉千百峯。倒影翻潮黛色濃，突兀萬丈絢青紅。層巒重阜築爲宮，五老拄杖碧雲中；子孫諸峯咸侍從。爾來一萬四千歲，白頭昂首嘯鴻濛。我來經喪亂，九十九寺皆在焚劫中。瀑泉又已枯，秀色減昌丰。惟有重崖與疊嶂，蒼翠合匝轉無窮。陶謝妙述作，幽人不可逢。長臥龍潭石，醉欲騎蒼龍。青鸞未能馭，白鹿已無蹤。夜投東林訪遠公，殿宇彫剝瓦礫封。誠懸北海殘碑在，古佛露坐似慚居尊無寸功。長蘿蓋山樹蒙茸，天黑虎嘯蕩驚風。萬籟笙竽瀉青松，塔鈴夜語不聞鐘。宵深月出山徑白，虎溪之水鳴潺淙；似聞山鬼說法談空空。

題羅浮華首臺

石徑犖确鬱萬木，密纏棕櫚盤龍竹。桄榔倒掛依巖壁，菖蒲側生出澗谷。洞門幽闕瀝霜雪，華首高臺居其麓。飛雲廣長瀉飛瀑，夜夜說法龍虎伏。山僧採藥鋤坵子，鋤得寶塔供尊宿。景泰宗風猶可希，頑石合掌受戒囑。蝙蝠不來蛺蝶飛，諸山花雨長霏霏。華鬘會上散珠璣，半月巖中孤坐微；夢入梅花一笑歸。

讀日本松陰先生幽室文稿題其上

孔學在成仁，春秋通國身。拱膺爲巧宦，中庸托妄人。全軀保妻子，秦越視斯文。儒術久矣喪，安問起傳薪。舜水發高躅，萬公扶桑濱。大道重扶輪，學派盛彬彬。軒動東國波，大業輝維新。王政忽復古，三島劓慶雲。元功在誰手，慨慷松陰君。正學宗洙泗，高蹈抗邱墳。鼎鼎宏大道，軒軒表蒼旻。弟子同激昂，大師國所尊。首創尊攘義，誓心掃武門。武門何赫赫，政柄八百春。天王實守府，生殺惟收軍。急激發義唱，豈不憚禍艱；救國心旣苦，殉道勇可熏。滄

使羣處士，憤起擱血痕；前覆後軌繼，大獄慘酸辛。終能覆霸圖，版籍奉元君。千年大革命，礪稜壯乾坤。豈知一志士，誓死奮所聞。創業翳絕偉，道義實其根。固知下無學，不足振國羣。我今讀遺書，正氣照千春。一讀生慚悚，再讀起輪囷。諸夏愧無士，東國存斯文。

六九

南海游羅浮詩頗多，內一首云：『萬峯走神僕，絕頂立飛仙。俯視但雲氣，山岳盡茫然。迷蒙難見日，呼吸欲通天。白帝如能問，蓬萊駕紫煙。』又一首云：『萬紫千紅總是春，升天入地不猶人。曲徑危橋都歷徧，出來依舊一吟身。』此皆可見人格之詩也。

七〇

南海有登萬里長城一詩，於我民族偉大之紀念，三致意焉；詩云：『秦時樓堞漢家營，匹馬高秋撫舊城。鞭石千峯上雲漢，連□萬里壓幽并。東穹碧海羣山立，西帶黃河落日明。且勿卻胡論功績，英雄造事令人驚。』又過昌平城望居庸關一首云：『城堞逶迤萬柳紅，西山岩巒霽明虹。雲垂大野鷹盤勢，地展平原駿走風。永夜駝鈴傳塞上，極天樹影遞關東。時平堡堠生青草，欲出軍都弔鬼雄。』又由明陵出居庸關一首云：『銷弦老死不聞聲，身是漁陽戍卒營。胡婦琵琶傳大漠，并兒勅勒倚長城。帝陵千嶂秋盤馬，玉塞平沙曉閱兵。百里盤厓紅柳路，騎駝到驛月微明。』讀之尙武精神油然而生焉。甚矣地理之感人深也！

七一

南海己丑上書不達出都作，前已錄一首，今復鈔六絕：『落魄空爲梁父吟，英雄窮暮感黃金。長安乞食誰人識？只許朱公知季心。』『海水夜驚黑風獵，杜鵑啼血秋山裂。虎豹豺獠守九關，帝閭沈沈叫不得。』『此去南山與北山，猿鶴哀號松柏頑。或勸蹈海未忍去，且歌惜誓留人間。』『南山之下豆苗肥，北山之上猿鶴飛。百畝耕桑五畝宅，先生歸去未必非。』『六朝碑版一千紙，行裝網大如牛腰。長安臣朔飢欲死，猶抱墨刻作紅綃。』『平生頗有回天志，今日真成去國吟。回首五雲宮闕迥，柴車惻惻愴余心。』

七二

丁酉秋，先生嘗屬草堂諸子彙刻其功課簡記，繫以三絕云：『萬木森森散萬花，垂珠連壁照紅霞。好將遺寶同珍護，勿任摧殘毀瓦沙。』(一)『春華秋實各爲賢，幾年傷逝化風煙。偶登羣玉山頭望，八萬珠璣總可憐。』(二)『萬木森森萬玉鳴，隻鱗片羽萬人驚。更將散布人間世，化身萬億發光明。』(三)此亦萬木草堂一掌故也。斯時陳通甫、曹著偉已逝矣，故第二首云云。刻竟不成，而兩君宏遠之理想，雄遠之高文，竟無復吉光片羽以傳於後。恫夫！

七三

吾最念通甫、著偉，而苦不能憶其遺文。通甫辛卯冬有贈余入都長古一首，記其四句云：『豈無江海志，詆蕩恣游遣；蒼生慘流血，敵席安得煖？』他皆忘矣。著偉他文不能記，卻記其少年所作八股，題爲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，凡二千餘言，連玆瑰偉，不可思議，八股界之革命也；末兩股云：『同人以眇爲始，則憂患已伏於生時，可知泣血漣而，即降孕已受天囚之慘；未濟以火爲歸，則乾坤必毀於灰燼，可知亢龍有悔，即上帝難爲乞命之身。』亦可見其理想之一斑也。昔夏穗卿嘗於十年前戲語余云：『八股之運必絕矣。此亦五百年來中國文學之一種也。吾將別其流派，著一書焉以存於後。』果爾，則著偉之八股，亦有可記之價值也歟？

七四

甲午夏，南海先生曾以詩三絕書余筵，今錄之：『神鬼天龍日夜圍，六時說法萬花飛。金輪千轉不相動，紫府燈光寶篋微。』華嚴國土時時見，大地光明無語言。只是衆生同一氣，要將悲憫塞乾坤。』鯤鵬變化且隨風，出入千重雲水中。行到光音應少住，鏗鏘天樂海雲紅。』又題孺博筵一首云：『三千劫裏橫金翅，二六時中看白牛。終日散花忘結習，諸天聞樂少淹留。脫將瓔珞親貧子，故入泥犁救重囚。丈室億千師子座，金身偶現不須收。』

七五

今年美國金山大埠，我領事館有隨員譚侍衛錦鏞者，無端爲美警吏辱毆，憤極，歸而自裁。我公使以國際問題與美政府起交涉，竟莫伸也。邦人哀之，多有輓作。余亦爲三絕句，今錄第一、第三兩章云：『丈夫可死不可辱，想見同胞尙武魂。只惜轟轟好男子，不教流血到櫻門。』『國權墮落嗟何及，來日方長亦可哀。變到沙蟲已天幸，驚心還有劫餘灰。』

七六

冰壺女史者，同學順德譚君張孝之夫人也。夫婦同盡瘁於國事，美洲風氣之開，功最多焉。今秋余游羅省，客其家。未幾家兄均歷從墨西哥來，亦客焉。均歷有贈女史七章，錄如下：『嫁作通人婦，何妨屬女流。我聞天上女，無礙散花遊。』『憶昔夢維摩，助我幻師力。化得男女身，毋使兩敵國。』『人種溯厥始，先聖女媧皇。如何後聖人，抑陰獨扶陽？』『佛說大解脫，西人得自由。不願步金蓮，縱橫蹴地球。』『攬鏡鑑容顏，圓顛綴橫目。萬彙總同塵，一絲界人畜。』『天下一興亡，匹婦亦有責。纖手豈辭勞，釵鈿鑄矛戟。』『十年採芳草，憔悴盈懷抱。未得美人憐，涕淚爲君道。』

七七

去年聞學生某君入東京音樂學校，專研究樂學，余喜無量。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，則詩歌音樂爲精神教育之一要件，此稍有識者所能知也。中國樂學，發達尙蚤。自明以前，雖進步稍緩，而其統猶綿綿不絕。前

此凡有韻之文，半皆可以入樂者也。詩三百篇，皆爲樂章，尙矣。（孔子稱誦詩三百，歌詩三百，弦詩三百，舞詩三百。）如楚辭之招魂、九歌，漢之大風、柏梁，皆應弦赴節，不徒樂府之名如其實而已。下至唐代絕句，如『雲想衣裳』、『黃河遠上』，莫不被諸弦管。宋之詞，元之曲，又其顯而易見者也。蓋自明以前，文學家多通音律，而無論雅樂、劇曲，大率皆由士大夫主持之，雖或衰靡，而俚俗猶不至太甚。本朝以來，則音律之學，士夫無復過問，而先王樂教，乃全委諸教坊優伎之手矣。讀泰西文明史，無論何代，無論何國，無不食文學家之賜；其國民於諸文豪，亦頂禮而尸祝之。若中國之詞章家，則於國民豈有絲毫之影響耶？推原其故，不得不謂詩與樂分之所致也。鄭夾漈有言：『古之詩曰歌行，後之詩曰古、近一體。歌行主聲，一體主文。詩爲聲也，不爲文也。浩歌長嘯，古人之深趣。今人既不尙嘯，而又失其歌詩之旨，所以無樂事也。凡律其辭則謂之詩，聲其詩則謂之歌，詩未有不歌者也。（中略）嗚呼！詩在於聲不在於義。孔子曰：『關雎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』亦爲關雎之聲和平，能令聞者感發而不失其度耳。若誦其文，習其理，能有哀樂之事乎？一體之作，失其詩矣。』（通志樂略）其言可謂特識。夾漈時已然，輒近迺益甚。至於今日，而詩、詞、曲三者皆成爲陳設之古玩，而詞章家眞社會之蝨矣。頃讀雜誌江蘇，屢陳中國音樂改良之義，其第七號已譜出軍歌、學校歌數闕，讀之拍案叫絕，此中國文學復興之先河也。惜余亦一門外漢，僅如夾漈所謂誦其文習其理而已。寄語某君，自今以往，更委身於祖國文學，據今所學，而調和之以淵懿之風格，微妙之辭藻，苟能爲索士比亞、彌兒頓，其報國民之恩者，不已多乎？

七八

近年以來，愛國之士，注意此業者，漸不乏人，而黃公度其尤也。公度所製軍歌二十四章，幼稚園上學歌若干章，既行於世；今復得見其近作小學校學生相和歌十九章，亦一代妙文也。其歌以一人唱，章末三句，諸生合唱。今亟錄如下：

來來汝小生，汝看汝面何種族。
芒碭五洲幾大陸，紅苗蝮伏黑蠻辱；
虬髯碧眼獨橫行，虎視眈眈欲逐逐。於戲我小生！全球半黃人，以何保面目。

來來汝小生，汝所踐土是何國。
身毒淪亡猶太滅，天父悲啼佛祖默；
四千餘歲國僅存，蓋地舊圖愁改色。於戲我小生！胸中日芥蒂，茫茫此禹域。

來來汝小生，人於太倉稊米身。
人非羣力奚自存，裸蟲三百不能羣；
菹龍桺虎人獨尊，非衆生恩其誰恩？於戲我小生！人不顧同羣，世界人非人。

來來汝小生，汝之司牧爲汝君；
尊如天帝如鬼神，伏地謁拜稱主臣。
汝看東西立憲國，如一家子尊復親。於戲我小生！三月驛裘歌，亦曾歌維新。

來來汝小生，汝身莫作瓶罈盛。
牛兒馬兒墮地鳴，能飲能食能步行；
三年鞠我出入腹，須臾失母難生成。於戲我小生！佛亦報親恩，忘親乃畜生。

聽聽汝小生，人各有身即天職；
一身之外皆汝敵，一身之內皆汝責。
人不若人吾喪吾，怙父倚天總無益。於戲我小

生！絕去奴隸心，堂堂要獨立。

聽聽汝小生，天賦良能毋自棄。誰能三頭與六臂？誰不一心轄百體？聽人束縛制於人，是大繫尾牛穿鼻。於戲我小生！汝非狼疾人，奈何不自治？

聽聽汝小生，汝輩即是小團體，相親相愛如兄弟，相友相助如盟會。一羣苟敗羊盡亡，敢憚爲犧私斷尾？於戲我小生！六經新註脚，要補合羣誼。

聽聽汝小生，人不可無謀生資。豬短懶飛雀啼饑，游手坐食民流離。黃金世界正在手，人出隻手能維持。於戲我小生！而今廿世紀，便是工戰期。

聽聽汝小生，人人要求普通學。不願百鳥出一鷄，不願牛毛變鱗角；空談高論不中書，一任代薪束高閣。於戲我小生！三年幾魏科，何補國昏弱？

聽聽汝小生，我愛我書莫如史。此一塊肉搏搏地，軒頂傳來百餘世；先公先祖幾經營，長在我儂心子裏。於戲我小生！開卷愛國心，捲卷憂國淚。

聽聽汝小生，人言汝國多文辭。彼尖尖筆毛之錐，此點點墨染於絲。何物蠻行肆蠶食，努力努力爭相持。於戲我小生！世無文弱國，今非偃武時。

聽聽汝小生，欲求國強先自強。食案以外即戰場，劍影之下即天堂。偕行偕行若赴敵，朝歌夕舞黑補襠。於戲我小生！生當作鐵漢，死當化金剛。

聽聽汝小生，雪汝國恥鼓汝勇。芙蓉薰天天夢夢，鬼幽地獄隨地湧；吸我脂膏扼我吭，使我健兒不留種。於戲我小生！誰甘魚爛亡，忍此飲鴆痛。

勉勉汝小生，同生吾國胥吾民。南音北音同華言，左行右行同漢文；素頭椎髻古異族，久合鑪冶歸陶甄。於戲我小生！願合同化力，搏我諸色人。

勉勉汝小生，既爲國民忍作賊？國民貴保民資格，國民要有民特色。任鋤非種任瓜分，心肝直比黑奴黑。於戲我小生！焚盡白降幡，有我無他國。

勉勉汝小生，汝讀何書學何事？佛經耶約能救世，宗教神權今半廢；莫問某甲聖賢書，我所信從只公理。於戲我小生！口唱漢兒歌，手點堯典字。

勉勉汝小生，汝當盡職務民義。羸顛劉蹶幾興廢，蚩蚩不問官家事；棟折榱崩汝所知，天墜難逃天壓已。於戲我小生！誓竭黔首愚，同救蒼天死。

勉勉汝小生，汝當發願造世界。太平昇平雖有待，此責此任在汝輩。華胥極樂華嚴莊，更賦六合更賦海。於戲我小生！世運方日新，日進日日改。

惜公度亦不解音律，與余同病也。使其解之，則制定一代之樂不難矣。此諸編者，苟能譜之，以實施於學校，則我國學校唱歌一科，其可以不闕矣。抑吾猶有一說焉：今日欲爲中國制樂，似不必全用西譜。若能參酌吾國雅、劇、俚三者而調和取裁之，以成祖國一種固有之樂聲，亦快事也。將來所有諸樂，用西譜者十而六七，用國譜者十而三四，夫亦不交病焉矣。但語此者，非於中西諸樂神而明之不能；吾儕門外漢，蓋無取喋喋云爾。

七九

公度之詩，詩史也。頃檢其舊集，有朝鮮嘆七解，蓋癸未所作，距今二十有一年矣。朝鮮迄今猶擁虛號，當亦作者當時所不及料也。乃者俄、日戰機，懸於眉睫，區區朝鮮，朝露之命，蓋可知矣。而隨朝鮮之覆轍者，復將有一巨靈在。以吾儕居今日而讀此詩，其感慨更何如！詩曰：『有北有北鄂羅斯，展翼巨鷲張牙獅，欲囊六合鞭四陲；夢中伸脚直東下，諒爾無過土耳其。吁嗟乎朝鮮！吾爲朝鮮危。』（一解）『雌王寶劍猴王刃，邇來又唱征韓論，躊躇四顧權且忍；有人欲殺西鄰牛，宰肉平分先一分。吁嗟乎朝鮮！何以待日本。』（二解）『四夷交侵強鄰逼，皇皇者華黯無色，保藩字小有何力？黃龍府又黑龍江，方醢小龍供鳥食。吁嗟乎朝鮮！汝毋恃上國。』（三解）『前有檀君後衛滿，夜郎自大每比漢，幾經內屬幾外叛；黃幄拜天九叩頭，受降又留百世患。吁嗟乎朝鮮！恨不改郡縣。』（四解）『尊漢如天使如父，前兒在子求保護，四鄰環伺耽耽虎；不能雞口作牛後，高下句驪定誰土。吁嗟乎朝鮮！奈何不自主？』（五解）『山中之天海中市，中央如礪可辟世，列強畫作局外地；羸顛劉蹶百興亡，任我華胥閉門睡。吁嗟乎朝鮮！安得如瑞士！』（六解）『峨冠博帶三代前，蜷伏蝓息海中間，猶欲鎖港堅閉關；土崩瓦解縱難料，不爲天竺終波蘭。吁嗟乎朝鮮！朝鮮吾忍言？』（七解）

八〇

客有自署楚青者，余屢讀其詩，好之，顧憾未得交，並姓名亦不諗也。頃復從觀雲處得見其秋感四首，殊妙，攬以入詩話：『塵海浮生感逝波，沈沈大陸竟如何。睡獅未醒千年夢，野馬行看萬丈過。便欲奮身蹈東海，誓將被髮向陽阿。荒山楓葉紅于染，半是英雄血淚多。』『病骨支離太瘦生，西風吹我上臺城。黃埃瀕洞龍蛇戰，白晝晦冥魍魅爭。僅有微塵渺滄海，恐無大地住秋聲。太空近亦昏霾甚，不似頻年爽氣清。』『湖海論交肝膽傾，晦明風雨感雞鳴。陸沈不盡千秋恨，歌哭無端四座驚。並世英雄空有志，一般豎子盡成名。』『吾將濟扶桑去，會策金鰲背上行。』『蕭艾當階未許刪，美人香草自幽閒。狂奴不解趨時態，山鬼猶知帶笑顏。亂世杜陵哀蜀道，暮年庾信泣江關。古今一樣傷心事，檢點青衫涕淚潸。』

八一

平等閣主人狄楚卿高，平子其別號也。余憶其泊長崎有感絕句二首云：『腸斷如花彼美人，媚紅嬌綠爲誰春。轉憐小妹深閨坐，珍重明珠不字身。』『霧鬢風鬟空掩映，柳腰蓮步枉輕盈。淺山如黛波如鏡，小小眉彎自畫成。』以美人喻中日兩國，不着一字，感愴甚深，令讀者心酸。

平子長於絕句，其五絕如『急雨渡春江』四首，七絕如夜過焦山一首，余最愛之。其平等閣筆記中，庚子亂後北京雜詩，如『帝子不歸秋又去，萬鴉如葉撲宮墻。』『國自興亡誰管得，滿城爭說叫天兒。』要亦名句。燕京感懷云：『甘爲游俠流離子，孺婦無顏長者憂。何不掃除公義盡，讓他富貴到心頭。』其律詩雖不及絕句，近作倚枕不成寐見樓外繁星有感云：『不寐中宵萬念灰，明星何意儘徘徊。憐他天上無窮事，疑是人間第幾回。點點相思成世界，塵塵春夢現樓臺。個中兒女知多少，都放清光上枕來。』意遠情深，皆未經人道語。其避地秦州時一絕云：『草草生涯白鷺飛，柳絲菱葉露初晞。卻將身世忘情久，又聽花間鶯亂啼。』平子頗自愛之，謂其氣韻幽逸，無煙火氣，當勝於諸作，然余意卻不以爲然。

余故交中復生、鐵樵之外，惟平子最有切密之關係，相愛相念，無日能忘。前月在美洲時，得所寄小詞，自序云：『九月十五日，午夢初醒，念我故人，遠隔太平洋，此時卻月影正圓矣。洲別東西，時異晝暝，然相隔僅一塊土耳。戲占一闕以寄遙思。』故鄉日影初停午，郵書電話渾無據；兩面總高山，盈盈一水間。頻思穿地脈，一望君顏色；皓月正當天，知君眠未眠？』

八四

夏穗卿被薦入都，當道出天津時，于方藥雨處留詩二首；其自署云：『丙申之冬入天津，泊己亥秋始得歸，將行，賦此一律。』詩云：『鴻飛本不爲留計，竟見荒原萬瓦凋。又舉離觴辭舊雨，爲思身世怯登樓。青山白浪馳黃海，細雨疎燈過秀州。從此歸颿好雲物，分明點點入新愁。』天問無靈白日徂，素筭濁酒欲何如。起看天地斜陽裏，浪策興亡作計疏。今古幾回蕉鹿夢，江湖相勸計然書。河流一道窗三面，贏得他年入夢無？』愴往悲來，深情無限。

八五

穗卿之近作，余僅見此二律。平子曾郵寄其舊作二章，乃爲藥雨題扇者：『金堂慊慊忘歸，百姓容容無所依。遑遑春秋愁覽竟，淫淫霧雨溼征衣。三招悔擁來丹劍，每下真成監市稀。聞道仙人共噉糞，壺中樓觀是耶非？』江水湛湛楓樹林，風絃嫋嫋女環琴。冥昭曹闔成千古，第靡波流見素心。闔視吾良秋柏實，化爲葦草洞庭深。有情最算神州土，曾見提符直到今。』穗卿詩從不留稿。庚子之亂，聞藥雨他物無存，於彈煙礮雨之中，惟夫人與此扇得無恙。

八六

湘潭楊哲子度，王壬秋先生大弟子也。昔盧斯福演說，謂欲見純粹之亞美利加人，請視格蘭德；吾謂欲見

純粹之湖南人，請視楊哲子。頃哲子以新作湖南少年歌見示，亟錄之，以證余言之當否也。『我本湖南人，唱作湖南歌。湖南少年好身手，時危却奈湖南何。湖南自古稱山國，連山積翠何重疊；五嶺橫雲一片青，衡山積雪終年白；沉湘兩水清且淺，林花夾岸灘聲激；洞庭浩渺通長江，春來水漲連天碧；天生水戰昆明沼，惜無軍艦相衝擊。北渚傷心二女啼，湖邊斑竹淚痕滋；不悲當日蒼梧死，爲哭將來民主稀；空將一片君山石，留作千年紀念碑。後有靈均遭放逐，曾向江潭葬魚腹；世界相爭國已危，國民長醉人空哭；宋玉招魂空已矣，賈生作吊還相瀆；亡國游魂何處歸，故都捐去將誰屬；愛國心長身已死，汨羅流水長嗚咽；當時猿鳥學哀吟，至今夜半啼空谷。此後悠悠秋復春，湖南歷史遂無人；中間濂溪倡哲學，印度文明相接觸；心性徒開道學門，空談未救金元辱。惟有船山一片心，哀號匍匐向空林；林中痛哭悲遺族，林外殺人聞血腥；留茲萬古傷心事，說與湖南子弟聽。於今世事翻前案，湘軍將相遭訶訕；謂彼當年起義師，不助同胞助胡滿；奪地攻城十餘載，竟看結局何奇幻；長毛死盡辮髮留，滿洲翎頂遍湘州；捧茲百萬同胞血，獻與今時印度酋。英獅俄鷲方爭躍，滿漢問題又挑撥；外憂內患無已時，禍根推是湘人作。我聞此事心慘焦，赧顏無語謝同胞；還將一段同鄉話，說與湘人一解嘲。洪楊當日聚羣少，天父天兄假西號；湖南排外性最強，曾侯以此相呼召；盡募民間俠少年，誓翦妖民屏西教；蚌鷸相持漁子利，湘粵紛爭滿人笑；粵誤耶穌湘誤孔，此中曲直誰能校？一自西船向東駛，民教相仇從此起；此後紛紜數十春，割土賠金常坐此；北地終招八國兵，金城坐被聯軍燬；拳民思想一朝熄，又換奴顏事洋鬼；國事傷心不可知，曾洪曲直誰當理？莫道當年起事時，竟無一二可爲師；羅山鄉塾教兵法，數十門生皆壯兒；朝來跨馬衝堅陣，日暮談經下講帷；今

時教育貴武勇，羅公此意從何知。江彭游俠時惟耦，不解忠君惟救友；意氣常看匣裏刀，肝腸共矢杯中酒。江公爲護死友骨，道路三千自奔走；曾侯昔困南昌城，敵壘如雲繞前後；彭公千里往救之，乞食孤行無伴侶；芒鞋踏入十重圍，大笑羣兒復何有。桂陽陳公墓墓述，湘鄉王公兵反側；大勢難將隻手回，英雄卒令吞聲沒。更有湘潭王先生，少年擊劍學縱橫；游說諸侯成割據，東南帶甲爲連衡；曾胡卻願咸相謝，先生笑起披衣下；北入燕京肅順家，自請輪船探歐亞；事變謀空返湘渚，專注春秋說民主；廖康諸氏更推波，學界張皇樹旗鼓。嗚呼吾師志不平，強收豪傑作才人；常言湘將皆僞父，使我聞之重撫膺。吁嗟往事那堪說，但言當日田間傑；父兄子弟爭荷戈，義氣相扶團體結；誰肯孤生匹馬還，誓將共死沙場穴；一奏軍歌出湖外，推鋒直進無人敵；水師噴起長江波，陸軍踏過陰山雪；東西南北十餘省，何方不覩湘軍幟。一自前入血戰歸，後人不歎無家別；城中一下招兵令，鄉間其道從軍樂；萬幕連屯數日齊，一村傳喚千夫諾；農夫釋耒只操戈，獨子辭親去流血；父死無尸兒更往，弟魂未返兄逾烈；但聞嫁女向母啼，不見當兵與妻訣；十年斷信無人弔，一旦還家誰與詰；今日初歸明日行，今年未計明年活；軍官歸爲竈下養，秀才出作談兵客。只今海內水陸軍，無營無隊無湘人；獨從中國四民外，結此軍人社會羣。茫茫回部幾千里，十人九是湘人子；左公戰勝祁連山，得此湖南殖民地。欲返將來祖國魂，憑茲敢戰英雄氣。人生壯略當一揮，崑崙策馬瞻東西；東看浩浩太平海，西望諸洲光陸離；欲傾亞陸江河水，一洗西方碧眼兒。於今世界無公理，口說愛人心利己；天演開成大競爭，強權壓倒諸洋水；公法何如一門礮，工商盡是圖中匕；外交斷在軍人口，內政修成武裝體；民族精神何自生，人身血肉拚將死；畢相拿翁盡野蠻，腐儒誤解文明字。歐洲古國斯巴達，強

者充兵弱者殺；雅典文柔不足稱，希臘諸邦誰與敵？區區小國普魯士，倏忽成爲德意志；兒童女子盡知兵，一戰巴黎遂稱帝；內合諸省成聯邦，外與羣雄爭領地。中國於今是希臘，湖南當作斯巴達；中國將爲德意志，湖南當作普魯士。諸君諸君慎於此，莫言事急空流涕。若道中華國果亡，除是湖南人盡死。盡擲頭顱不足痛，絲毫權利人休取。莫問家邦運短長，但觀意氣能終始。埃及波蘭豈足論，慈悲印度非吾比。我家數世皆武夫，只知霸道不知儒；家人仗劍東西去，或死或生無一居。我年十八遊京甸，上書請與倭奴戰；歸來師事王先生，學劍學書相雜半；十載優游湘水濱，射堂西畔事躬耕；隴頭日午停鋤歎，大澤中宵帶劍行；竊從三五少年說，今日中原無主人；每思天下戰爭事，當風一嘯心縱橫。地球道里憑空縮，鐵道輪船競相逐；五洲四入白人囊，復執長鞭趨亞陸；探馬惟搖教士鐘，先鋒只著商人服；郵航電綫工兵隊，工廠鑛山輜重續。執此東方一病夫，任教數十軍人辱；人心已死國魂亡，士氣先摧軍勢蹙。救世誰爲華盛翁，每憂同種一書空；羣雄此日爭追鹿，大地何年起臥龍。天風海潮昏白日，楚歌猶與笳聲疾。惟恃同胞赤血鮮，染將十丈龍旗色。憑茲百戰英雄氣，先救湖南後全國。破釜沈舟期一戰，求生死地成孤擲。諸君盡作國民兵，小子當爲旗下卒。」

八七

哲子復贈余一詩云：「志遠學不逮，名高實難副。古來學者心，慄慄惟茲懼。噫吾新會子，夙昔傳嘉譽。德義期往賢，流風起頑銅。曩余初邂逅，講學微相忤。希聖雖一途，稱師乃殊趣。」（原注：戊戌春在長沙論春秋公

（羊傳，各主師說，有異同。）楊朱重權利，墨子尊義務。大道無異同，紛爭實俱誤。（原注：余嘗謂湘潭王先生援莊入孔，南海廉先生援墨入孔，實爲今世之揚墨，而皆託於孔者也。）茫茫國事急，惻惻憂情著。當憑衛道心，用覺斯民寤。古人濟物情，反身先自訴。功名豈足寶，貴克全予素。君子但求己，小人常外驚。願以宣聖訓，長與相攻錯。』詩末復媵以小札云：『近以國中青年子弟，道德墮落，非有國粹保存之教育，不足以挽狂流，如前數次所面論者。因時取舊書溫閱，思欲有所編述。乃每一開卷，則責人之心頓減，責己之念頓增。時一反省，常覺天地之大，竟無可以立足之地。自治之道，其難如此。因思古今社會風俗，其能致一時之醇美者，必由於二三君子，以道相規，以學相厲，流風所及，天下效之；以躬行爲之倡，而因以挽一世之頹俗，此必非口舌論說之功所能比較者。古聖賢之爲學，必求其返躬自省，而無絲毫不歉於心，乃爲有得。若夫名滿天下，功滿天下，曾於吾身無一毫之增損者，常人道之，君子不計焉，以其無關於求己之道也。今同處異國，於衆人之中，而求可以匡吾過而救吾失者，無如足下，輒以其意成詩一首。知足下亦無取乎便佞，故自附於直諒之末，亦以託於先施而求誨迪，特錄以奉呈。詩中追述往事者，欲以紀實，著其離合之迹；君子之道，不貴苟同也。而又必稱師者，薄俗忘本，非度等所當出。足下擔任一世之教化者，倘以予言爲信乎？若能俯賜酬答，而無辜我嚶鳴，是所幸也。』嗚呼！自萬木草堂離羣以來，復生、鐵樵宿草之後，久矣夫吾之不聞斯言也，吾之疚日積而德日荒也，十年於茲矣。風塵混混中，獲此良友，吾一日摩挲十二回，不自覺其情之移也。

八八

鄧君何負，吳塾甫先生門下佳士也。頃見示由東京寄河北同人一律，其言沈痛，令我生感，亟錄如下：『異日彎弓未報胡，祇今不臘見亡虞。八千子弟猶堪死，十六燕雲忍再輸。豈不足謀空慕燕，侯能竊國亦城狐。艱難惟倚諸君在，莫負湘纍萬里書。』

八九

同學歐伊厂渠甲，自署太平洋客者也，自言不能詩，然吾在美洲見其爲人題筵一絕句，乃大佳，錄之：『乾坤何茫茫，一鳥孤飛往。大江自橫流，紅淚隨江漲。』

九〇

公度之詩，見余詩話中者最夥，然聞韶三月不以爲鑒也。頃復錄其詩史兩章：

流球歌庚辰。

白頭老臣倚牆哭，頽髻斜簪衣慘綠；自嗟流蕩作波臣，細訴興亡溯天蹴。天孫傳世到舜天，海上蜿蜒一脈延；彈丸雖號蕞爾國，問鼎猶傳七百年。大明天子雲端裏，自天草詔飛黃紙；印綬遙從赤土頒，衣冠幸不珠崖棄。使星如月照九州，王號中山國小球；英篋雙持龍虎節，繡衣直指鳳麟洲。從此包茅勤入貢，豔說扶桑繭如甕；酋豪入學還請經，天

王賜襲仍歸。爾時國勢正稱強，日本猶封異姓王，只戴上枝歸一日，更無尺詔問東皇。黑面小猴投袂起，謂是區區應余界；數典橫徵貢百半，兼弱忽然加一矢。鯨鯢橫肆氣吞舟，早見降幡出石頭；大夫拔舍君銜璧，昨日蠻王今楚囚。畏首畏尾身有幾，籠鳥惟求寬一死；但乞頭顱萬里歸，妄將口血羣臣誓。歸來割地獻商於，索米仍輸歲歲租；歸化雖編歸漢里，畏威終奉嚇蠻書。一國從茲臣二主，兩姑未覺難爲婦；稱臣稱姪日爲兄，依漢依天使如父。一旦維新時事異，二百餘藩齊改制；覆巢豈有完卵心，願器略存投鼠忌。公堂纔錫藩臣宴，鋒車竟走降王傳；剛聞守約比交鄰，忽爾廢藩夷九縣。吁嗟君長檻車去，舉族北轅誰控訴；鬼界明知不若人，虎性而今化爲鼠。御溝一帶水溶溶，流出花枝蝴蝶紅；尚有丹書珠殿挂，空將金印紫泥封。迎恩亭下蕉陰覆，相逢野老吞聲哭；旌麾莫覩漢官儀，簪纓未改秦衣服。東川西川弔杜鵑，弔父宋父泣鸚鵡；興滅會無翼九宗，賜姓空存殷七族。幾人脫險作逍遙，幾次流離呼伯叔；北辰太遠天不聞，東海雖枯國難復。氈裘大長來調處，空言無施究何補。只有流球郵難民，年年上疏勞疆臣。

越南篇甲申

於戲我大清，堂堂海外截。封貢三屬藩，有若古三葉。流球忽改縣，句驪不成國。右臂既恐斷，兩足復悲別。今日南越南，戎夏又交捩。茫茫弔禹迹，眼見日垂刺。溯當始禍萌，事由一身斃。無端犯王師，妄持虎須捩。天威震疊久，又恐張撻伐。當有祇教僧，教以求佛法。銚鹿急難擇，飲鳩姑止渴。爾時路易王，挾強逞饕餮。假威許蒙馬，染指思食髓。雖逢國步艱，鞭長遠莫及。南北萬里海，從此生交涉。道咸通商來，來往寄蕃舶。偶思許田假，遂挾秦權喝。搏兔逞獅威，含鼠縱鴟嚇。可憐維雄王，齏齏正似鴨。豐岐初王地，手捧土一撮。弱肉供強食，一任鸞刀割。神弩不能飛，天柱亦隨折。尾擊須彌翻，掌鳴太華孽。山河寸寸金，攫取到手滑。新附裸狼脰，今復化鬼隲。海口扼爾吭，定知國難活。同治中興初，滇南擾回鶻。購運佛郎機，苦嫌鳥里闊。時有西域賈，請從閩道達。直溯富良江，萬里若庭闈。

一符挾萬槍，絕無吏糾察。歸言取九真，無復煩兵卒。但鳴一聲礮，全國歸鈐轄。豕蛇薦食心，聞此益堅決。遂以法王法，運彼廣長舌。到今割地約，終畫花名押。緬稽白雉來，初見於越納。眉珠竊終歸，每每附南粵。顯與等附庸，思摩當一設。或隨降王挺，或拜夫人節。中間賢太守，龍度推士燮。遠地日歸化，常朝非荒忽。唐初設都護，窮海益震懼。安南僅道屬，何嘗稱國別。陵夷五季亂，漸見蠻夷猾。曲矯與吳丁，擁兵日猖獗。方嘆黎侯微，又歌李華發。陳氏甫代齊，虞公復不臘。中朝節度名，初未敢抹殺。帝號聊自娛，後乃縱僭竊。壯哉英國公，桓桓仗黃鉞。三擒名王歸，懸首在觀闕。龍編入鱗册，得地十七八。復古郡縣治，南人咸大悅。狼子多野心，豨勇復冒突。疆場互彼此，王命迭予奪。遼明中葉後，中乾國力竭。置君無定棋，遣將多覆轍。遂議珠崖棄，坐視金甌缺。魏峨鬼門關，從此淪異域。夜郎妄比漢，更有吠堯桀。黎莫新舊阮，此亡彼興勃。版圖二千年，傳國數十葉。雁去復雁來，狐狸更狐措。蠻觸雖屢爭，同種出路越。得失共一弓，磨擊非兩鉞。而今入法界，盡將漢幟拔。吁嗟銅柱銘，真成交趾滅。乾隆全盛時，四海服鞭撻。忽有黎大夫，求救隄邱葛。興滅字小邦，皇皇大義揭。出關萬熊羆，一月奏三捷。元夜失崑崙，忽爾全師蹶。猿鶴與沙蟲，萬骨堆一穴。爾時金山平，國威震窮髮。方統羽林軍，大會長楊獵。西北五單于，涇橋伏上謁。當此我武揚，何難國恥雪。鵬剿索倫兵，人人肅慎箝。倘命將軍行，徑取此獠殺。廢藩夷九縣，明正蹊田罰。赤土與朱波，左提復右挈。凱樂奏兜離，文化拓蒼頡。或者南天南，盡將海囊括。胡爲奸虜謀，轉信中行說。金人作代身，非人究是物。桃根將李代，豈意防蟲螫。是何黎邱鬼，變態極詭譎。謂秦豈無人，爾蠻何太黠！妄稱佛誕日，親拜天菩薩。化身糜波旬，竟許日三接。直從仇虜中，躋之親王列。哀哀馬革尸，棄置情太恕。寶鼎納神姦，於史更污蔑。明明無敵兵，忽當小敵怯。豈其十全功，勢成強弩末。抑當倦勤年，樂聞有苗格。每論武皇功，怪事呼咄咄。噫嘻大錯鑄，奚啻九州鐵？邇來百年事，言之更登頽。國小亦一王，乃作無賴賊。烏嚙十總兵，象盜縱出沒。國餉藉盜糧，公

與海寇結。嗣後紅巾亂，更作狼鼠窟。外人詰庇盜，遇事肘屢掣。王師迭出關，徒作驅魚獺。聞今越南王，自視猶豫薛。君臣共鼯睡，忘是他人榻。無民即無地，地維早斷絕。黃圖轉綠圖，舊色盡塗抹。譬如黑風船，永墮鬼羅刹。何時楚南土，復編史檣杙。滇粵交犬牙，無地盡甌脫。舐糠倘及米，剝膚恐到骨。不見彼波蘭，四分更五裂。立國賴民強，自棄實天孽。不見美利堅，終能脫羈縲。我來浪泊遊，仰視鳶跼跼。神祠銅鼓聲，海濤共嗚咽。精衛志填海，荆卿氣成蠟。安得整乾坤，二三救時傑。共傾中國海，灑作黃戰血。地編歸漢里，天紀亡胡月。

九一

去年六月間，琉球故王尙泰卒於日本東京，余在新聞紙上見其訃告，書「侯爵尙泰家扶」字樣；蓋王降後，侯於日本，家扶者，府中長史之稱也。余感慨不能自禁，口占一絕云：「千年噩夢漢珠崖，一夜降王走傳車。哀絕伊川披髮者，忍更侯邸問家扶？」公度見此詩，其感又當何如！

九二

在楚卿箋上見有曾重伯（廣鈞）見懷之作，自署曰中國之舊民，原稿未以相寄，然故人拳拳之意，致可感也，錄之：「海外鷗鵬憶鸞鳩，蟋蟀朝菌各春秋。多君詩界新無敵，容我潮音擅一漚。難與瀏陽爭甲首，況聞巨子泛辛頭。嗟余五嶽嶮峒氣，偃蹇中原過十愁。」

九三

李亦園（希聖）當辛丑回鑾時，有感事詩數十首，芳馨悱惻，湘纍之遺也；今得見其二，錄之：『天遣多情有別離，綠楊枝外抵天涯。粉蛾點滴牽絲出，金雁零丁怨柱移。錦字無多裁恨遠，重簾不捲放愁遲。高唐夢雨相逢道，賦就春寒已後期。』『帝子苔痕玉座青，鷓鴣啼處雨冥冥。北門劍珮迎蕃使，南極風濤接御亭。江海佳期愁晚晚，水天舊事夢娉婷。秦絲解與春潮語，一曲離燕忍淚聽。』其風格在少陵、玉谿之間，真詩人之詩也；特此二章已須人作鄭箋耳。

九四

昔同學潘鏡涵者，乙未、丙申間及南海之門。時南海好言佛，而鏡涵契證獨深，實行坐禪刻苦工夫，吾亦不知其造詣何若也。顧聞同人，頗謂其歌哭無端，有類狂疾。丁酉秋，余在上海，聞鏡涵以丁母憂嘔血盈斗，一慟死矣，驚惋久之。今春返香港，友人存其遺墨一紙者，丙申臘遊桂林舟中作也。七古一首云：『昨日忽悲空王喜，壽王不解空王諦；今日忽喜空王悲，空王却忘壽王歲。壽王純想飛想欲學禪，空王故使壽王聲聞入塵世。塵世紛拏不可親，壽王祇得太虛作搖曳。悲哉須彌界裏日月長，四大海水圍中央。蓮花出沒不得見，祇見清風世界徐送香。西方有一星，東方一太陽。曝物育物不留物，逐之何苦過倉皇？流轉生死種種是，九十一說非荒唐。烏乎！苦惱衆生根器太棉薄，可驚可怖復可傷。』七律四首云：『幾生

灰劫問瞿曇，百結繩頭已不堪。太一獨留行九九，玄虛無據釋三三。精流日月形何在，族合龜龍性可參。知是別圓通法旨，滿天雲雨護伽藍。『寒江落魄意蒼涼，憔悴行吟我自傷。颯颯揮紅日盡，英雄飄發大風狂。茫茫海水容魚鼈，莽莽關山逐虎狼。身世無聊忽有主，和南應是梵天王。』西山日落到龍宮，龍樹依稀拱日紅。今去已經無量劫，再來是否此狂童？金輪頂上諸峯擁，明月江前一葉通。我讀華嚴得自在，山河大地任飛鴻。『沉沉心事着無邊，半壁寒燈照巨川。壯歲始參人我相，現身聊作水雲緣。無多別業能容世，祇有靈光欲接天。海鳥忽驚漁鼓落，空中還自俯坤乾。』讀此諸篇，鏡涵其果非狂也，根器深遠矣。游戲人間，撒手一哭，悲夫！

九五

鏡涵又有贈家兄君力（啓田）一詩云：『君能飄泊我能狂，獨有生靈且費商。縹緲昆侖悲白首，蒼茫人海入愁腸。空同不住儒冠客，葱嶺能來南面王。是道是魔純是想，好從飛處認微茫。』又有贈龍贊侯（煥倫）詩，中四句云：『大地山河斜倒影，荒邱神鬼問餘灰。天人分際君應識，滄海倉皇志莫頹。』

九六

吾鄉張南山先生，近代耆宿，與九江（朱先生次琦）東塾（陳先生澄）齊名，而尤以詩聞。余最愛其俠客行一首，錄之：『貴人烜赫門如山，門前鷹犬日日不得閑。（一解）高堂華屋，大酒肥肉；粉白黛綠，哀絲豪竹；貴人不

足。(二解)貴人不足，鷹犬僕僕，天陰鬼哭。(三解)鬼哭聲啾啾，怪樹啼鶴鶴，客從何方來，下馬直上酒家樓。
(四解)寒風如刀雪如水，酒家樓頭劍光起；明日喧傳貴人死。(五解)』

九七

上海會志恣，留學東京音樂學校有年，此實我國此學先登第一人。今日不從事教育則已，苟從事教育，則唱歌一科，實為學校中萬不可闕者。舉國無一人能譜新樂，實社會之羞也。曾君頃編一書，名曰教育唱歌集：凡為幼稚園用者八章，尋常小學用者七章，高等小學用者六章，中學用者五章；皆按以譜，而於教授方法，復懇切說明。凡教師細讀一過，自能按譜以授。從此小學唱歌一科，可以無缺矣。吾見刻本，不禁為之狂喜。原詩卷首有『告詩人』一條，足為文學家下一針砭而增其價值，茲錄如下：

曰戀，曰窮，曰狂，曰怨，四者古今詩人之特性，舍此乃不足以成詩人。其為詩也，非寒燈暮雨，即血淚冰心；求其和平爽美，勃勃有春氣者，鮮不可得。且好為微妙幽深之語，務使婦孺皆不知，惟詞章家獨知之，其詩乃得傳於世。總言之，詩人之詩，上者寫戀窮狂怨之態，下者博淵博奇特之名，要皆非教育的、音樂的者也。近數年有矯其弊者，稍變體格，分章句，間長短，名曰學校唱歌，其命意可謂是矣。然詞意深曲，不宜小學，且修辭間有未適，於教育之理論實際病焉。雖然，是皆未得標準以參考之耳。歐美小學唱歌，其文淺易於讀本。日本改良唱歌，大都通用俗語。幼稚習之，淺而有味。今吾國之所謂學校唱歌，其文之高深，十倍於讀本；甚有一字一句，即用數十行講義，而幼稚仍不知者。以是教幼稚，其何能達唱歌之目的？謹廣告海內詩人之欲改良是舉者，請以他國小學唱歌為標本，然後以最淺

之文字，存以深意，發爲文章。與其文也寧俗，與其曲也寧直，與其填砌也寧自然，與其高古也寧流利。辭欲嚴而義欲正，氣欲旺而神欲流，語欲短而心欲長，品欲高而行欲潔。於此加意，庶乎近之。

其所編之歌，亦煞費苦心，如其『告詩人』篇中之言。茲摘錄數折：

老鴉（幼稚園用）

老鴉老鴉對我叫，老鴉真正孝。老鴉老了不能飛，對着小鴉啼。小鴉朝朝打食歸，打食歸來先喂母，自己不吃猶是可，母親從前喂過我。

馬蟻（尋常小學校用）

馬蟻馬蟻到處有，成羣結隊滿地走。米也好，蟲也好，啣了就往洞裏跑。誰來與我爭，一齊出仗，大家把命拚。不打勝仗不肯回，守住洞口誰敢來？好好好！他跑了。得勝回洞好。有一處，更好住，要做新洞大家去。

莫說馬蟻馬蟻小，一團義氣真正好。人心齊，誰敢欺？一朝有事來，大家都安排。千千萬萬都是一條心，鄰舍也是親兄弟，朋友也是自家人。你一擔，我一肩，个个要爭先。你莫笑，馬蟻小，義氣真正好。

黃河（中學校用）

黃河黃河出自崑崙山，遠從蒙古地，流入長城關。古來聖賢，生此河干。獨立堤上，心思曠然。長城外，河套邊，黃沙白草無人煙。思得十萬兵，長驅西北邊。飲酒烏梁海，策馬烏拉山。誓不戰勝終不還。君作饒吹，觀我凱旋。

九八

有自南昌以譚壯飛遺詩一章見寄者，蓋戊戌入都留別友人之作云。吉光片羽，願與來者共寶之。詩

云：『家國兩愁絕，人天一燦然。祇餘心獨在，看汝更千年。世界幾痕夢，微塵萬座蓮。後來憑弔意，分付此山川。』

九九

鄉人有自署東莞生者，以無題八首見寄，哀豔直追玉谿，而言外之美人芳草，字字皆湘纍血淚也，亟錄以
諗同好者。但兼葭伊人，尙希示我姓字耳。詩云：『長門幽怨訴年年，身住蓬萊學散仙。思子臺空吹暮雨，
回心院冷鎖寒煙。早傳滄海填精衛，苦聽荒山叫杜鵑。誰遣蝦蟇吞魄去，幾回翹首望團圓。』幾聞滄海
變桑田，見慣麻姑亦可憐。雲霞鼎湖龍去日，塵荒華表鶴歸年。嫦娥應悔偷靈藥，天女偏愁欠聘錢。八駿
不來桃又熟，瑤池昨報宴羣仙。』庭院深深閉暗塵，西風殘照易黃昏。相思相望成終古，愁雨愁風又一春。
怨到湘妃惟有血，招來宋玉已無魂。團團記得年時月，酒冷燈昏不忍論。』覽鏡雙蛾獨自羞，怕隨鄰女鬪
風流。泥人春病全無狀，誑我歸期又是休。紅袖背人惟有淚，白雲望遠不勝愁。章臺夾道車如水，日暮
珠簾莫上鈎。』紫臺一去苦相思，馬角烏頭可有期？尺帛漫傳蘇屬國，千金誰贖蔡文姬？素衣珍重休教
染，紈扇飄零且莫辭。回首秋波應一哭，樓臺甲帳已全非。』一雨桃花委馬蹄，東風狼籍黯悽悽。惱人天
氣春如醉，似水年華日又西。連夜夢魂煩鎮壓，一春心緒總淒迷。鞭絲漫指關山道，紅雪紛飛鳥亂啼。』
『誰向修羅問夙因，塵寰一謫苦沈淪。劇憐雞犬雲中客，盡是蟲沙劫後身。回望風雲俱慘淡，過來花鳥亦
精神。蓬山此去無多路，青鳥殷勤好問津。』玉樹悲涼唱後庭，琵琶胡語不堪聽。紅羊失記何年劫，白雁

淒聞故國聲。縱盡春蠶絲有恨，淘殘秋水浪難平。沈沈心事無人識，獨倚銀屏待月明。」

一〇〇

美人香草，寄託遙深，古今詩家一普通結習也。談空說有，作口頭禪，又唐宋以來詩家一普通結習也。狄楚卿之詩，殆兼此兩種結習而和合之，每詩皆含有幽怨與解脫之兩異原質，亦佳構也。茲錄其近作一章：『又有東風拂耳過，任他飛絮自蹉跎。金輪轉轉牽情出，帝網重重釀夢多。珠影量愁分碧月，鏡波掠眼接銀河。爲誰竟著人天界，便出人天也奈何。』此體殆出於譚瀏陽。瀏陽詩：『無端過去生中事，兜上臙朦業眼來。』徐甲儻容心懺悔，願身成骨骨成灰。『死生流轉不相值，天地翻時忽一逢。却喜無情成解脫，欲追前事已冥濛。』等句，皆是也。

一〇一

平等閣詩話錄蟄菴感事五絕云：『十日層樓九風雨，三年故國百思量。逢人怪道春憔悴，不信聞歌覺小傷。』別夢依稀過謝橋，心中風雨暗蕭蕭。自從拾得楊花片，不見章臺見柳條。』別來細雨聞孤館，歸去華燈爛九枝。悵望青溪神女曲，去年今日蔣神祠。』秋河別夜太淒涼，一曲伊州淚萬行。愁絕五陵年少事，金鞭玉勒送王昌。』宮扇葳蕤半褪金，一篇哀麗舊傷心。他時漫滅無文字，留得情人宛轉吟。』蓋迴鑿時之作也。吾昔在京師，與蟄菴連輿接席者歲餘，見其詩最多。余最喜其二絕云：『回首東風淚滿巾，舊

歡新夢覺無因。醒來正是黃昏雨，車馬中原有暗塵。『落日黃沙塞草枯，朔風前夜雪平鋪。漢唐遺壘模糊甚，還有陰山鐵騎無？』又丙申春，余出都，蟄菴贈行一首云：『樓頭缺月夜向曉，騎馬與君相送行。前路殘春亦可惜，柳條藤蔓有啼鶯。』

一〇二

平等閣詩話又載惺庵有留別居東同人迴風辭四章，詩云：『日暮思君苦未來，飛紅狼籍舊亭臺。沈沈遠夢迷千劫，慘慘新詞賦八哀。心比梧桐疑半死，淚如殘蠟漸成灰。玉關人老愁何極，窈窕春星望幾回。』此去風雲方百變，側身天地更何之。行吟芳草無歸路，倚遍銀屏繫所思。別有溫柔馨一握，是它幽怨亂千絲。轉轡永夕煩懷抱，誰獨西風黯別離？『艱難行路黯魂銷，帝遣巫陽賦大招。愁雨愁風才易盡，傷春傷別意無聊。相看鏡匣驚消瘦，暗繫香囊慰寂寥。獨自思量自凝竚，碧城十二總迢迢。』手按殘紅不忍看，輕寒無賴倚闌干。陰晴未定天如醉，痰疾方迷淚易彈。舊恨尊前歌昔昔，新愁簾外雨潺潺。傷心思婦遼西夢，冷快空閨人未還。』又將發江戶留別日本祭詩龕詩社四律云：『颯輪萬轉重行行，向夕扶桑少客星。久託逍遙消塊壘，略無名刺訝公卿。相看鄴下諸豪俊，應憶江東老步兵。好事若煩志流寓，石橋門巷認東櫻。』消瘦西風褪帶圍，多愁多病賞心違。參差玉管吹誰思，冷落瑤箏獨自歸。虛負花開歌緩緩，只憐人去夢依依。繁英繡甸渾如昨，已是差池燕子飛。『聲聲拍枕下關潮，歷劫成塵恨不消。三五團圓輕惜別，萬千哀感及今朝。虛傳打槳迎桃葉，獨上離亭泣柳條。半嚮銷凝前夜夢，帷燈一穗冷殘宵。』『怕聽陽關』

第四聲，河梁攜手若爲情。掉頭不肯留詩卷，懷刺應知少送迎。燕領虎頭空萬里，飄鷺泊鳳怨三生。阿誰識得臨歧感，更與慇懃唱渭城。」

一〇三

余年來絕少爲詩。正月從橫濱返國，將經神戶，舟中晨起得一首，意味淺薄，不足道也；姑存之以塞紙。『皞皞朝曦浴萬山，泠泠風磬下人間。悠悠雲影隨明翳，落落漁謳自往還。點點白鷗沒浩蕩，峯峯神女嘯空頑。此中多少天機在，卻是勞人不得閑。』將至上海，有所感觸，欲爲一長古，未成；中有四句云：『未至吳淞三百里，海波已作江波色。我生航海半天下，氣象無如此雄特。』此實可見我祖國意態之雄傑。黃河下流，演爲黃海，不待論矣；即揚子江入海之力，不亦已氣象萬千耶？

一〇四

戊戌六君子中，劉裴邨先生尤醇粹嚴肅。吾昔所爲傳，未能表揚其學行之十一也。去歲有以先生之衷聖齋詩鈔見貽者，全屬古體，已擇登詩界潮音集十餘章。今夏有友自蜀來，口述先生近體詩九首，雖瀏覽景物之作，然穆然可見其爲人，乃錄以貽當世：『春激眷幽遇，野楸立拳鷺。忽驚銜得魚，飛過蝦蟆渡。』(觀音巖津口)『沙瀨月有聲，娟娟何妙可。夜涼足清絕，時復見漁火。』(觀音巖)『幽林不逢人，空澗響鳴屨。時曙麋鹿蹤，疏疏碎黃葉。』(幽林)『彩翠浴鳴禽，孤舟泊斜堰。佳人杳難即，心與雲俱遠。』(失題)『獨立極蒼茫，夕

陽臨迴野。風吹萬里心，歸鶴長松下。』(野外)『松根有茯苓，呼童且休劚。不見今時枝，猶爲古人綠。』(古松)
『山路不逢人，舉頭忽歸鳥。茅亭暝色多，斜日下林杪。』(山中)『江南逢八月，春風猶未歸。萬綠接平曠，山
山橫翠微。』(江南)『松口來雲斷，江陰秀嶺浮。一帆斜日裏，又過秣陵秋。』(晚秋)

一〇五

四年前從友人扇頭見畫一幅，題畫六章，一曰羣羊，二曰有老，詩畫雙絕，心好之，詢知爲賀醴芝作也。屢欲以入詩話，然不能全記憶，滋耿耿焉。今有以原詩相貽者，且加以張弓五章，皆名詩也，錄之。

羣羊三章

羣羊在山，斲彼秋草。質霜其黃，終日不飽。(一解)羣羊突圍，踐我秋蔬。朝食所需，羊口之餘。(二解)羣羊入戶，磨
觥相觸。投以鹽羹，不饜其欲。(三解)

有老三章

有老扶藜，日夕不歸，南山路迷。(一解)商籟滿谷，猥獠相逐，老人躑躅。(二解)斜景匿光，翔麟繞場，老人徬徨。
(三解)

張弓五章

張弓引滿，不可失機。立表測景，不可後時。火已燎原，水已潰隄。焚溺多憂，爾猶遲遲。(一解)抱薪救火，祝融愈驕。
沈璧塞河，河伯自豪。長蛇緣木，破彼鵲巢。有母戀雛，驚翔悲號。(二解)皇天何私？匪德不右。我瞻東土，行亦有
臭。如何興我，我邦傾覆。豈爾得天，惟我召寇？(三解)孤兒號天，眷念慈母。懷抱三年，棄我不有。日暮苦飢，隨

人奔走。兒今無歸，匪兒之醜。(四解)長鯨奮鬚，白波山立；鼓雷噴雨，寐魚潛泣。遼海潮腥，淫威不戢。箕子無靈，我何嗟及！(五解)

一〇六

君遂頃以懷人詩八章見寄，殆去歲作也；其自序云：『羈跡逆旅，北風淒其。歲暮懷人，百端交集。瞻山河以哀吟，復撫膺於逝者。作懷人詩。』其詩云：『章氏文章何若？價重梨洲衡陽。竄使非種鋤去，畏壘來茲大穰。』(太炎)『江都天人三策，太平十二王通。勿謂卮言無當，終見九洲大同。』(明夷)『歎長夜兮漫漫，況來日之大難。恥并腥羶民族，裂此塗炭衣冠。』(子民)『道不同而爲友，古有申胥伍胥。竟作懷沙屈子，猶瘞亡國大夫。』(天囚)『我所思飲冰子，一水蒹葭千里。子無謂秦無人，獨不見噶蘇士？』(任公)『人言病夫老大，我見支那少年。東方盧梭有幾，申叔夫子最賢。』(申叔)『驚才不可一世，嗚呼其人已亡。空向黃墟感舊，可憐鄰笛山陽。』(曼君)『時誦卷中佳句，幽憂爲疾難禁。詩人而爲邊帥，房琯復見於今。』(無悶)

一〇七

與熱厂不相聞問者七年矣。有自津門以其近作五章見寄者，使我感舊情懷，不能自禁，亟錄之：『悵臥春歸十日陰，落花臺殿更情深。被欄碧葉如相語，辭世青鴛不可尋。物外精藍誰捨宅，亂餘梗莽漸成林。迷陽卻曲饒憂患，那得端居長道心？』(崇效寺看花)『在山猛虎今無用，蔽日浮雲終古陰。三穴未營僂兔計，

一官真擬汨羅沈。頗聞賈誼酬宣室，徒遣相如賦上林。惆悵故人成獨往，江湖滿地有遐心。（送蔣惺甫侍御）
『遠下鸞皇閉九關，更無鷹隼擊秋原。匡牀諫草收殘篋，歸路荷花感聖恩。一郡江湖閒不極，五更朝鼓斷相聞。王居虛有橫流歎，又向新亭悵失羣。』（送王撫州乃微之官）『十年虛鍊媧皇石，萬里遙經黑水祠。吾道聖賢輒相許，夢中謫泣復誰知？還休暫動誠何意，悵望蕭條併一時。此去共傳邊郡美，使君獨有髻如絲。』（送秦曲靖樹聲之官）『終年咄咄無一字，去日悠悠有億塵。自信勞生行未已，偶來盃酒坐相親。醉歸馬上聞孤柝，倦枕雞聲滿四鄰。除卻垂腰煩惱帶，不妨歌笑逐時新。』（癸卯除夕）

一〇八

有以觀物篇四章見寄者，自署曰雪如，樂府中之逸品也。誦其詩不獲交其人，悵望何已！詩如下：

崇巖傷門第隔也

崇巖峯崿高插天，膚寸薄植生其巔。盤根據附一萬年，傲岸日月餐雲煙。萬蘿欲攀杳無緣，翹首仰睇涕淚漣。松柏蔽虧灌莽間，燒塢斥薄紛聚羶。雖爾勁立氣骨堅，牛羊斧斤不爾全。到頭碌碌逾底然。

細萍嘆教澤衰也

細萍甫生子，一朝兩朝綠貼水。衆草初萌芽，忽然遍地青牙牙。崇蘭幽，老梅古，岑寂無聊厭風雨。問爾曷爲生不蕃？貴種無競力，異族且復蹂其藩。崇蘭老梅泣無言。

大鵬歎賢否混也

大鵬苦無風，僵伏北海隅。燕雀喜得地，談笑營巢居。鸚鵡識戒殺，枵腹不得飽。豺虎龐且碩，彎彎厲牙爪。鳳凰栖栖無所如，鷓鴣以鼻噴其愚。麒麟宛轉泣刀俎，天生此材供作脯。

級楮病粉飾也

級楮不可當衣，啜水不可代糜。刻鵠類鶩縱形肖，畫地作餅將無飢。黔山驢，遼東豕；彼何爲乎聊復爾。鬪中犬，吳中牛；吠所未經喘所怪，淄澠氣味深相投。吁嗟公等莫歡譖，屠伯磨刀正霍霍。

一〇九

嘉應楊備子惟徽，人境廬詩弟子也。其理想風格，皆如今而孕古，人境有傳人矣。錄其秋感四章：『昂藏七尺軀，農夫寡所異。自從覽圖史，冥想際天地。欲放一隙光，微燭造物秘。理窟洞元素，機體究形器。上循已往情，下測未來事。縱橫空時間，神經爲激刺。二百萬年後，懸知滅人類。汲汲鞭影心，憂患紛總至。誰能挈長繩，繫住羲和轡。噫吁人間世，如何有文字？』扶桑之新國，旭光曜華胥。歐花與美果，移植俱扶疏。嶺南大癡子，渴慕五載餘。一朝出門去，忍絕高堂裾。江流送遊子，片刻容躊躇。明日滄海上，白沫吹大魚。飛鳥天際沒，竟使雙輪如。到此望鄉國，魂夢猶蘧蘧。東京五月中，寒雨振林於。俯鏡江戶流，仰攀駿河墟。不見紅櫻爛，惟見黃塵噓。行行大道旁，羣兒皆軒渠。晚余便爾汝，謔笑互吐茹。歐洲視猶太，亦是同文書。信彼類族誑，嗟我兄弟與。輾轉上學去，淹留逮秋初。學語慚小兒，聽講充鈔胥。但令珠混魚，胡乃芋賦狙。仰天涕淚橫，懷抱不可攄。糞丸轉蜣螂，甘帶嗜蛆蛆。勿怨黏網苦，卻恨

兩翼舒。噫吁人間世，如何有舟車？『莽莽五大洲，歐亞共非墨。蠕蠕億千形，黃白暨棕黑。十八世紀中，西土忽轉側。強大六七分，各事關疆域。沙島爭一粒，冰洋探兩極。縱橫地球圖，妄自占顏色。天賦羣民族，遠征騁帝力。怒潮撼東方，洶湧不可塞。咄咄扶桑夷，感覺富腦識。蜻蜓冲霄飛，勢搏九萬翼。朔風吹血腥，一擊天鵝殞。名實此舉兼，仗義宣詔敕。德色慮糧鋤，陰謀實鬼蜮。而我黑甜鄉，竟滋他族逼。雷池不敢越，中立若割漚。保全與瓜分，且暮誰能測。革命與保皇，攻擊令人惑。專制戰立憲，大勢已敗北。萬流旋一渦，性命在頃刻。山河痛神隕，臣妾悼兆億。土崩無拓都，瓦全有么匿。劣根成痿痺，久矣負天職。九頓訴閭闔，竊恐不得直。眼看此種人，終古受壓抑。念此勿重陳，重陳淚交臆。噫吁人間世，如何有家國？』『秦初有人類，誰能究厥始。猿猴祧遠祖，之說未敢是。動物之一部，或想當然爾。混沌未鑿時，茫昧富玄理。惜哉陳死人，一眠不復起。至令萬劫後，攷索到石史。地殼辨影形，種源溯遷徙。適者能生存，人羣蛻化耳。茲論已出世，一切俱披靡。法輪轉世界，釋典殆枝指。靈魂同主宰，耶約亦談詭。知死不知生，孔雖有微旨。余今獨棄置，胸中填塊壘。濁酒不能澆，放言且掌抵。盜蹠爲柳弟，丹朱固堯子。草間微箕活，粟食夷齊恥。宏範與世傑，同胞異函矢。三桂與定國，末路共薺芷。況乃號咷生，驚心憂患裏。及其還大虛，瞑目含笑矣。地獄勿恐怖，天堂勿歡喜。賢愚一蓬蒿，侯王殉螻蟻。逆旅天地中，過客竟若此。所以古今人，苦樂不自止。夜長怨美人，日短惜志士。容顏頻看鏡，功業輒拊髀。噫吁人間世，如何有生死？』

一一〇

友人悔餘生，九江先生再傳弟子也，不欲以文章顯，故吾爲隱其名。吾於十二年前，聞其爲人，偕亡友陳通父兩度訪之，不遇。近兩年來，彼此三度過從，皆相左。至今未得見顏色也。顧相慕日益饑渴。頃得其近詩數章，拉雜錄入詩話，以志因緣。題三十小像云：『食肉何曾盡虎頭，卅年書劍海天秋。文章幸未逢黃祖，襤被今猶窘馬周。自是汝才難用世，豈真吾相不當侯？須知少日擎雲志，曾許人間第一流。』井蛙穴鼠豈稱豪，會向天門跳擲高。牛背讀書逢越國，車中奏笛識敖曹。金臺駿骨誰爲購？海上虬髯未易遭。壯志無成人欲老，怕看明鏡有霜毛。』『當年曾說阿龍驕，中歲功名尙寂寥。長劍斫蛟徒有願，短衣射虎故無聊。江東人物誰爲比，海外名流頗見招。挽住狂瀾要身手，不曾瘦損沈郎腰。』『幾曾彈鋏去依人，骯髒平生認此身。鳳泊鸞飄徒自恨，箕張牛憤太能伸。爛羊作尉何堪說，健犢奔車故絕塵。不學王郎悲斫地，倚天狂笑萬花春。』『意氣猶堪撼百城，目星舌電幾縱橫。臥龍自昔勞三顧，大鳥他年會一鳴。何用升天與成佛，且當結客更論兵。關河異日無窮事，待看書生赤手撐。』『春感云：』高冠長劍不言歸，又見天涯燕子飛。太史文章牛馬走，杜陵詩卷鳳凰饑。山雖可買身難隱，海到能填力已微。斗酒欲沾沾未得，江頭準擬典春衣。』『垂柳朱樓大道邊，怕看春氣入歌筵。人間此日知何世，客裏新愁似去年。絕塞寄書情婉轉，廣陵留曲恨纏綿。桃花點點枝頭泪，細雨空山泣杜鵑。』秋感云：『薄寒天氣雨瀟瀟，酒淺愁深未可澆。倚枕但工諧競病，書空常自詫無聊。難迴日馭黃塵遠，會泛星槎碧海遙。孤館秋燈頭易白，五更心

事湧如潮。『春明舊夢認模糊，搖落時芳客思孤。珠箔飄燈歸獨夜，玉釵沾酒泥當壚。人間絕少埋憂地，海上應多逐臭夫。種豆南山亦何恨，不須擊缶唱烏烏。』贈何易一先生云：『鳳泊鸞飄已幾年，牢愁難訴與哀絃。滄桑變後還成世，文字刪餘別悟禪。弔影江潭人欲老，棲身瘴海客如遷。恩仇未了心猶熱，雄劍摩挲向枕邊。』

一一一

日俄戰事初起時，楚卿適在東京，以所作感事四絕見示，余能爲作鄭箋也。其一言日本之愛國：『郎著征裘女脫簪，私情何似國情深？莫愁風露沾衣冷，此是寒閨夜夜心。』其二言政府之安閑：『榻外妖雲百怪陳，但垂鴛帳駐穠春。問他鷓鴣緣何事，袖手神州大有人。』其三言外交之失策：『爲他真個話相思，鏡殿春殘事事疑。昨夜西風今夜雨，明朝消瘦更誰知？』其四言內政之無望：『冉冉天涯遍綠陰，萍吹絮墮意沈沈。思量舊恨都無着，夢雨纏綿直到今。』

一一二

浙江潮第十期，登有自署君木者所作刺時六絕，雖嬉笑怒罵之言，其志固忠厚也。詩如下：『世界有同胞，家族無倫理；愛國忘其親，大哉志士志！』『抵掌談合羣，肝膽映人熱；一言不相中，刀光起同室。』『男

子有血性，奈何以憂死；金尊檀板中，不忍談厭世。」「敦品與立行，環環非公德；廉恥何足論，國民有天職。」「自由復自由，自由肯放棄？醇酒與婦人，甘爲自由死。」「昂頭晉科舉，低頭盼鄉榜；今朝新貴人，昨日革命黨。」

一一三

黃公度臺灣行云：『城頭逢逢雷大鼓，蒼天蒼天淚如雨，倭人竟割臺灣去。當初版圖入天府，天威遠及日出處。我高我曾我祖父，艾殺蓬蒿來此土。糖霜茗雪千億樹，歲課金錢無萬數。天胡棄我天何怒，取我脂膏供仇虜。眈眈無厭彼碩鼠，民則何辜罹此苦。亡秦者誰三戶楚，何況閩粵百萬戶。人人效死誓死拒，萬衆一心誰敢侮？成敗利鈍非所覩。一聲拔劍起擊柱，今日之事無他語，有不從者手刃汝。堂堂藍旗立黃虎，傾城擁觀空巷舞。黃金斗大印繫組，直將總統呼巡撫，今日之政民爲主。臺南臺北固吾圉，不許雷池越一步。海城五月風怒號，飛來金翅三百艘，追逐鉅艦來如潮；前者上岸雄虎彪，後者奪關飛猿獠。村田之銃備前刀，當輒披靡血杵漂；神焦鬼爛城門燒，誰與戰守誰能逃。一輪紅日當空高，千家白旗隨風飄。縉紳耆老相招邀，夾跪道旁俯折腰。紅纓竹冠盤錦條，青絲辮髮垂雲髻。跪捧銀盤茶與糕，綠沈之瓜紫蒲桃。將軍遠來無乃勞，降民敬爲將軍犒。將軍曰來呼汝曹，汝我同種原同胞；延平郡王人中豪，實關此土來分茅；今日還我天所教，國家仁聖如唐堯；撫汝育汝殊黎苗，安汝家室毋譏譏。將軍徐行塵不囂，萬馬入城風蕭蕭。嗚呼將軍非天驕，王師威德無不包。我輩生死將軍操，敢不歸依明聖朝。噫吁噫！悲

乎哉！汝全臺，昨何忠勇今何怯，萬事反覆隨轉睫。平時戰守無預備，日忠日義無所恃。」

一一四

新民社校對房一敝筵，忽有題七律五章於其上者；塗抹狼籍，不能全認識，更不知誰氏作也。中殊有佳語。第一章末聯云：『行矣臨流復一歎，冷然哀瑟奏雍門。』第二章末二聯云：『休矣著書俟赤鳥，悄然揮扇避青蠅。衆生何事干霄哭，隱隱朝廷有笑聲。』第三章首二聯云：『富春江上夕陽微，那有閑情理釣絲。神女何歸洛水綠，聖人不作海波飛。』第四章首二聯云：『黑龍王氣黯然銷，莽莽神州革命潮。甘以清流蒙黨禍，恥於亡國作文豪。』

一一五

君武以其友馬一浮四律見似，蓋刻意學寥冥而神肖者也；今錄二章：『身前不住閻浮界，死後應生他化天。自性華嚴離我我，有情流轉自年年。靜排諸相觀空燄，閒繫千山種白蓮。獨向須彌最高頂，衆生無語月孤圓。』而爲上首無量佛，自生飛行馬一浮。八萬天魔羣擾擾，微塵國土總幽幽。倮蟲無命埋深海，熒惑當年墮石頭。我是虛空創造者，一毛一孔一星球。』

一一六

有投箋者曰：『公灑瀝熱血，喚起國魂，愛國之傑，今古推敬。貴報曲終奏雅，附列詩歌，最發深省。友人唾葦者，長沙志士。感種族之將燼，代一棒於當頭，撰有詩歌，不忍獨嗜，謹介貴報，以備采登。此君於戊戌之變，有句云：「石氣古逾勁，蘭心秋豈搖？」志士誦之，多泣下者。渠游日本東京，它日相逢，此其媒介。』謹讀所寄有滅種吟十二章，以樂府體，鎔鑄進化學家言，而每章皆有寄託，真詩界革命之雄也；其錄之：『悲恐龍：『哀龍哀龍，產於美國槐衣烏密洲，長三丈兮高丈五；前短肢兮後長肢，尾大脊巨氣虎虎。借問此種何處尋？石聖層中時太古。吁嗟乎！此鳥非無同種禽，始祖鳥兮名最尊。無嘴之口森利齒，強莫強兮皆不存。汝與哀龍共血族，恐龍殄滅何速速。白華麗國好戰場，得毋同種相魚肉？』莫捕貓：『請君莫捕貓，留貓捕野鼠。君不見，吉黎山下一叢蘭，移向紐西崙中翻失所。莽莽平原野鼠狂，蜜蜂游此填貪腸。吁嗟乎！蜜蜂游此填貪腸，雄蕊雌蕊空開張；誰銜花粉於其房，蘭種將絕余心傷。又不見，紐西村落蘭欲語，蜜蜂翩翩故容與，傳精送子全恃汝；食蜂野鼠何獨無？此間賴有貓逼處。請君莫捕貓，留貓捕野鼠。』』

（原注：此詩感戊、庚之交捕黨人而作。）『東市骨：『地中海旁風泱泱，麥痕東市燐火涼。中有一洞穿地核，多少遺骨縱橫僵。洞熊洞師與犀牛，其骨龐大無與行。昔時強梁獸中傑，羣獸咋舌神頹唐。汝既不能智，兼之不能羣；平生伎倆弱同種，可憐斷送強中強。獸兮無知不足語，胡爲人也瘞其旁？昂昂鬚眉丈夫子，額高於鼻身手長；千五九六立方糗，是爲腦髓頭中藏；昔年血族衍何許，得毋如獸先自戕？吁嗟乎！洪積時代已

如此，茫茫來日心焉傷。『無針蜂：』澳洲土蜂古無針，小小世界容浮生。胡爲有針之窩蜂，攔入爾界強哉爭？有針者勝無者淪，天演之律胡不平？吁嗟乎！土蜂身後無子孫，窩蜂徒黨方縱橫。『大蟋蟀：』俄羅蟋蟀大且長，秋宵月冷登戰場。籠中骨肉方鬪力，誰知安息新種侵其疆。舊種昂昂猶自戕，謂汝新種身小烏敢當。吁嗟乎！古今勝負洵無常，大者長者翻滅亡，小而智者進化還未央。『善鳴鳥：』西瀛蘇格蘭，有鳥名畫眉，善鳴之技擅一世，自謂雄長枝中枝。何方更產斑畫眉，羣羣而來光奇離，鳴者鄙其不善鳴，嘈嘈唧唧咸忽之。居無幾何彼族滋，昔時故族晨星稀。『枝寄生：』昔年一林青葱葱，廿餘種木杈枒撐，不羈不凌年數更，只餘數木交縱橫。中有一種奇絕倫，十餘新種枝寄生。『甘穆番：』伯令海峽萬態碧，甘穆斯島水中宅。土民十萬孳洪荒，酋長團體矜地僻。誰知他族來綿綿，強權箇箇主爲客，薙之吸之牛馬之，可憐血灑乾坤赤。借問番種羸幾何，數萬愚奴待天擇。『煤層空：』叢林既滅生莓苔，莓苔滅後生微蟲。飛魚滅蟲鳥滅魚，更產他種亡哀龍。非禽非獸過渡時，惟有蝙蝠凌長風。自此遞生鼠兔□，虎豹犀象犬與熊。迭生迭滅殺氣橫，惟熊稍近人乃雄。熊漸滅兮猿愈靈，乃與其所餘禽獸，誓掃山都木客稱霸於山中。吁嗟乎！山都木客戰勝方告終，毛氏猺獠翻戰攻。就中數種心文明，繫之逐之戮之開鴻濛。吁嗟乎！黃白二種爭主盟，危乎一髮櫻黑紅。高等人朽煤層空，生滅滅生何時窮？『前猿劣：』人兮人兮猿化身，人與人猿爭乾坤。後優前劣力不敵，世界猿種幾希存。亞洲之猿亦多族，至今惟餘吉賁、倭蘭兩種猿；斐洲有何猿？名者僅遺戈栗金木之孫子。其餘近人之智猿，惟有美門僻嶺而已矣。吁嗟乎！猿猿戰罷人戰猿，同種異種多戰死。請問猿猿人猿權力強弱何以逼？腦髓重輕比比。『悲舊獸：』君不見，李徒尼亞之野牛，

蘇格蘭國之赤鹿；當時強頌無與京，同種寒心咸側目。更有龐熊產諾威，同此冥頑自魚肉。惜問狀態今何衰，他種炎炎來大陸。況乃生聚繁哉繁，危乎危乎汝舊族。』長角牛：『黑牛戴長角，羣中稱卓卓。欄邊滄海無波瀾，誰知短角來相殘。昔年雄態渺何處，祇今遺骨寒灰寒。約師克見人何愚，僉謂毒疫戕其軀。吁嗟造化胡爲乎，能使短角之牛同時同地災獨無。』

一一七

查嗣庭以『誹謗』蒙大戮，至今言民族主義者哀而敬之。頃偶閱柳北紀聞，載其女遺什一章。女名蕙纒，蓋嗣庭獲罪後，家屬徙邊，驛次題壁之作也。詩云：『薄命飛花水上游，翠蛾雙鎖對沙鷗。塞垣草沒三韓路，野戍風淒六月秋。口讀父書心未死，目懸國難淚空流。傷神漫譜琵琶怨，羅袖香消土滿頭。』蕙纒可謂不媿名父之子矣。

一一八

葉君夢梨，自署江蘇一少年，以近詩數章見寄，讀之穆然想見其人，今錄實詩話：『十幅花箋錄楚騷，江天寥闊雁聲高。地經百戰河山壯，心有千秋魂夢勞。銀燭半闌秋臥月，羅衫斜曳夜磨刀。舊遊如夢那堪說，兩度西風感鬢毛。』片帆浩蕩入風塵，雲水漫漫魚鳥暝。斗酒橫胸縱奇氣，萬花得雨傲殘春。自憐年少凋華鬢，更爲情多作恨人。手縮天龍翔帝闕，五雲深處叩前因。』浮生何事說黃農，兵火撩人劍氣濃。青

史有靈雄鬼嘯，亂山如故白雲封。曉星斗大明滄海，鐵甕潮寒泣臥龍。欲洩芳懷何處是？涉江遙指最高峯。『蓼花吹盡水生紋，漁笛聲淒不耐聞。北望關山空極目，南飛烏雀自成羣。幾家羅襪濕流露，兩處青天夾斷雲。秋盡海門鯨跋浪，故應夜夜夢終軍。』(右四首鎮江晚泊)『百尺危城萬尺山，黃流日夜繞其間。丈夫對此壯顏色，上帝無言獨往還。治亂千年助歌哭，風雷一氣震冥頑。夕陽黯淡江雲黑，寥落秋心問故關。』(右一首金陵)『陰山鐵騎縱橫入，天地無情江自流。痛哭千家思故主，兵戈三月賦同仇。地連東海羞秦帝，手執南冠似楚囚。合與文山參帝闕，兩行血淚話神州。』(右一首江陰懷國應元)『南望珠崖惟一慟，北來胡騎又千重。荒魂夜嘯銅標冷，大漠秋高古壘空。地起崑崙亘河嶽，書傳秦漢數英雄。情絲萬轉無人識，獨上危樓望斷鴻。』(右一首與客談中國邊事有感)『前生渺渺問青史，去路茫茫趁晚潮。何日風雷慰岑寂，即今魂夢也蕭條。瑤池夜宴羣仙醉，渤海雲飛萬象凋。尙記中原全盛日，羽旌百道破天驕。』(右一首黃海舟中)『玉皇舉金扇，秋風渺然至。吹我魂夢飛，忽遇赤松子。攜手上玉京，萬縷暮煙紫。天女鬱雙眉，靈氣吁瑤齒。拾得淚痕歸，寫作相思字。』(右一首秋風)『秦皇兩勁敵，荆卿與子房。白虹起天末，尺劍寒秋霜。博浪飛鐵錐，鸞鳳深潛藏。處士一震怒，天地爲低昂。竟碎獨夫魂，縞素旋相望。白帝泣斷蛇，赤幟入咸陽。一令止苛政，衆生福穰穰。懿歟古之人，俠氣盤中腸。歌哭太無聊，隻手迴滄桑。遺烈各千古，日月同輝煌。況聞聖天子，從古稱武湯。義旗動風雲，萬國傾壺漿。神器歸有德，時謂之小康。青史信不誣，來日知方長。小試得將相，大舉爲帝王。中國好山河，開眼睨八荒。手縮兩白龍，莫邪與干將。大聲呼九京，齒頰餘芬芳。』(右一首讀張良傳書後)『北風搖殺氣，暝色滿神州。年少偏多恨，時危獨倚樓。碧雲何處雨，殘日一

簾秋。玉笛聲聲喚，悠然望帝邱。」（右一首倚樓）

一一九

樂學漸有發達之機，可謂我國教育界前途一慶幸。苟有此學專門，則吾國古詩今詩，可以入譜者正自不少，如岳鄂王滿江紅之類，最可譜也。近頃橫濱大同學校為生徒唱歌用，將南海舊作演孔歌九章譜出，其音溫以和，將鄙人舊作愛國歌四章譜出，其音雄以強，能叶律如是，是始願所不及也。推此以譜古詩，何憂國歌之乏絕耶？今錄其譜如下：

C調 4/4

演孔歌譜之一

1. 3 5 6 | 5 5 5 1 | 0 2. 3 4 | 6 5. 0 5 | 5 3 1 5 |

尼 山 捧 棗， 猗 彼 魯 東。 靈 麟 吐 書， —— 竄 縱 睿 聰。 智

5 1 7 6 | 5 2 3 2 i 0 | 1 3 —— 2 i | 2 i 2 i 6 5 | 5 0 5. i |

周 萬 物， 道 與 天 通。 脫 然 —— 世 表， 豈 不 雍 容。 —— 乃 心

2 3. 2 3 | 2 i 2 —— 0 | 6 5 i 3 | 2 i 2 3 i —— ||

馳 馳， 寶 哀， 愍 —— 蒙。 —— 誓 言 拯 之， 共 其 吉 —— 凶。 ——

C調 4/4 愛國歌譜之一

1. 1	1	6	1	4	2. 1	2. 3	2	1	7	1. 0	4. 4	2. 2	1	1	6	5	5	4	6	5. 5	4. 0				
5	5	4	5	6	7	1	2. 2	1	7. 7	6. 6	5. 5	4. 5	6	7. 7	1.	1.									
天	府	雄	國	言	非	誇。	君	不	見	英	日	區	區	三	島	尙	崛	起	——	沉	乃	堂	堂		
2	——	3	——	4	——	2. 2.	1.	1.	6.	6.	5	4	——	2. 2.	1.	1.	4.	4.	5	6	b 7	1	2		
音	——	中	——	華。	——	結	我	團	體	振	我	精	神	——	二	十	世	紀	新	世	界	雄	飛	宇	內
4.	4	4	5.	5	5	6	2	1	6.	6	6	5.	5	4.	0										
聽	與	倫	？	可	愛	哉	我	國	民	！	可	愛	哉	我	國	民	！	——							

1110

今欲爲新歌，適教科用，大非易易。蓋文太雅則不適，太俗則無味。斟酌兩者之間，使合兒童諷誦之程度，而又不失祖國文學之精粹，真非易也。楊哲子之黃河、揚子江諸作，庶可當之。亞雅音樂會之成立，鄙人嘗應會員諸君之命，撰黃帝四章。該會第一次演奏，即首唱之，和平雄壯，深可聽，但其詞弗能工也。今將譜與文兩錄之。

一 赫赫我祖名軒轅，降自崑崙山。北逐獯鬻南苗蠻，馳驅戎馬間。掃攘異族定主權，以貽我子孫。嗟我子孫無忘無忘乃祖之光榮！

二 溫溫我祖名軒轅，世界文明先。考文教算明歷元，還將醫藥傳。科學思想尋厥源，文明吾最先。嗟我子孫遺傳繼續乃祖之光榮！

三 巍巍我祖名軒轅，明德一何遠！手闢亞洲第一國，布地金盈寸。山河錦繡爛其明，處處皆遺念。嗟我子孫保持勿墜乃祖之光榮！

四 繩繩我祖名軒轅，血胤多豪俊。秦皇、漢武、唐太宗，寰宇威稜震。至今白人說黃禍，聞者顏為變。嗟我子孫發揚蹈厲乃祖之光榮！

黃帝歌譜之一

2 2 2 2 1 | 2 ——— 3 3 | 5 5 6 5 | 3 ——— | 3 3 5 5 |

赫赫我祖名——軒轅，降自崑崙山。北逐獯鬻

6 6 5 5 3 | 2 2 2 2 1 | 2 ——— | 6 6 7 7 | 5 ——— 3 5 |

南苗蠻，馳驅戎馬間。掃攘異族定主——權，以

6 6 5 5 3 | 6 ——— | 7 — 7 6 | 5 5 3 5 | 6 6 5 3 | 2 ——— ||

貽我子孫。嗟我——子孫無忘無忘乃祖之光榮！

又終業式四章：

- 一 國旗赫赫懸當中，華旭照黃龍。國歌肅肅諧笙鏞，漢聲奏大風。借問儀式何其隆？迎我主人翁。於乎！今日一少年，來日主人翁。
- 二 五千年來文明種，神裔君傳統。二十世紀大舞臺，天驕君承寵。國民分子盡人同，責任君惟重。於乎！眇眇一少年，中國主人翁。
- 三 衆生沈痛吾其恫，吾將儲藥籠。國民奮飛吾其雄，吾待毛羽豐。不然赤手雙拳空，壯語終何用？於乎！以何一少年，成就主人翁。
- 四 前途進步靡有窮，一得寧自封？河伯語海含驕容，遼豕真如夢。業耶業耶終未終，來日君珍重！於乎！勉勉一少年，無忝主人翁！

C調

終業式譜之一

2	2	1	2	3.	3	5	—	6.	6	6	6	5	—	0	—	6	6	i	6				
國	旗	赫	赫	懸	當	中	—	華	旭	照	黃	龍	—	國	歌	肅	肅						
5.	6	5	3	2	2	1	1	2	—	0	—	6	6	5	6	i	—	2	i				
諧	笙	鏞	，	漢	聲	奏	大	風	—														
2	3	2	i	6	—	0	—	2.	3	2	i	6	6	5	—	6	6	5	3	2	—	0	—
迎	我	主	人	翁	—			於	乎	今	日	一	少	年	，	來	日	主	人	翁	—		

一一一

客有自署袖東者以五詩惠寄，且媵數語，謂以此爲將來相見第一句之資料云。讀其詩，則宋人風格中之最高尙者，俊偉激越，芳馨悱惻，三復之不忍去也，錄實詩話。東京除夕感事贈叔香云：『鳴鳳不聞龍戰野，夕陽如夢鳥啼煙。將軍自古稱橫海，世變無端欲問天。黃禍聲中諸白帝，紅羊劫後兩青年。人生別有相思處，說向天涯各惘然。』旅居何事最關情？一角紅旗萬喙鳴。燈下談兵掩長涕，樓頭望月怨今生。豈因我輩多癡骨，無奈他家有笑聲。夜半黃龍作人語，年年風雨太縱橫。』白雲渺渺風千里，翠袖蕭蕭筆一枝。縱酒可能銷舊恨？多愁雅不合時宜。近來閱世無他法，解得憐儂是可兒。手執菱花感遲暮，半庭黃葉故吟詩。』陰晴天氣兩蹉跎，遙憶神州喚奈何。忍見河山莽荆棘，祇憑雷雨靖風波。年華如水霜侵鬢，海島飄蓬夜枕戈。從古文章名最小，漫將歲月換狂歌。』青山閱日兵慶賀，天長節感賦云：『甲辰歲云秋，斷髮走扶桑。劍氣拂青雲，海波明空霜。旅居甫十日，枯坐殊徬徨。呼聲忽雷動，萬喙祝天長。言造青山巔，一覽無盡藏。烈日上大旗，巨霆出道旁。耳目相告語，氣象何發皇。偶遇白髮翁，爲我道其詳：此是有阪炮，彼乃村田鎗。鎗炮尙餘事，幸哉國民強。精神與道德，相續而發揚。故能懲暴露，凱歌奏沙場。西風渺然來，感此懷故鄉。興廢無定數，天意終渺茫。欲使國運昌，實恃人謀臧。藐茲一島國，孤峙太平洋。在昔閉關時，慘慘來羣狼。磨牙復磨牙，血肉瀕于亡。一令下新政，辨晰及微芒。於今四十年，撥亂爲小康。嗟余文明國，聲譽冠東方。五嶽峙其蒼，大江流其黃。尙文亦尙武，歷史有榮光。狂瀾忽傾倒，

百川齊橫行。客星掩紫微，巨劫悲紅羊。我皇本仁孝，着念自非常。抱策開明堂，揮戈覽斜陽。鼠兔故無狀，穿穴崩城長。刀下六鳳凰，哀鳴聲鏘鏘。中更黃巾亂，戰氛動八荒。紅海灌神州，血流更湯湯。近史紀波蘭，讀之魂悽愴。百病已纏身，不醫毋乃傷。紫氣吐神京，登高遠相望。願起舊風雲，赫赫振朝綱。華胄滿中原，覆車勿健忘。勉爲大英雄，瑰然留清芳。庶幾吾國威，一飛莫可當。大風表東海，萬古此泱泱。」

一一三

龔定庵有己亥雜詩三百六十首，言近世文學者喜誦之。近頃見人境廬主人亦有己亥雜詩數十首，蓋主人一生歷史之小影也，從其哲弟由甫處得見之。不能全錄，錄關於道心者數章：『亦曾忍死須臾坐，正用此時持事來。今午垂簾春睡起，擁爐拈箸撥寒灰。』『夢回小坐淚潸然，已誤流光五十年。但有去來無現在，無窮生滅看香煙。』『日光野馬息相吹，夜氣沈沈萬籟微。便到無聞無見地，衆蟲仍著鼻端飛。』『亂草刪除綠幾叢，舊花能換日新紅。去留一一歸天擇，物自爭存我自公。』

一一三

日本圍攻旅順軍司令長官乃木希典將軍，自今茲奏捷後，其勇名漸震吾邦人耳目。將軍之長子名勝典，死於金州之役。未幾，將軍統師至金州，嘗有詩云：『征馬不前人不語，金州城外立斜陽。』日人傳誦之。聞將軍得其長子凶耗時，命勿舉葬典，待父子三人之喪皆至，乃合葬云：蓋彼與其次子保典並從軍也。既而

旅順之役，保典亦殉焉。而將軍乃得以戰勝之名譽，至今巋然尙存。日人某爲三典歌以頌之，文曰：「阿兄勝典勇拔羣，阿弟保典武兼文；乃父將軍名希典，一家三典悉從軍。將軍發日告遺志，武夫捨命尋常事；一人戰死勿出棺，留一旦待兩個至。果然南山激戰時，冒險奮鬪失長兒；敵彈無情旅順役，又爲乃木折一枝。接報將軍色不動，將軍不痛聞者痛。棺守夫人感如何，夫人不慟國民慟。君不見，嗚呼忠臣三楠公，殉難報國闔門空；壯烈古今堪相比，三典獻身取遼東。」詩雖平平，然能寫出日本武士道之氣概，讀此而知日人所以享戰勝之名譽者，非偶然也，故錄入詩話。

一二四

太平洋客自美洲寄筆記一則至，有唐瀏陽遺詩數章，余所未見也，錄之：「余戊戌年入長沙，與佛塵同爲時務學堂教習，至相得也。佛塵曾贈余一詩云：『沈沈苦海二千載，疊疊疑峯一萬重。舊衲何因困蟻蝨，中原無地走蛇龍。東山寥落人間世，南海慈悲夜半鐘。用九冥心湘粵會，行看鐵軌踏長空。』湘撫陳公寶箴建議湘粵鐵路，由湘粵兩省人合辦，故末句及之。及戊戌六月，余與韓孔厂葉仲遠出上海，佛塵與學堂諸生祖餞于左文襄祠，席間佛塵執筆成五古一篇，五絕一首。五古名曰俠客篇，辭氣慨慷，讀之怒髮上衝，其全篇已忘之，惟記有「不爲鄉愿死，誓斬仇人頭」二語，漢上勤王之志，肇于斯時矣。政變後，余與佛塵各竄一方。己亥年冬，乃相見於香港，適余將有加拿大之行，佛塵贈我七絕，爲書諸箴，以勵吾志；詩云：「咄咄天心不可常，茫茫塵世幾滄桑。燈花劍蕊深深綠，海國自多南面王。」（下略）」

門人長沙田均一（邦瞻），丁、戊間湖南時務學堂同學也。己亥東來游學，共講席者又數閱月。庚子八月，隨唐瀏陽倡義湖湘，不克，死之。其行誼別有傳，見清議報。今得其遺詩數章，讀之猶凜凜有生氣也。和湯仙洲閒居雜感四首云：『吾友湯生今健者，狂歌痛飲氣無前。尺書斷句勞相贈，幽憤牢愁不可捐。獨立乾坤成嘯傲，暫時離索亦纏綿。不須太息儒冠誤，偃鼠鷓鴣且自賢。』頻年戈馬滿邊城，海上鯨鯢事可驚。款款敵黃金人笑汝，守官赤芾我憐卿。倒阿授柄知非策，揖盜開門太不平。倉葛一呼究何補，斜陽孤島哭田橫。』中興文運盛湘沉，歌舞承平里俗敦。誰使養癰成痼疾，坐令伏莽動羣喧。沈憂妄冀補媧石，小隱無從謀庾園。蒿目時艱軫餓殍，茫茫天意總難論。』少年歲月去堂堂，貧女生涯暗自傷。筵堯廟犧隨命分，行尸走肉太羸尪。好山好水時相遇，爲我爲人有底忙？寒鳥無聲天釀雪，風道日短意傍徨。』古劍一首云：秦耶漢耶不可識，寶氣騰騰躍龍泉。荆軻豫讓幾知己，周鼎殷球同大年。腥血多時生古駭，髑髏無數泣秋煙。何人更問王喬墓，出手寒芒正悚然。右詩爲均一從弟均卜所寄。均卜亦健者，庚子之難，瀕於九死云。

一二六

均一復有寶劍篇云：『雄芒燭霄氣懍懍，朝橫在腰暮作枕。聽雞祖生眠不得，拔鞘起舞寡顏色。荆軻豫讓嗟已矣，千古萬古無知己。不屠仇人腹，風雨鬼夜哭。不斫仇人頭，長虹亘天愁。安得貢入上方任人請，』

一掃天下魑魅白日。』蓋戊戌之作。其時湘中頑紳，反對污鱗，均一憤之，作以見志。今日大局事固茫茫，即前此之與時務學堂反對諸頑物，猶依然張氣傲於社會，吾知均一其未瞑矣。

一二七

上海伶隱汪笑儂，以戲劇改良自任。吾未識其人，大約一種之實行家也。頃上海發刊叢報一種，曰二十世紀大舞臺，其目的即專主改良戲劇。第一號篇首，有笑儂題詞二絕云：『歷史四千年，成敗如目覩。同是戲中人，跳上舞臺舞。』『隱操教化權，借作興亡表。世界一戲場，猶嫌舞臺小。』又揭笑儂小照，自題二絕云：『銅琶鐵板當生涯，爭識梨園著作家？此是廬山真面目，淋漓粉墨漫相加！』『手挽頽風大改良，靡音曼調變洋洋；化身千萬儻如願，一處歌臺一老汪。』儼然詩人之詩，不徒以技名耳。

一二八

二月二十八日，忽得噩電，嘉應黃公度先生遵憲既歸道山。嗚呼痛哉！今日時局，遽失斯人，普天同恨，非特鄙人私痛云爾。吾友某君嘗論先生云：『有加富爾之才，乃僅於詩界闢一新國土，天乎？人乎？』深知先生者，必能信此言之非阿好也。先生於光緒初參何子峨星使（如璋）幕府使日本，其時正值琉球事作，何使所與總署及北洋文牘，吾近頃乃獲見全案。凡往返數十函，殆十餘萬言，皆力主強硬手段，策日本當時國勢，謂我若堅持，彼必我屈，洞若觀火，纖悉周備。其出先生之手者，十七八也。而政府不能用。朝

鮮方將開港，先生力言其外交當由我主持，且擬一約稿致當局，謂朝鮮與他國之交涉，必當爾爾。政府復不能用也。而後此甲午之役，即坐是生紛議，喪國威，蹙蹙以極於今日。使先生能行其志於三十年前，今之中國，豈其至此？余曾游美，彼中人爲余述先生任舊金山領事時遺事：時正值美國工黨倡議全逐華人之時，先生對付彼等之手段，有奇妙不可言者；今非片紙所能盡罄，且勿記之。甲午敗後，日人要我開租界於蘇杭，政府以交涉屬南洋大臣，先生受徵劉忠誠，當其衝焉。忠誠以全權畀之，與日領事珍田捨已會議。珍田氏者，日本第一流外交家，後此曾歷任數國公使者也。先生時持蘇杭爲內地，與疇昔沿江沿海之口岸有別，乃草新約，刻意收回治外法權，珍田竟莫能難。草約已畫押，議達日政府。日政府怒珍田之辱命，乃撤回而抗嚴議於我政府，我政府亦終屈也。而先生所擬之約遂廢。使先生之志得行，則此後中國雖實行門戶開放主義可也。此先生外交上經歷之大略也。其內政上未嘗有獨當一方面之事，故所發表者希。然丁酉、戊戌間，陳泉長沙，首倡保衛局。當時舉國無或知警察爲行政機關所必需者，先生行之數月，輿情翕然。今舉國語警察矣，而丁、戊間長沙保衛之精神，渺乎無存也。故知有治人無治法之說，抑亦信矣。先生治事，文理密察之才，以吾所見國人多矣，未有一能比也。天禍中國，蹉跌之數十年，抑亦甚矣；乃更於其存亡絕續之頃，遽奪斯人，嗚呼！何一酷至此極耶？先生著述百餘萬言，其數年來與鄙人通信則亦十數；壬寅本報中所載師友論學牋，題東海公、法時尙任齋主人、水蒼雁紅館主人者，皆先生之文也。其他述作，或演國學，或箴時局，一皆經世大業，不朽盛事。鄙人屢請布之，先生以未編定，不之許也。嗚呼！先生所以貽中國者，乃僅此區區而已耶？天道無知，夫復何言！先生平生所爲詩不下數千首，其贈

余詩僅二。疇昔以自居嫌疑之地，不欲布之。今者先生已矣，仇先生者亦可以息矣。『平生風誼兼師友，不敢同君哭寢門。』嗚呼！吾安得不屑涕記之？己亥歲暮懷梁任甫云：『風雨雞鳴守一廬，兩年未得故人書。鴻離魚網驚相避，無信憑誰寄與渠。』甲辰冬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甫三章云：『陰風颯然來，君提君頭顱；自言逆旅中，倏遇狙客狙；閃電刃一揮，忽如絳市蘇；道逢兩神人，排雲上天衢；此挹蹇民袖，彼蹇烈士裾；邂逅哭復歌，互訊今何如。君言今少年，大罵余非夫；當報九世讎，折筮笞東胡；逐逐揮日戈，彎彎射天弧；汝輩主立憲，寧非愚復迂？我方欹枕聽，鳴雞驚亂呼；殘月挂危簷，猶照君眉須。遙知白日光，明明曜子軀。子魂渡海來，道有風波無？蛟螭日攫人，子行猶坦途。懸金購君頭，彼輩安蔽辜？在在神護持，天固弗忍誅。君頭倚我壁，滿壁紅模糊。起起拭眼看，噫嘻瓜分圖。』我生託此國，舉國重科第。記昔持墨卷，出應羣兒試；夢謁文宣王，旁立朱衣吏；手指平頭憲，云是汝名字。爾時意氣盛，年少矜爪嘴；謂彼牛醫兒，徒一虛名士；不如黨錮傳，人人主清議；汪汪千頃波，陋彼蹄涔水；投龜詬天呼，區區竟余界！烏知當是時，東海波騰沸；攘夷復尊王，僉議以法治；立憲定公名，君民同一體；果由此道行，日幾太平世。我隨使槎來，見此發深喟。嗚呼專制國，逮今四千歲；豈謂及余身，竟能見國會？以此名我名，蒼蒼果何意？人言廿世紀，無復容帝制；舉世趨大同，度勢有必至。懷刺久磨滅，惜哉吾老矣。日去不可追，河清渺難俟。倘見德化成，願緩須臾死。』子今歸自美，云夢俄羅斯；憤作顛倒想，故非癡人癡。中原今逐鹿，此角復彼犄；此鹿究誰得，夢境猶迷離。遼東百萬家，戰血黃淋漓；不特薄福龍，重重圍鐵圍；哀彼金翅鳥，毛羽咸離披；方圖食小龍，展翼漫天池；鼓衰氣三竭，徧體成瘡痍。吁嗟自尊主（譯俄條約中之稱），天鑒明在

茲。人人自爲戰，人人公忘私；人人心頭血，塗染紅日旗；散作鎗礮聲，能無驚睡獅？睡獅果驚起，牙爪將何爲？於今託中立，自忘當局危。將來立憲詔，太阿知在誰？我漸加富爾，子慕瑪志尼；與子平生願，終難償所期。何時睡君榻，同話夢境奇。即今不識路，夢亦徒相思。」

一二九

有不署名某君，以歲暮雜感四章見寄，詩云：「飄鴻海上共時昏，且暮梅花發故園。初雪江城幾登眺，殘年風物易感喧。寸閒隱隱銷塵壒，百感茫茫夢國門。者度星迴試循數，迷離閱境匪思存。」「蓬萊處處都非昔，幽恨沈沈欲語誰。差喜傲人猶剩骨，偶然說夢亦非癡。高樓明月今生怨，細雨梅花去國思。待寫滿懷騷雅意，蕙蘭零落萎芳池。」「夕陽西處憶鄉園，妹髮垂垂弟貌翩。別已忘情書忽至，國猶未破愛終牽。從前厭世依稀聽，夢裏逢君宛轉憐。四海及今同急難，教人長憶鶴鴿篇。」「一寸江山勝自移，受降城外角聲悲。已非樹柵驕劉日，忍見衣冠去漢時。渤海有聲沈戰骨，監門無筆寫流離。興亡見慣哀吾族，說與顛危是廢辭。」四詩皆寄託遙深，風格遒勁；吾尤愛其第三章，天性之言，純肖少陵也。

一三〇

有自署瀚華者，以一詩見寄，以新理想入古風格，佳詩也。無題，今爲補一題曰「髮髮問答」。詩云：「乙巳人日夕，翦髮理髭鬚。主人兩無心，鬚髮相誼呼。髮言主人翁，今昨何異圖。惟余追隨久，死生宜不渝。憶

昔成童後，十五二十餘；愛余烏且長，日日施爬梳。是時君幼弱，茁萌被殄誅。主婦美且豔，妒爾叢叢愚。況乃如芒刺，倔彊不工諛。人性憎老邁，爾促彼徑途。況乃面目改，見之笑黜賂。操持乖僻術，竊嗤爾恠迂。不圖病狂客，今乃幻厥謀。爾我同族類，相悲等兔狐。移愛作仇讎，看碧忽成朱；焉知朱不碧，愛弛遭誅鋤？鬚曰妖由己，漫云蒙無辜。近代天演興，乾坤一洪爐；優勝劣者敗，屢驗信不疏。腐臭百無能，萬有孰過諸？爾罪固當爾，主人豈爾誣？牽爾全身痛，震撼澈肌膚。握爾乃見賢，幾塞聖心虛。爾亂人意煩，爾被斥蠻吳。爾指心則怒，怒積每捐軀。爾髡爲城旦，轉眼即官奴。爾弱招異族，割地許雜居。隱隱託援助，謀保爾聲譽。欺世與盜名，技倆皆夙儲。佛言煩惱絲，評不失鎔銖。爾罪不堪數，爾德尤卑污。東西閱地員，古今翻詩書；安見婦女子，而稱美髻嫗？女性原有他，女行異所趨；獨爾嬰鍾愛，美惡執其樞；澤爾以膏蘭，加爾以璠瑜；贈爾以奇花，飾爾以明珠；爾瘡樂爲盡，綢繆博懽娛；或卷如蠶尾，或聳如鳳雛；或動如蟬影，或垂如睡鳥；或鬢稱湘女，或鬢號麻姑；工諂復善媚，扶翼傾國姝；公然據巔頂，膏露受涵濡。眉睫同種類，翻如轅下駒。幾令天下人，不見圓頭顱。吾聞居顯秩，德與位相符。媚悅妾婦道，智識祇裙裾。鬚眉不吐氣，官骸究何如？試思爾高曾，蓬蓬不芟除；爾墮爾祖訓，強半已荒蕪；撫臂如龍蛇，掉尾如豚豬；敗類招謾罵，詎堪忍須臾？諺云口有毛，志堅無踟躕。吾雖他無能，諂諛非吾徒。主人宛然喜，爾輩何齟齬；鬚髮女子耳，鬚髻終丈夫。」

有自署芸子者，以數詩見寄，不知吾所識之芸子歟？但其詩則學杜有得，且愛國憂種之誠，溢於楮墨也。
夷陵述感云：『迢遞東南路不通，十年戎馬萬方同。秋歸蘆荻蕭騷裏，家在河山破碎中。草莽憂時心似擣，書生誤國語偏工。年來事事消除盡，惟有殲胡氣尚雄。』『初秋楓葉未全紅，草色悽迷趁遠風。絕壁晴時雲氣少，陰崖深處碧流通。心繫故國三年戰，目極中原萬里空。代北戈鋌憂不細，將軍急爲備遼東。』『逐鹿中原事未闌，忽傳旗鼓駐江干。三湘雲渺離憂滿，五國城高夜月寒。風掠日光吹變白，肉搏草色染成丹。六洲龍戰知多少，欲到崑崙頂上看。』至金陵有感云：『石頭東走浪花灘，水涸堤高萬木枯。撲地風雲吞北固，大江煙雨鎖南都。丹甍繡柱知多少，禁柳宮槐尙有無？最是夜來悽絕處，莫愁愁對月輪孤。』『霞光旖旎滿晴空，萬里煙波一望通。雲裏高山猶有雪，渡頭落葉不關風。金戈灼鑠皆新壘，玉樹荒蕪失舊宮。一自鼎湖龍去後，更無霸氣賸江東。』孝陵云：『遠堞悲笳日欲曛，樓臺高並咽愁雲。山川猶賸盤龍氣，松柏深迴古帝墳。陌上草茸周黍稷，路傍翁仲漢將軍。銅駝荆蔓誰憐念，夜夜來遊麋鹿羣。』金陵述感云：『盤龍山勢接南徐，偉業豐功夕照餘。碧血晴依芳草現，黃狐晝穴古墳居。石城在昔稱雄鎮，天塹於今屬子虛。英魄有靈猶應恨，尙留非種未驅除。』沿城老樹靜風煙，斷砌頽垣滿眼前。龍去鼎湖纔幾日，鶴歸華表又千年。翻盆雨碎琉璃瓦，擊筑歌停翡翠筵。廢井胭脂零落盡，北風撩亂錦帆偏。』

一三二

瀏陽劉湘渠（善菴），壯飛塾友也，蒙以壯飛遺詩二章見餉。私心欣喜，無待言矣，願共寶之。詩云：『同住蓮

花證四禪，空然一笑是橫闌。惟紅法雨偶生色，被黑罡風吹墮天。大患有身無相定，小言破道遺愁篇。年來嚼蠟成滋味，闌入楞嚴十種仙。又過戰鳥山，一首云：『冰玉相生愧獨頑，可兒豪膽鎮心關。悲秋賸有桓宣武，雪涕重經戰鳥山。』湘渠又錄壯飛贈唐佛塵聯云：『皇皇思作衆生眼，板板知爲上帝形。』又贈黎桂蓀聯語云：『一鶚忽翔萬雲怒，羣虬相奮孤劍啼。』片鱗隻甲，皆可想見風采也。

一三三

梁溪蔣君萬里，其詩屢見各報，頃以新詞一闋見寄，氣象壯闊，神思激揚，洵足起此道之衰，錄之。揚子江一闋調寄大江東去云：『乘風萬里，看長流日夜，更番潮汐。舊是神州形勝地，天界華夷南北。襟帶淮湘，并吞漢泗，吐納猶嫌窄。茫茫天塹，當年雄視無敵。記得初導岷山，濫觴一勺，水勢奔湍急。終古英雄淘未了，巫峽千尋崔嵬。擊楫雄心，投鞭壯志，人物原奇特。六朝遺恨，江流嗚咽如泣。』黃河一闋調寄望海潮云：『濫觴星宿，導源積石，滔滔今古長流。勢薄秦關，氣吞大野，紆迴灌遍神州。逝水幾時休？看河聲入塞，嶽色橫秋。一氣鴻濛，直隨大陸共沉浮。西風一葉扁舟，奈迅如駛箭，難着閒鷗。水激桃花，歌悲瓠子，投鞭此去堪憂。借箸共誰籌？慨澄清有志，挽救無謀。欲上崑崙山頂，遙望海東頭。』

一三四

哲子以哭黃君篤恭詩寫出見示。黃君者，湘中礦局主動人，哲子稱其才不可一世云。遽急病奄逝於上海。

孤旅，哲子適以爭路權事至滬，親其含殮。以此思哀，哀可知耳。詩云：『人鬼悽惶一榻間，孤燈和雨送君還。一身談笑捐生易，萬衆顛危出死難。魂氣好隨秋雁遠，哭聲時與夜潮酸。海天獨立同誰語，暫撫君屍亦自寬。』又挽聯云：『憐我自栖皇，有時縱酒抽刀，太息人生不如死。羨君能解脫，唯是人亡國瘁，每憂時事一傷心。』

一三五

鄉人有自署嘉應健生者，以八律見寄，題曰燕京秋感次友人東莞生韻，與原作工力悉敵，可稱雙絕，錄之：『西風羈客愴華年，披髮山中欲學仙。塞北黃沙沈鼓角，天南蛋雨撼烽煙。中原大獵悲秦鹿，橋畔先機悟宋鵠。獨上燕臺弔秋色，胡笳吹淚月華圓。』畢參暈月海翻塵，天帝沈沈亦醉昏。座上神師供走卒，宵中荆棘竄王孫。兵開馬邑挑胡鬣，賦到江南斷國魂。蜀道歸來西內冷，劫灰愁共老僧論。『百二山河掃地羞，破舟斷楫縱狂流。龍泉剌雪忠臣盡，驢背眠雲老將休。棘裏銅駝吟暮雨，殿門金狄淚秋愁。恆沙無量冤禽語，苦訴甘陵黨獄鉤。』何日能歸鄆闡田，瓜分魚爛儘堪憐。驪山宮殿成烽後，公主琵琶出塞年。胡馬東來空苜蓿，傳車南下括緡錢。玉座萬斛渾閒事，縱博逍遙橘裏仙。『獨對煤山有所思，官儀草創中興期。誰言平勃能安漢？豈有桓文復戴姬？翡翠明珠充內帑，鸞笙鳳管奏青詞。京華冠蓋依然滿，天北天南自鼓鞞。』秋陰殺氣滿陪京，劍躍西風意不平。一自涼州捐鄧隲，至今冒頓逼長城。白山空憶興王業，青海驚傳射鏑聲。擬乞習流兵十萬，樓船橫海捲昆明。『欲爲諸生種善因，依然劫海此沈淪。鷓鴣鵬翼

三千里，魔妬金仙丈六身。幾輩青牛出西極，多年童女滿三神。君房去後虬髯遁，浩蕩滄波幾望津。『落日胡塵起馬蹄，黃沙衰草莽悽悽。醉歌燕市天應裂，怒捲胥濤海欲西。四野龍蛇吟寂寞，九邊風雪路離迷。關河萬里鄉書滯，怕聽南飛塞雁啼。』

一三六

哲子以陽曆歲暮，聽講義於箱根，歸而以詩三章見示，吾讀之而有以知哲子道心之增進也。詩如下：『大地茫茫起暮雲，危樓孤倚海天昏。萬山擁翠來迎我，一月當空出照人。世上死生同逆旅，眼前哀樂寄蒼生。當年耕釣同遊者，知我今宵故國情。』『夢裏還家醒後疑，明明茅屋月光欹。山間老樹依然翠，水際漁歌更許奇。一世逍遙常自在，千年哀樂倩誰知。檻邊風物非吾有，舉目徒增去國悲。』『五嶽遊還剩此身，偶然棲息寄高林。半山落葉披簾入，萬壑飛泉夾枕鳴。欲語名山中土好，須知浮海聖人憎。求仙欲謝長生客，未許徐郎得避秦。』

一三七

歐美學校，常有於休業時學生會演雜劇者。蓋戲曲爲優美文學之一種，上流社會喜爲之，不以爲賤也。今歲橫濱大同學校年假時，各生徒開一音樂演藝會，除合歌新樂府外，更會串一戲，曰易水餞荊卿。其第一幕『餞別』內有歌四章，以史記所記原歌作尾聲，近於唐突西施，點竄堯典，然文情斐茂，音節激昂，亦致可

誦也。今錄之：『等閑譚笑見心肝，壯別寧爲兒女顏？地老天荒孤劍在，風蕭蕭兮易水寒。嗚！嗚！嗚！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（一解）啼鳩聲聲行路難，夕陽雖好近黃昏；不啼清淚長啼血，風蕭蕭兮易水寒。嗚！嗚！嗚！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（二解）天地無情歲又闌，恩仇稠疊淚闌干。男兒死耳安足道，風蕭蕭兮易水寒。嗚！嗚！嗚！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（三解）別時容易見時難，我欲從之路阻艱。既悲逝者行自念，風蕭蕭兮易水寒。嗚！嗚！嗚！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（四解）』右歌於席間酒酣唱之，前後皆唱俗樂，獨此四章拍以新譜，用風琴節之。每章前四句以扮高漸離者獨唱，其『嗚！嗚！』以下，則舉座合唱，聲情激越，聞者皆有躬與壯會之感。茲並錄其譜：

C調 4/4

3 3 3 3 | 5 2 3 0 | 6 6 6 6 | 6—5 0 | 5 5 5 5 | 5—3 0 |

等閒談笑 見心肝， 壯別寧爲 兒女顏？ 地老天荒 孤劍在，

3 3 6 5 | 1 2 | 3 2 1 | 3. 4 | 5 i 3 2. i | 6 i — | 7. 6 |

風蕭蕭 兮 易水寒。 嗚——嗚——

5 6 5 3 2 3 | 2 — | 3. 4 | 5 i 3 2. i | 6 i — | i. 6 |

蕭兮易 水 寒， 壯 士——去 兮 不

5 3 2 1 | ————

復——還。

一三八

湘人有自署悔晦者，蓋烈士李虎村之師，慈利之先達也，以譚瀏陽絕句五章見寄，亟錄以誌海內之敬瀏陽者。詩云：『太行一脈走蠓蜿，莽莽畿西虎氣蹲；送我搖鞭竟東去，此山不語看中原。』『掌故羅胸是國恩，小胥脫腕萬言存；他年金匱如蒐采，來叩空山夜雨門。』『荒村有客抱蟲魚，萬一談經引到渠；終勝秋燐無姓氏，沙澗門外五尙書。』『文侯端冕聽高歌，少作精嚴故不磨；詩漸凡庸人可想，側身天地我蹉跎。』『文章合有老波瀾，莫作鄱陽夾漈看；五十年中言定驗，蒼茫六合此微官。』悔晦原注云：『右詩前一首爲一題，後四首爲一題，今俱忘之矣。』

一三九

悔晦並寄自作數十章，理想風格，皆絕流俗，讀之穆然想其爲人也。今次第甄錄。題東谿草堂圖云：『吾嬾警世苦，分作寂寞投；君窮耽丘壑，喜爲汗漫游。月巖山峨峨，東溪水浮浮；各有宅五晦，同在東半球。飛甍一挂眼，赤日爲之秋。妙筆髯道人，今之李營丘；解及瓜分前，圖君草堂幽。狹幅萬里勢，一一粗可求。對此證吾國，地廣物信稠。方謂可自雄，比例大九洲。翻天十載事，風潮簸墨歐。公私到庚子，糜爛不可收；斬使獎羣盜，謬言九世仇；聯軍怒犯闕，八國屯貔貅；狼狽六飛狩，空函丞相頭。維時急黨獄，君我同百憂。失子孟郊悼，土音鍾儀囚。盆覆無可說，缺裂看金甌。泝自甲午還，臺澎棄悠悠；膠威與廣

九，割東南陬；厝火又西北，二藏危綴旒；主權一不保，四鄰耽強侯。遂激兩虎鬪，破門爭占優；遼瀋痛我人，犬鷄之不猶。坎凶惴及溺，蠶然念同舟。黃種將不種，亞洲亦不洲。愴懷波埃禍，豈曰民無尤？存亡匹夫責，羅馬來軫道。變法嘉富洱，許君彼一流。四十而講學，抑又黑拔儔。維新蓋公理，病夫行有瘳。願熱愛國力，與借前箸籌。根本之根本，急農農政修。次國民教育，勸工厲戈矛。東谿一塊土，團體尚可謀。孤蹠帥天下，合羣尊自由。茲亦三田町，日本君知不？展圖敬相謝，縱我商聲謳。」

一四〇

前所錄悔悔鈔寄絕句五章，題爲譚瀏陽作，出報後即有人以片郵來糾正者，曰乃龔定盦詩也。檢之良信。吾初讀此詩，已覺其似曾相識，但以爲或從他處曾見瀏陽作，不意乃十五年前舊雨之定盦也。東坡詩云：『山燈欲暗飢鼠出，夜雨忽來修竹鳴；知是何人舊詩句，也應知我此時情。』古人亦往往如是，不得以誚寄者也。顧余之健忘，良自失耳。乃爲兩絕以解嘲：『宣聖低眉彌勒笑，（昔傳試官笑柄有云：『佛胖乃西土經文，宣聖低眉彌勒笑。』）一重公案太空疏；版權所有分明甚，字出南華非僻書。』蜨周交夢誰爲是？王謝爭墩乃爾奇。息壤飄零君莫問，今番重定定盦詩。（定盦有飄零行云：『臣將請帝之息壤，慚愧飄零未有期。萬一飄零文字海，他生重定定盦詩。』）

一四一

月來得海內外貽書以詩挽公度先生者頗多，其最佳爲何翹高外部六絕句，情文沈鬱，風格迥絕；詩云：『一場恩怨蝗蝻錄，半世功名蕙苴車。』（丙申將使英，赫德以星加坡領事職汚事譴之。）身後未除鈞黨籍，獄中寧有自陳書？（戊戌上海逮捕，鞠獄未成，遂廢棄終身。）『他年倘爲蒼生起，今日益傷吾道孤。地下若逢楊侍讀，除書曾到九京無？』（四川楊叔僑侍讀死後，余屢夢見之，相持痛哭而醒。）『入都五日三訪予（叶仄），自言介紹梁任甫。』（丙申四月，公奉召入都，爲余讎公之始。甫卸裝，即攜人境囑集來訪，頗怪公何懇懇如此，既自言任甫所介紹也。）北海風流今寂寥，死抱幽蘭淚如雨。（庚子後，余服闋，再入都。當道諸公求以虛聲取士於孤寂中者，亦無人矣。翁常熟張樵野亦不可再見，每下愆况矣。）『濟焉出涕睠同舟，臺筆東瀛抱隱憂。』（日本國志已見及今日東亞大勢。）漢志十篇誰纂續，（明治十五年後史尙闕然。）可憐無命作譙周。『孺下尋思亦國恩，遺臣況有未招魂。飄零海外無歸日，贏得中原七尺墳。』（汰弱難逃天演理，涅槃未了衆生緣。靈魂不死轉輪去，又作人間新少年。）

一四二

翹高篤行熱誠士也，故其詩肖其爲人。余記其送江孝通戶部出都一首云：『忍淚吞聲立片時，斯人寧有出山期？過江風雨夜來疾，鼙憤龍愁亂我思。』其風格直逼杜集也。孝通名逢辰，吾鄉畸士，今旣死矣。

一四三

觀雲輓黃公度京卿一首云：『公才不世出，潦倒以詩名。往往作奇語，孤海斬長鯨。寂寥風騷國，陡令時人驚。公志豈在此，未足盡神明。屈原思張楚，不幸以騷鳴。使公宰一國，小鮮真可烹。才大世不用，此意誰能平。而公獨蕭散，心與泉石清。惟於歌嘯間，志未忘蒼生。與公未識面，（公與南海，余至今皆未識面。）煙波隔滄瀛。公云有書至，竟未遣瑤瓊。（公致飲冰主人書云有書致余，然書竟不至。）俄聞鷓鴣賦，悲淚滿衿纓。正爲天下痛，非關交際情。』才大世不用』以下六語，真能寫出先生之人格，可當一小傳矣。觀雲復有一挽聯云：『如此乾坤，待臥龍而不起。正當風雨，失鳴鷄其奈何。』雖寥寥數語，而所以謳思偉大人物者盡之矣。

一四四

觀雲復有弔鄒慰丹容死上海獄中一首云：『蜀水泠泠寫君心，蜀山嶮嶮壯君魂。囹圄夜雨春鐙腥，魑魅紛談羅刹嶼。揮手君曰叩帝閭，帝醉豺虎當其門。君怒謂天亦昏昏，革命今當天上行。雨師風伯頑不鷹，耿耿孤衷合青冥。下界何有有孤墳，荒土三尺黃浦濱。有人伐石爲之銘，曰革命志士鄒容。容有書曰革命軍，讀之使人長沾衿。』慰丹吾未獲見，觀雲此詩，當益令慰丹不死。

一四五

觀雲復有挽羅孝通一詩，并序；序曰：『羅君孝通，余未識其人，知其在日本第一劍術家日比野處學磁氣催眠術，技甚精，又知其學爆藥業成而歸。忽聞於六月十三日爲廣東大吏所殺，詩以紀之。』詩曰：『精絕催

眠術，兼研彈藥新。十年曾蓄志，百歲此歸神。天上靈猶俠，中原氣不春。蒼蒼雲海外，痛哭又何人？
羅君實行家，其前此秘密詭異之歷史，不能盡宣之。與余交十年，去歲同舍居又十閱月。惡耗忽傳，欲哭無淚。佛塵以後，此爲第三次沈痛矣。觀雲一詩，讀者可彷彿其爲人耳。痛哉！

一四六

挽公度詩頗多，不能悉錄，擇錄佳句一二：『詩有萬言公不死，緣無一面我非私。』（右皖人蔡笠雲作）『倘肯再來應大覺，欲成九辨已無詞。』（同上）『招魂嶺嶠春潮隔，行哭江湖暮雨冥。』（右南昆命生作）『儒林爭拜靈光殿，詩界新開人境廬。』（右嶺西倚劍生作）『民間私定陶潛謚，海上龕迎白傅歸。舊日冠巾成紀念，故山猿鶴尙哀飛。』（同上）『人天撒手歸真早，留下仔肩付與誰？』（同上）公度於丙申春間，曾爲一金縷曲贈鄙人及吳鐵樵、陳師會者，記其開端三句云：『世界無窮事，付後來二三豪俊；吾今倦矣。』讀倚劍生詩，根觸及此，哀與慙兼矣。

一四七

湘僧有笠雲、道香、筏喻三人者，爲日僧招致東遊，備極歡迎。一二年來，日人由種種方面，謀植潛勢力於我國。浙江、福建佛教教案，一月屢見。履霜堅冰，念之悚栗。此次驩待湘僧，其意可知耳。留學界聞之，乃公讌齋僧，以大義相厲，亦要著也。笠雲道行頗高，且能詩。席間楊哲子贈以詩，且寄懷寄禪和尚云：『寄禪者，當世第一流詩僧，而笠雲之徒也。詩曰：『每看大海蒼茫月，卻憶空林臥對時。忍別青山爲世苦，醉

遊方外更誰期？浮生斷梗皆無著，異國傾杯且莫辭。此地南來鴻雁少，天童消息待君知。『知君隨意駕扁舟，不爲求經只浪遊。大海空煙亡國恨，一湖青草故鄉愁。慈悲戰國誰能信？老病同胞尙未瘳。此地從來非極樂，中原回首衆生憂。』

一四八

常熟翁公之喪，海內識時之士，同聲哀悼。南海先生在歐洲聞訃，爲哀詞十四章，自序云：『戊戌爲中國維新第一大變，翁公爲中國維新第一導師，關係至重。恐人間不詳，故詳詠之。此雖詩也，以爲翁公之傳，以爲新舊政變之史，皆可也。』詩云：『中國維新業，誰爲第一人？王明資舊學，法變出元臣。密勿謀帷幄，艱難救國民。峨峨常熟相，鑿空關乾坤。』仲舒學純慤，第一冠賢良。賢傳推蕭望，公才屬馬光。韋平勳再世，陳寶黨重傷。仙鶴青霄淚，霜毛竟不翔。『師弟而臣主，寧聞二十年？成王新斧展，尙父授經筵。堯舜天人聖，熊羆啓沃賢。痛心喪良傅，一老不遺天。』馬江經敗績，謬上萬言書。遼失憂薪火，韓亡慮沼魚。審時求變法，痛哭輒當車。絳灌非公意，長沙空里閭。『甲午東和後，紆心世變更。高軒咨下士，長揖對前榮。不信徙薪策，今爲割地盟。豈聞師相貴，謝過向鯁生。』考求中外勢，救國決更張。進御新書本，培才大學堂。苦心營鐵路，鑿空啓銀行。十二策猶未，經帷逐太忙。乙未公大變法未成，而恭邸撻忌。那拉后惡之，不遺近上，遂於十月撤去毓慶宮行走。毓慶宮即師傅也。『金輪久臨御，玉展類潛陽。雖割三臺島，仍張萬壽觴。舞歌扶力士，斝醉挾相王。憂國驚讒毀，沈沈只自傷。乙、丙、丁三年，復行守舊。祝壽起園，安其危，利其災。李蓮英、恭

汪執政，翁公被譴憂畏甚。』『膠州忽見割，伏闕我陳書。薦士勞推轂，追亡特枉車。關門咨在下，決策變維初。廷議終爲梗，椒蘭誰爲除？』（鄙人上書不達，東裝南歸。翁公凌晨下朝來追。朝命王大臣見之於總理衙門，以上賓相待，咨問變法。）『恭王憂死日，華夏復生年。一德君臣合，千秋新舊緣。恥爲亡國主，誓欲復君權。戊戌當初夏，深謀變法全。』（恭王守舊，撓變法，三月薨逝。四月，公與上即決變法。）『四月廿三詔，維新第一辭。大號明國是，獨力掃羣疑。五日相遂罷，千年弊盡披。新潮今捲海，開幕可忘之？』（公以廿三日請上下定國是詔，中國數千年，新基本於是定。廿七日，即革職逐歸，永不敘用。公以變法救國民，龍相之速，古今未有。）『神州大一統，文化五千年。守舊盈廷論，攘夷舉國傳。弓刀經改試，經濟特求賢。變法身爲導，罹災公遂先。』『痛絕瀛臺變，憂深京室墟。老臣編禁後，聖主幸巡初。幾被張華戮，徒爲殷浩書。七年驚黨禍，慘淡謝興居。』（庚子正月，榮祿請那拉后殺公。軍機大臣王文韶、廖壽恒叩頭固請，乃令常熟縣監禁。七月，京師破，遂有西幸之事。）『上相猶居士，幽囚現老僧。閉門惟讀書，遊寺或行騰。待死一生樂，憂時百憤騰。房州未復辟，目瞑亦何能。』（公七十無子，寡欲絕交，覺覺無懼，惟好畫，或遊山寺耳。）『他日新中國，元功應爾思。鑄金范蠡像，遣祭曲江碑。灑淚隨歐海，招魂仗楚詞。乾坤何日正，生死論交悲。』

一四九

先生復有哭常熟三章，蓋時在瑞典，初得凶問于申堪北海口石上，望海洒淚之作也。詩云：『長天黯黯海蕭蕭，欲遡淒風賦大招。東望江南雲斷處，空將老淚灑寒潮。』『海山淒斷冷風酸，忽聽山頽最痛辛。薦士豈

聞才百倍，救公直欲贖千身。蕭何過舉登壇將，王猛曾爲入幕賓。豈料七年悲黨錮，竟成千古痛維新。『昔爲膠州北上書，冰河凌曉賦歸歎。追亡竟累鄴侯履，變法真成商鞅車。黨禍千秋見蘇馬，波濤萬里泣靈胥。拊心君國慙無救，辜負明揚恨有餘。』

一五〇

南海先生復以二詩見寄，題云：『六月夜宿英國塞丁卿公爵仙挖住邸，其先從威廉第一入英受封，蓋千年諸侯舊第，閎大壯麗，中國所無，克林威爾曾住焉，有刻文，感慨不寐。』詩云：『千年舊藩邸，百頃好林泉。床帳金繩麗，風煙玉樹圓。通賓門置驛，愛客酒爲船。樓閣華燈靚，憑闌夜不眠。』『此是克林宅，遺蹤三百年。當時起雷電，從古發民權。遊釣猶能溯，亭池自惘然。試來摩大樹，鬱鬱聳蒼天。』

一五一

鄉人廖叔度道傳，即前寄詩自署嘉應健生者也，頃以挽黃公度京卿詩見寄，錄之：『亞陸漫兵氣，乾坤失霸才。山河國破後，黨錮網開纔。聖主恩非薄，蛾眉詠可哀。墓門飛大鳥，空憶棟梁材。』『冊載文明入，唯公鑿禹源。思潮歐海水，史筆大和魂。有血灑亡種，無人省罪言。至今西域士，流涕道張騫。』（疏球之案，朝鮮開港，及蘇杭開租界，先生皆力持強硬手段，惜政府不用也。其任舊金山領事時，於美禁華工事對付尤力云。）『百日乾坤變，三湘事業空。魔爭諸佛妬，天鑑逐臣忠。生死各行志，山河壯幾公。國魂蘇續日，遺像鑄青銅。』『信美

東山色，（東山在嘉應城東，先生家焉。）龍眠七載餘。哀時寄風雅，披髮辱樵漁。（聞先生喜短衣楚製，獨行山野間。）黃禍聲方烈，蒼生望竟虛。夕陽人境外，千古此精廬。『尺書一萬里，肝膽九原期。以我鮮民淚，重爲天下悲。龍蛇傷在已，儒雅恨無師。泡影觀如是，茫茫末劫思。』（猶憶先生及溫熹柳太史，皆與先君同歲補博士弟子。太史熱心新界，前先生一月卒，而僕憂居三年矣。感此益泣然耳。』

一五二

公度云沒，知與不知，應皆流涕。頃得有自署蘧伊者，以一律見寄，哀深思遠矣，錄之：『人境百年公竟逝，詩潮千變世方驚。微聞廟議除鉤黨，初有江湖託死生。丹鳳人間留片羽，白榆天上變秋聲。憐才不盡悲才盡，六合蒼茫意未平。』哭撫蒿陽百輩心，花間泉底賸哀吟。瘁身家國衰還在，嫉世文章死可尋。嶺表烽高猶照夢，海天調絕欲摧琴。臨邱一慟知何日，挂劍歸來宿草深。』

一五三

蘧伊他日復續寄一律云：『文字沈沈無再筆，氛埃黯黯有餘悲。九洲行哭魂猶接，一海填功力已微。天地飄危成故老，星雲江漢失流暉。詩人爭作招魂詠，勝卻香花滿素幃。』（飲冰主人謀鏞先生詩文集，且廣徵哀輓詩文。』『滄海啼鵑曉更哀，悽音一夕入蓬萊。人間冷語銷今日，天上修文證過來。入世無情皆巨敵，蓋棺賈恨作詩才。是誰照我臨江哭，撩亂櫻雲信雪開。』吾謂『入世無情皆巨敵』一語，最能寫公度生平。公度於聲音

笑貌間，往往開罪人而不自知。要之，此等人物，在中國腐敗社會中，欲與彼鬼蜮競爭以行其志，有劣敗而已。一嘆！遜伊又鈔公度遺詩三章見寄，錄之。夜泛秦淮和實甫云：『九州莽莽匆匆走，兩鬢蕭蕭漸漸枯。隔絕蓬萊來附鶴，折餘楊柳可藏烏。筆留白石飛仙句，袖有青溪小妹圖。猶是人間乾淨土，莫將樂國當窮途。』乙未秋偕實甫同泛秦淮實甫出魂南北集囑題成此云：『袖底魂南一束詩，茫茫相對兩情癡。看揚玉海塵千斛，喜贖青溪櫓一枝。鶉首賜人天既醉，龍泉伴我世誰知。死亡無日何時見，況又相逢說便離。』一卷先生自挽詩，神枯心死贖情癡。杜鵑再拜無窮淚，烏鵲三飛何處枝。生入玉門雖不願，上窮碧落究誰知？尺書地下君先問，只恐回書說暫離。』

一五四

年來深以不能搜集吳鐵樵遺墨爲恨，頃劉湘渠以一章見寄，云其同縣黎君尙雯所鈔得云。悲喜不能自已，函錄入詩話。嗚呼！鐵樵本非文人，其他事業一無所成，傳其至碎屑之文，豈鐵樵志哉？聊寄余痛耳。詩云：『鐵塔燒殘已不成，寒鴉古徑少人行。登高望海天方大，傷遠思鄉歲又更。壁上已無靈運畫，山前誰見贊皇名。松枯月落僧同盡，坐聽風迴浪打聲。』

一五五

嘉應健生之五古，酷肖人境廬，豈有淵源耶？錄四章。薄游瀛海途次檳榔嶼因探險至吡叻憑今吊昔慨然

成詠(三章)：『泱泱羣蠻區，膏壤廡千里。春風海南來，百果實芳美。神州通廣莫，天竺接尺咫。邇來礦事興，十丈洞泉底。巨木亘百圍，斷槎認鋸齒。』(詢之礦人云然。)懸憶千載前，瓌麗盛都市。即今馬來由，土種稀殘蕊。黑童染齒牙，蠻婦穿鼻耳。有時深林出，駭愕羅剎鬼。況聞古磁盤，歲月嘉靖紀。(有人掘山洞得巨盤，刻嘉靖字。)想當鄭和後，華胄接衽趾。惜無張虬髯，磨劍扶餘水。英夷鑿混沌，焚烈卅年始。駟僧規什疆，鼓鑄竭地髓。千椰萬檳榔，富可封君比。妝裏閒州府，(女子衣直襟，以幅布爲裳，番語謂之「沙郎」，此名曰「州府妝」)語文猶唐旨。省郡會館盟，族姓柱賴倚。(呼同姓爲「柱賴」，又以各姓之望出同郡者爲「半柱賴」，或乃不通婚媾。)豈曰黃帝孫，竟昧團體理。吁嗟南洋島，藍華朱明啓。殖衆戰羣蠻，歷史良瑰詭。鄭吳大偉人，羅葉奇男子。西海巨鶚來，攫吞恣利觜。商力固耗綿，兵甲復荏靡。英雄鬱國魂，用武苦無恃。祖國不足賴，千載一長噫。(鄭昭，潮州人，乾隆中王暹羅。吳元盛亦粵人，乾隆末王婆羅洲之數燕。羅大，嘉應人，王婆羅洲之昆甸，亦乾嘉間人。葉來，嘉應人，新架波檳榔嶼等地，皆彼奪自土蠻者也。)『嘻嗟開廿徒，老商爲我語。飢驅遠涉洋，骨肉淚如雨。或有逼誘行，奇貨居奸賈。驅撻下輪航，毒浪噏空舞。幸免飽饑龍，萬死抵處所。一入奴隸圈，服軛如牛馬。巴勒體不裳，阿荅屋無瓦。』(開礦處謂之「巴勒」。「阿荅」，樹名，用其葉葺屋，因名。)深岩蛇虯攢，陷窅梯繩下。溜深豕負塗，石裂螳膏斧。就中權利優，日博金三五。豈解壓婦裝，益以吞漏脯。朝朝飲洋樓，昔昔眠花塢。纔弛負擔艱，即喝樛蒲賭。鄰戚猜存沒，淚眼枯妻母。無語傳平安，況望寄阿堵。邇來地寶竭，纔取充飢肚。流離兼厲瘟，槁死委原鹵。來者千萬人，還無百十數。嗟爾輕命軀，成彼富翁主。田池卓鄭埒，勳爵卜桑伍。芳園縱射游，金屋藏笙鼓。一將自功成，寧知萬骨腐？誰職棄民咎？當道徧豺虎。』朝遊道君寒，

(在吡叻北，最幽勝。)山麓豁哈呀。狻猊怒決口，石筍森排牙。陰洞互交通，繚繞如蜂衙。清泉石罅泌，萬竅流瓊霞。出門望岩頂，飛鳥絕層嵯。半空垂石脚，勢若古榕拏。旁洞更邃黑，鬼門羅兇叉。拊掌發孤嘯，響應萬鉦撾。道人前致詞：舊日龍王家。海水日磋切，石窟成窿窪。今觀岩壁上，波紋凝縠紗。天然渾雕刻，絕異鎚鑿加。我思大塊始，大海浮粒槎。火水演石殼，泥滓幻離華。更有珊瑚類，小蟲海底芽。層構出水面，枯硬如鍊媧。南洋百千島，半屬蟲巢窩。地質家云是，理邃言非夸。吡叻一拳土，將毋此同科。朝爲蛟蜃宅，暮見飛塵沙。天地尙如此，人事安足嗟。『檳嶼華商倡建學校喜而有作(一章)：』南洋通華胄，漢唐溯邈綿。史鄭繼鑿空，采伐振長鞭。樓船貫赤道，拜蠶羅羣番。表進金葉字，御封鎮國山。惜哉陋君相，綏遠斬金錢。不聞漢西域，都護置窮邊？神臬棄外府，大錯海可填。痛心我學子，蠶蠹傷殘篇。不能哥命布，探險窮地圓。不能馬才冷，宣教餵黑蠻。保守遺劣性，思之汗湧泉。坐使周孔席，劃斷東南天。迂論況禁海，良賈足不前。蠢茲亡命徒，烏國連藪淵。一丁不印腦，寧袖愛國詮？團體昧羣力，自立放天權。英夷縣身毒，偉績肇一塵。彼豈曾夢見，馬來由比肩。紅夷與西葡，接踵垂饒涎。遂拔漢赤幟，臥榻恣鼾眠。黃種墜奴籍，吁嗟四百年。自從鴉片役，緬越琉朝鮮。祖國日蹙削，巢破子豈完？悼我海外僑，益禁牛馬圈。豈無賈人子，肄彼蟹行篇。陶冶奴隸格，胡語聒便便。普通未問途，矧叩法理玄？徒使噬骨肉，虎俵資腥膻。我遊苦海上，對此涕淚漣。恨無億萬筏，度之出迷瀾。茲島實瓌麗，豪賈羅駢闐。悲願圖興學，人天盡歡顏。況乃獅子吼，偈破羣石頭。(聞主動者南海先生)此舉大智慧，靈爽憑黃軒。教育之鵠的，中外情微懸。內者歐化亟，外者國粹先。海商習媚外，道在救所偏。日系此愛攝，行衛循軌

躔。衆生此愛攝，生滅演大千。人不合羣力，木石傲猶賢。商羣力始大，工羣藝益研。愛國愛同種，妙諦經傳鐫。不見武士魂，扶桑朝暎殷。宜尼乘桴至，海若駭歌絃。吾道庶其南，堂堂黃孔旃。四詩風格之高不待言，其述南洋歷史現狀及救治之法，語語皆獨到，直可稱有關係之一論文也。

一五六

十年不見吳君遂，一昨書叢狼籍中，忽一刺飛來，相見之歡可知也。相將小飲，席間出示近稿十數紙，讀之增欷；顧靳不我畀，惟以別紙題迦因傳一首見遺，錄以記此因果。詩云：『萬書堆裏垂垂老，悔向人來說古今。薄病最宜殘燭下，暮雲應作九洲陰。旁行幸有婁迦筆，發喜難窺大梵心。會得言情頭已白，鬢鬢想見久沈吟。』迦因傳者，近人所譯泰西說部，文學與茶花女相埒者也。

一五七

江君叔澥詰子翊雲（庸），在東學律有得者也。君遂席間並出示其兩詩，風格殊絕，亟錄之。箱根環翠樓云：『厓壑荒寒裏，高樓易莫陰。燠流喘地肺，清籟發天心。閱世成啼笑，投閒得醉吟。眼中朋輩在，未惜入山深。』宮之下山中望富嶽云：『朔風吹袂四山晴，石轉谿迴耐客行。的的電竿立斜照，泠泠松籟作湍聲。酒香已識前邨路，春到初諳異國情。姑射仙人隔雲海，雪膚玉色自晶瑩。』

一五八

有自署海陵釋庵居士者，以四律見寄，蓋有道之言也，錄之。『濁世浮沈卅六年，幾多往事覺情牽。無私敢謂明心地，有欲終教昧性天。野館酒香春爛漫，瓊樓雲淨月嬋娟。宿醒未解疎鐘動，萬簇飛花墮綺筵。』自愧頑軀徒碌碌，由來妙手本空空。半生歌哭情都幻，兩字文章技已窮。好夢驚回風雪夜，壯心磨盡別離中。桑榆今日應非晚，爲語南陽一臥龍。』棋枰冷落漫尋歡，殘局而今負滿盤。愁似亂絲難就緒，情如碎錦不成團。救時終有回天術，醫俗須成換骨丹。聽到鄰鷄應起舞，唾壺擊缺劍光寒。』炭盡灰中萬念休，炎炎火宅猛回頭。羞談姓字標麟閣，况復心情夢蜃樓。證到無人亦無我，不妨呼馬更呼牛。斜風橫雨何時歇，孤棹滄溟挽逆流。』

一五九

某贈某金縷曲一闕，兩人者皆余摯友也，不許我道其姓名，願愛其詞不忍釋，乃隱之以入詩話：『悲憤應難已，問此時絕裾温嶠，投身何地。莫道英雄無用武，尙有中原萬里。胡鬱鬱今猶居此？駒隙光陰容易過，恐河清不爲愁人俟。聞吾語，當奮起。青衫搔首人間世，悵年來興亡弔徧，殘山賸水。如此乾坤須整頓，應有異人閒起。君與我安知非是？漫說大言成事少，彼當年劉季猶斯耳。旁觀論，一笑置。』

一六〇

前記公度見懷二章，謂公度集中贈余詩僅此。他日由甫以六絕見寄，番出潘君蘭史復鈔示第一、第六兩絕，則丙申、丁酉間公度相贈作也。余處稿佚久矣，亟錄存之。『列國縱橫六七帝，斯文興廢五千年。黃人捧日撐空起，要放光明照大千。』『佞盧左字力橫馳，臺閣官書帖括詩；守此毛錐三寸管，絲柔綿薄諒難支。』『白馬東來更達摩，青牛西去越流沙。君看浮海乘槎語，倘有同文到一家。』『寸寸山河寸寸金，瓜離分裂力誰任。杜鵑再拜憂天淚，精衛無窮填海心。』『又天可汗又天朝，四表光輝頌帝堯。今古方圓等顧趾，如何低首讓天驕？』『青者皇穹黑劫灰，上憂天墮下山隕。三千六百釣鼈客，先看任公出手來。』

一六一

公度集中，詩多詞少。然亦曾爲數十首，其原稿昔在余篋中，戊戌之役，同成灰燼，平生一憾也。蘭史頃以公度一詞見寄，調寄雙雙燕，題爲題蘭史羅浮記游圖，今錄之。『羅浮睡了，試召鶴呼龍，憑誰喚醒。塵封丹竈，賸有星殘月冷。欲問移家仙井。何處覓風鬟霧鬢。只應獨立蒼茫，高唱萬峯峯頂。荒徑；蓬蒿半隱。幸空谷無人，棲身應穩。危樓倚徧，看到雲昏花暝。回首海波如鏡。忽露出飛來舊影。又愁風雨合離，化作他人仙境。』（原注云：『蘭史所著羅浮游記，引陳蘭甫先生「羅浮睡了」一語，便覺有對此茫茫、百端交集之感。先生眞能移我情矣。輒續成之。狗尾之語，不敢辭也。又蘭史與其夫人舊有借隱羅浮之約，故「風鬟」句及之。』）『羅浮睡了，看上界沈沈，萬

峯未醒。喚起霜娥，照得山河盡冷。白遍梅田千井。見玉女青青兩鬢。恰當天上呼船，倒臥飛雲絕頂。仙洞；有人賦隱。羨胡蝶雙棲，翠屏安穩。煙扁擬叩，還隔花深松暝。誰揭瑤臺明鏡。應畫我高寒瘦影。指他東海火輪，祇是蓬萊塵境。」（原注云：「昔在菊坡精舍，聽陳蘭甫先生話羅浮之游，云僅得「羅浮睡了」四字，久之未成詞也。壬寅三月，余游羅浮，至東江，泊舟望四百峯橫互煙月中，覺陳先生此四字神妙如繪，故於游記中紀其事。而黃公度京卿以飄逸仙才，成詞一首見奇，猿驚鶴舉，惜不能起陳先生相賞也。寒夜無眠，獨起步月，如置身五龍潭上，玉女峯邊。忽憶京卿原韻，意有所悟，擬和成稿，蓋距京卿示時又易一寒暑矣。」）

一六二

蘭史以羅浮紀游刻本見寄，附詩數十章，皆飄飄有出塵之想。余最愛其二絕云：「羅浮大雲海，洞陰多野雲。雲水日相滌，仙山古無塵。」（右滌雲橋）「雲濤天半飛，月乃出石罅。萬壑洞空明，仙山古無夜。」（右洗月洞）

一六三

有自署楚北迷新子者，以新游仙八首見寄，理想可比公度之今別離，非直遊戲之作而已，錄之。『乘興清遊興倍長，驂鸞駕鶴總尋常；神仙亦愛翻花樣，擬坐輕球謁玉皇。』「一曲清歌人不見，是誰高唱遏行雲；霓裳自入留聲器，仙樂風飄處處聞。』「鳳脯麟脂積滿盤，葡萄美酒醉人難；忙呼小玉鋪臺面，安置刀叉喫大餐。』「銀河隔斷信難通，牛女年年恨不窮；昨日碧翁新下詔，兩邊許設德律風。』「休言一步一蓮花，浴女凌

波貌絕佳；着得一雙弓樣襪，踏來水面自由車。『廣寒宮殿桂花香，仙子如雲列幾行；聞得嫦娥新奉勅，清虛府改女操場。』『瑤池阿母綺窗開，窗外殷殷響似雷；侍女一聲齊報道，穆王今坐汽車來。』『三十六宮敞畫屏，御階仙仗擁娉婷；幾多玉女朝天闕，不佩明珠佩寶星。』

一六四

晉人有自署少瘦生者，以遼東感事十二章見寄，長歌當哭，普天下有心人胸中公共之塊壘也，今錄之。『忍把十年過眼事，長歌和淚說遼陽。茫茫大地知誰主，草草皇陵已戰場。此日烏呼疑楚道，他時魚爛慘梁亡。三城曾是興龍地，落日何邊覓故隍？』『遼海腥風跋巨鯨，連宵吹入鳳凰城。驕胡傳箭競南走，邊將移軍怯北征。晉室無人真鑄錯，金廷得地又寒盟。乾坤末造那堪說，愁看鄰家出塞行。』『擾攘乾坤戰氣昏，妖風吹毀血紛紛。依人東道偏爲主，失路西鄰更責言。枯後滄桑天有淚，燒餘劫火國無魂。北來萬騎聲如湧，日暮驚濤下海門。』『何事中原又戰爭，西風吹淚誓師聲。乾坤召釁方橫甲，天地無情未弭兵。魏國虜王愚晉略，周家賸地怨秦并。羣雄角逐知何日，殺氣縱橫太不平。』『莽莽風雲橫地起，山川無色竟何情。玄菟北走橫殘骨，鴨綠南來聞哭聲。重地賜秦天偶醉，全軍覆趙鬼猶鳴。關門內外急如火，報撤邊疆萬里城。』『十萬旌旗控上游，朔風吹浪大江秋。蒼茫野蔓連營沒，嗚咽遼河帶血流。臥榻容人寒腹背，建瓴得勢控咽喉。白山黑水軍無語，忍把乘除數到頭？』『關中殘著誰遺誤，全局輸贏在此方。伐蜀召謀初睥睨，割江失險愈羸危。頻年戎馬成多事，一角山川有主張。聞道提封極寸土，而今何事棄河隍？』

『自兵戈生北地，神州大氣又瘡痍。當年亦我蟲沙劫，此日偏人鷓蚌持。又見關頭降敵將，曾聞城下陷全師。冤魂新故羣相逐，愁絕他營痛飲期。』牛耳繫盤血未乾，遙懸孤齒又號寒。因風南下如拉朽，得勢西來恐走丸。列國爭衡方躡躑，強羸覬覦竟亡韓。三辰強半沒戎馬，泣訴頻年枕未安。『今度陸沈誰任咎，夢夢天地亦含哀。楚氛此日張凶燄，晉罪何年孕禍胎。熒惑守心仍有睽，伊川披髮竟爲災。登高憑望中原氣，愁引血腥入塞來。』兵戈劫運明年歇，蒼兕秋風和淚看。宇宙無心歸破碎，河山見甲總彫殘。朔天黯黯悲笳咽，遼水蕭蕭戰骨寒。胡騎千羣戈滿地，可應遺恨怨樓蘭。』沈沈兩造渾無語，飽看神州縱獵場。大地鹿亡天肅殺，十洲龍戰血玄黃。山河黯淡沈王氣，風雨淒涼哭國殤。日夜龍江東去水，劇憐嗚咽耐興亡。』

一六五

宋遺民鄭所南先生，吾求諸古今東西人物中，惟日本之吉田松陰最似之。昔荀卿子有儒效篇，若所南者，可謂大儒之效也已。頃校印其鐵函遺著心史原本，誦其詩，有愛不忍釋者，掇錄散句，以寄仰止云。『千金一夜醉，四海十年游。山靜鬼行月，宵涼人夢秋。』（逢陳宜之伯義）『高樓臨白日，平地載青春。』（越州飛翼樓）『萬里思不極，一天秋更清。』（山中聞鷓）『千古英雄人不見，一樓風雨夢初回。空中變化觀龍見，世上淒涼誤鳳來。』（睡覺有懷）『力不勝於膽，逢人空淚垂。一心中國夢，萬古下泉詩。』（德祐二年歲旦）『無地可容足，有天能見心。』（春雪中作）『天下皆秋雨，山中自夕陽。』（獨釣）『舉世無人識，終年獨自行。海中擎日出，天外喚風

生。』(此心)『時異生深恨，雲飛動壯懷。』(即事八首)『花柳有愁春正苦，江山無主月空圓。』(偶成二首)『古今豈二道，死生唯一心。』(遺興二首)『醉去忘形猶蛻骨，怒來嚼齒欲穿齦。』(無題五首)『十年句踐亡吳計，七日包胥哭楚心。』(二礪)『新雁來時芳草死，歸鴻盡處暮天長。』(九日)『九州俱是淚，一刻不容生。』(五礪)『淚如江水流成海，恨似山峯插入天。』(八礪)『郊垌常鬼哭，風雨自鷄鳴。』(覽鏡)集中尤感人之作，如書前後臣子盟檄後云：『死亦烏可已，丹心闡大猷。恭承父母教，用翦國家讎。日破四洲夜，天開六幕秋。終當見行事，不與世同流。』厲志二首云：『我讀我父書，頗曾識大義。無以死恐我，死亦心不二。』九礪云：『忍死以待旦，蹉跎歲又殘。墮身陷囚阱，盡命哭衣冠。月死虛空黑，春枯草木寒。牀頭雄劍在，白氣夜盤盤。』辛巳立春作云：『大辱痛於死，含哀弔歲華。』十一礪云：『生或不就緒，死當償夙願。罔使竟食言，劫劫抱長恨。』十二礪云：『攀斷龍髯哭不回，鼎湖仙去下民災。一身肉痛愁銷骨，兩臉顏枯瘦入腮。誓以匹夫紓國難，艱於亂世取人才。屢曾算至難謀處，裂破肺肝天地哀。』先生之志事，備於其文，詩末技耳。先生之詩，古體尤卓絕，近體又末技之末技耳。紙短略錄如此，亦曰爲普天下崇拜先生之人一介紹而已。

一六六

晚明烈士夏存古先生完淳，文忠公彝仲子也。國變後，十六歲倡義，十七歲殉國。其時忠義如鯽，至如先生以妙年關係大局者，蓋千古罕有；以視孫伯符、唐太宗，雖成敗殊轍，而才略志節且過之矣。有遺集凡詩文數百篇，匿名讀之，莫不以爲耆宿之構也。嗚呼！有此人才，乃亡國耶！爲之三歎。今次錄散句以

寄景仰：『滄江驚白髮，芳草渡黃河。』（送友北行）『龍蛇千古夜，猿鶴萬山秋。』（得漱廣計）『戰苦難酬國，仇深敢憶家？一身存漢臘，滿目盡胡沙。』（即事三首）『杜鵑江月苦，精衛海潮寒。』（哭吳都督）『去年今日事，此地昔人愁。』（元日大霧）『江潮夜夜呼精衛，草樹山山哭子規。』（春興）『春夢卻隨千里雁，夜愁不斷萬山猿。』（同上）『欲知真主觀司隸，未見孤兒屬羽林。』（憶侯幾道雲俱兄弟）『江海何年傳錦字，風塵吾黨半緇衣。帝秦蹈海人猶在，復楚依牆事已非。』（柬玄照家益）『九章哀郢人如在，三戶亡秦氣不除。』（贈徐似之侯智含）『白鷺孤洲煙裊裊，黃鸝千樹月娟娟。』（夏日幽居）『難將杯底消秦獄，卻向囊頭識漢官。』（西華門與同難諸公待鞠）先生五言古澹似陳思，七言古則風格猶在吳梅村之上，今不能具錄也。

一六七

有湘人自署震生者，以甲辰二十八初度自述二百韻見寄；視其紙末鈐印，知氏陳名士芑字翼謀也；工力甚偉，且讀之可覘其志也。錄實詩話：『大地蟠旋九萬里，繞日東行不自止。塵塵四時相推移，二十八年一彈指。我昔夢游崑崙虛，海波微紅日光紫。天風吹墮洞庭南，湘水漪漪嶽峙峙。綺歲駢語工俳優，鳳毛麟角矜爪觜。十三牙牙學謳吟，十四學文更學史；十五讀詩斷蓼莪，春暉寸心悲陟屺；十六志學得師承，（謂崇陽舒義菴先生）擗摺羣籍知肯綮；十九受知元和門（謂江建霞先生），無雙微聞呼奇士。秋風文戰自年年，扁舟五歸湘江涘。（年十九，始應童子試。自是往來長沙者凡五年。）宦轍追馳閱歲華，彌慕寂寞鶴樓圯。（僕生長楚北，侍家大人馳驅江漢，幾於無歲不隨。）市朝小隱畏壘穰，孤芳落落泣蘭芷。（楚北雖文明交通之地，然攀逐繁華者多，務實修者少。

故寧閉戶謝客，不求人知，而人竟無知者。忽焉奇夢閱五洲，放觀天外殊談詭。（年二十二，始治外國地理學，學術思想爲之一變。）自笑決飛搶榆枋，跼足方罫限旋跬。閉戶十年當臥游，拘墟竟同蛙與蠶。飢來驅我作背郎，擊筑行歌來燕市。臣朔乃伍騶朱儒，果腹但索長安米。鼓力再過夸門道，梁園冠蓋悼芳菲。秋桂春杏自枯榮，甘苦何心辨茶薺。蹉跎郎署又一年，頭顱坐大殊足鄙。空說長門識相如，誰知柱下有李耳。嗟予昔聞姚會訓，學貴博通毋專己。義理攷證兼文詞，三者相通原一揆。文章俗論宗桐城，犬啾蠅逐不知恥。黃流要有星宿源，周秦觥觥導厥軌。唐宋八家已足嗤，宇宙佳文寧止此？謬種流傳吁千年，坐令文界生荆棘。騷選魏晉多雅材，詩至唐賢有變徵。宋詩質勝明詩濫，近代頗許長蘆子。萬言億語因陳陳，誰翻舊調出新理。小技雕蟲學末工，幡然求道道在是。鄉哲私淑會與劉，養晦求闕識宗旨。拾級直窺五子堂，宗廟百官陀富美。紫陽象山亦天縱，精微廣大罕倫比。陽明正學有真傳，蚍蜉紛紛徒嘲詆。更從諸子溯炎漢，傳注故訓究原委。許鄭遺書翼六經，貫穿羣言如術蠟。絕學沈霾二千年，閻（太原）惠（元和）段（金壇）王（高郵）延其祀。就中精博推二竹（朱、錢），宛溪方輿金匱禮。天台獨紹鄞亭業，梅江算術尤聲譽。大宗應數顧黃王，並時鼎立時角犄。直將漢宋冶一爐，餘子鹿鹿諾與唯。嘉道學風稍變更，偉思奇論驚神鬼。仁和邵陽真天才，獨爲俗學掃糠秕。目光炯炯言炎炎，陋儒咋舌嚇欲死。芑也躡足不知羞，夸父挪揄愚公晞。黎邱衣冠壽陵步，逡巡顧影無一似。狗曲駢枝譏諛聞，螢儂蠹老抱故紙。口耳末學終何用，覆然自失吾過矣。於時歐學正東漸，新書洋裝誇瑰瑋。聞所未聞見未見，舊學當之輒披靡。電絲蛛牽密迴環，汽車蛇行走遷迤。呼吸息息通環球，東西萬里猶尺咫。輸攻墨守奚足云，鄒衍談天言非侈。聲光電化妙入

神，餘藝刻畫及輪梓。生物二理剖尤精，千狀百態數可紀。小之目力嘗微塵，大之思想窮無始。即論哲學亦卓絕，遠源別派互嬗遞。梭(梭格拉底)孔亞(亞里士多德)孟輝後先，詭辨懷疑更排抵。歸納演繹標二宗，笛倍論理有變體。康(康德)邊(邊沁)諸子稍後出，精理名言味如醴。物心同異分多元，主義各各新壁壘。孟鳩盧騷實先覺，爲民請命天所啓。民約狂論破天荒，精義遠出子輿氏。漆室一燈光熒然，清議奈何蒙不聽。英倫二傑(達爾文、斯賓塞)人中龍，嘯欲雲電露爪尾。昌明公理發曠聾，人羣進化固應爾。學說鼓吹入亞東，老儒蹙額少年喜。師搏虎躑那可當，國力盛強豈無以？哀我國民神明裔，只今陵賤儕牛豕。趾跌同方顛同圓，咄哉胡遽不若彼？彼知實驗我空談，彼能獨立我依倚；彼求進步奮邁征，我惟保守慎遷徙；彼愛新知如醍醐，我媚古人如主婢。禹域芸芸爾衆生，鏟除惡根能有幾？優劣競爭天演之，思之思之顛流泚。方今東徼喧鼓鼙，踢白山兮傾黑水。喧賓奪主叛奇局，坐觀成敗安邕匕。兩京既失恐難收，提師況無郭與李。豐沛自茲成甌脫，危逼肘液如卵累。臥榻竟爾容他人，羣雄眈眈更環視。阿耨達峯高峨峨，王母抱環淚如洗。邊鄰四面皆楚歌，引盜入關誰實使？老大神州歎陸沈，瓜剖豆分安有豸？悲哉草莽蟣蝨臣，河清海枯恐難俟。熱血填腔憤填膺，枯楊生肘肉生髀。陶公石壁祖生鞭，年光鼎鼎去如矢。不才棄置且長吟，肯向侯門躡珠履？君不見，當年歐陸慘風雲，拿翁撫劍叱咤起。羅馬再建獨立旗，瑪喀二子功尤偉。閣龍探地窮九幽，滄溟浩浩航一葦。撒哈炎沙蔽天日，烏鬼攫人獸磨齒；壯彼立溫汗漫游，出入險鄉如平砥。男兒生來有奇氣，安能跼蹐樊籠裏？豐功碩績亦等閒，汝好爲之無馘馘。諸公可作起九京，吾願爲之執鞭筆。太白睽睽天蒼蒼，有酒在尊琴在几。撥絃痛飲更高歌，世變蒼黃何窮已。來日苦

少去日多，高天厚地安可恃？一身榮悴何足言？前途莽莽知胡底！」

一六八

蔣萬里以新游仙二章見寄，風格理想，幾追人境廬之今別離，亦傑構也。錄之：『出門萬里行，海底計行程。至此別有天，島嶼不知名。爛爛珊瑚洲，紅海映鮮明。盤石矗巉巖，鐵網張錚錚。茫茫水連天，彼岸隔盈盈。海外大九洲，稗海環重瀛。朝發蒲昌海，夕止扶桑津。直以水爲家，逸情凌太清。排水駛如飛，跋浪懾長鯨。飄飄凌風舸，拍拍浪□平。深深天池水，颯颯天風聲。遙遙滄海島，耿耿天船星。掉入龍王宮，初蒞白銀城。次蒞爲黃金，琉璃又水晶。其上與天連，如日紅光呈。贈以明月珠，的燦更晶瑩。千里如一室，縮水神陰精。艤棹三神山，神山盡瓏玲。航行遍十洲，十洲各異形。挂席出南極，伏檻窺東溟。直指向蓬萊，途遇安期生。翼翼跨青蛇，相從朝玉京。中途過沃焦，舉手搥山傾。北蒞聶耳國，領港前趨迎。北海逢盧敖，追逐太陰經。遨遊入元闕，遇順鴻毛輕。前探北極外，潼海水泮泮。轉舵指向西，迴航到大秦。西南八百里，漲海洶洶橫。西海聚窟洲，大木反魂馨。鳳麟洲宛在，淵嶽峙亭亭。仙藥續絃膠，麟鳳自煎烹。何處挂星槎，明滅共揚舲。自是舟指南，旁向炎洲停。憑欄觀博物，異獸風泠泠。更南向火洲，洲火然熒熒。火然木不死，生意欣欣榮。南北物理殊，變化徹鯤鵬。高高金臺山，日月煥雕甍。天河相連接，牛斗犯不情。朝暮日回光，海市若建瓴。倒影成樓臺，城郭入青冥。風濤無極已，暗渡越零丁。舟非樟木爲，不與蛟龍爭。新遊歷幾時，滄桑三變更。蓬萊淺於昔，深谷欲成陵。手袖旅行冊，口吸空氣餅

(叶并)。歸來了無恙，一笑天妃驚。』(右水底潛行艇)『輕舉凌太虛，俯視絕飛鳥。九州不足步，飛騰躡天表。不似五雲車，亦具飛輪巧。凌空雙翼垂，翩若孤鴻矯。一路扶搖上，天風一帆飽。途逢東海君，並轡青雲杪。天門閭闔開，地脊崑崙拗。軒軒有若士，倏入雲霄杳。聳身九萬里，絕頂崑崙慄。九層九重天，天竈明當道。雲氣五色迷，城闕環繚繞。虛堂光碧麗，淨室瓊華皎。金臺與玉樓，觸日錦雲遶。跨足乘白雲，揮手凌蒼昊。紅雲擁帝居，城外青雲縹。不見元君輿，聞聲□一掉。離披五色霞，爭似朝雲姣？景雲宮岩嶢，流霞室幽窈。祇映須彌山，不建赤城標。捉彼天中月，廣寒入夜悄。銀色界茫茫，白瑤宮皦皦。丹輪玉斧修，靜海金波淼。清光共千里，壁彩裝七寶。月天宮殿高，大地山河小。瓊樓現彈指，金闕回縹渺。下界如微塵，萬頃琉璃島。騫樹玉仙食，靈藥白兔搗。香飄桂子秋，影沒閻浮曉。仙身若水晶，皎潔素娥好。一曲紫雲歌，餘音尙嫋嫋。瞻彼明星山，天低隘太皓。晨光何熹微，日拂扶桑早。繞日行三匝，東方影杲杲。紅焰耀金門，宮殿原明瞭。陽光不著塵，野馬諸天少。天鷄鳴喔喔，織鳥舞縞縞。貫月槎如飛，開日樹盈抱。日月山河在，天樞閔大造。碧城十二樓，玉京倚天窅。蓮花盈十丈，開遍仙人沼。日輪轉無已，日會前迎昴。冥冥無色界，空洞更窈窕。飄飄九垓外，逸氣浩然浩。玉女笑投壺，天口火不燥。天公玉戲來，一白煙塵掃。歷遍諸星辰，至是天亦老。一星一世界，玄黃太初肇。天河盡星氣，世界遊難了。世世有滄桑，界界有煩惱。太上若忘情，天地同枯槁。』(右空中飛行艇)

頃在黃由甫扇頭，見公度先生遺作日本四君詠四絕，蓋二十年前參軺時作也：『草莽臣正芝，望闕輒哭謁。眼枯泪未枯，無數杜鵑血。』（高山彥九郎）『拍枕海潮來，勿再閉關眠。日本橋頭水，直接龍動天。』（林子平）『只一衣帶水，便隔十重霧。能知四國爲，獨君識時務。』（佐久間啓）『丈夫四方志，胡乃死檻車？倘遂七生願，祝君生支那。』（吉田矩方）按四君皆日本維新前主動人物：高山彥九郎即高山正芝，每語君國輒哭，卒以哭動全國；林子平、佐久間啓，皆首唱開港論之人，啓即象山，吉田松陰之師也，屢欲航海覘人國，不能達其志；吉田矩方即松陰，日本維新後人物皆其所造出者也。公度於二十年前歌頌四君，其志可知矣。由甫名遵庚，公度介弟，今留學東京。

一七〇

潘蘭史在山泉詩話錄公度先生自撰聯語三則，其一云：『藥是當歸，花宜旋復。蟲還無恙，鳥莫奈何。』其二云：『萬象函歸方丈室。四圍環列自家山。』皆蘭史所書，置入境廬中云。又先生製一艇方成，顏曰安樂行窩，并題聯云：『尙欲乘長風破萬里浪。不妨處南海弄明月珠。』蓋先生絕筆云。又余昔在湘，初交佛塵，佛塵贈以菊花研，壯飛爲之銘，建霞槩焉；銘曰：『空花了無真實相，用造荊偈起衆信；任公之研佛塵贈，兩君石交我作證。』余寶此研甚至，戊戌之變，隨行篋羣籍同散佚，每念輒耿耿。壬寅冬，公度先生忽以書來曰：『吾已爲君作蘭相如矣。』且加媵一銘，銘曰：『殺汝亡璧，況此片石。銜石補天，後死之責。還君明珠，爲汝淚滴。石到磨穿，花終得實。』且以新銘搨本先寄。余狂喜幾忘寢餐。及研至，則一端研：先生所補贈

者也。當時頗失望，今則此研亦一瓊寶矣。自是人間有兩菊花研。

一七一

楊少姬女士（匪），哲子之弟也。哲子嘗與吾論當代詩家，言其學力不在黃公度之下。吾頗疑其豐於呢。頃女士東來游學，以哲子介紹，幸得一見。哲子出其近作二詩，風力在曹、陸、左、阮之間，洵一鉅子也。得作者許可，以入詩話。『微雨生新涼，孟夏如深秋。鳴蜩斂夕音，熠燿迎風流。羣居情不孤，心迴境自幽。宵空起清吹，離思方悠悠。豈伊川塗夏，念此躡運適。頻年嬰憂瘵，憔悴忝嘉猷。翩然冀遐征，投袂涉長流。真契始爾萌，外物迫相尤。洪川無蘋藻，何以別沈浮。高岑盡芬馨，何以別薰蕕。微生信有區，人理諒難侔。既警素絲泣，鮮復歧路憂。吾生自有涯，慷慨惜年徂。慕茲狙公術，慨彼漆室憂。先民有遺規，道在復何求。』（右上海旅舍作）『平生嬰憂患，意趣常蕭寥。偶有乘桴志，遂與江漢遼。汎茲滄溟闊，頓覺天旻高。清霄靜娟娟，洪流駭滔滔。偃仰馭長風，浩蕩神襟超。信懷宗生願，詎有安期招？徘徊瞻殊庭，悅悵悲逝濤。憑虛俯瀛寰，顧盼思鬱陶。進德智既薄，幽居夙匪要。仰高常更席，冀長仍自消。撫己諒無極，慨世復憎切。迤邐安可振，霾霧孰能昭。鷹隼自翼翼，鸞鳳徒翛翛。倚嘯竟何補，恤緯誠空謠。理感信無怡，慷慨寄長飈。』（右渡海作）

一七二

十年前以狄平子之介紹，得交桂伯華，心儀其人。嗣聞其隱於金陵，就楊仁山居士學佛，不婚不宦，醜然有得，心益嚮往之。今春平子以書來，言伯華東渡學梵文，以弘法自任。亟思走謁，苦不知其所居地。客有自署公耐者，忽以伯華近作詩詞見寄，以綺語說法，感均頑豔。維摩詰耶？天女耶？文殊師利耶？舍利弗耶？吾烏從測之。惟喜誦不克割舍耳。乃錄入詩話。江城子一闕云：『落盡紅英萬點，愁扳綠樹千條。雲英消息隔藍橋。袖間今古淚，心上往來潮。懊惱尋芳期誤，更番懷遠詩敲。靈風夢雨自朝朝。酒醒春色暮，歌罷客魂銷。』菩薩蠻二闕云：『才華已爲情消損，那堪又被多情困？珠玉女兒喉，新詞懶入眸。清愁銷不得，夢入蓮花國。方信斷腸癡，斷腸天不知。』『月斜迷夢春城隔，隔城春夢迷斜月。寒燭畫樓殘，殘樓畫燭寒。許時同密語，語密同時許。才盡費疑猜，猜疑費盡才。』和友人詩云：『菩薩畏因衆生果，果成方熟豈容憎。越王自是愁嘗糞，劉敬何曾願納繒？空假中觀心內佛，去來今叩定中僧。迷將俗諦爲真諦，悟即三乘是一乘。』『病眼空花幻若真，可憐攀戀苦勞神。曠觀歐亞毗連處，孰是羲皇以上人？淚海屍林隨處舊，心花意蕊逐時新。聊將器界拋除去，去向蓮邦消好春。』

一七三

公耐吾不識，但爲伯華摯友，其人可想矣。以自作數章見寄，意想風格俱超遠。並錄之，冀結來日因緣。懷九銘四章云：『漂流苦海北南東，猶惡風波處處同。人涉惟卬須我友，不教心似舵隨風。』『文明界內應無我，黑闇鄉中幸有君。我自偷閒君自苦，風吹雨打任紛紛。』『無窮心事復無聊，一樣憐君暮又朝。醉後

顛狂醒後淚，天涯何處不魂銷？』『諸公袞袞螽斯集，舉國昏昏魚貫眠。無女高邱勞反顧，知君徒喚奈何天。』發心學佛四章云：『殘葉風飄西復東，風乘葉耶葉乘風？此心流轉如殘葉，欲覓菩提叩定中。』『無端事事爲乾忙，憔悴塵寰孰聖狂？不悟爾身非爾有，遂窮人智護皮囊。』『利鎖名韁纔解脫，情魔病鬼又交侵。何時撒手人間事，石火光中保此心。』『聲聲口口說參禪，話到修行盡枉然。窠臼深時藤葛盛，重重愛網轉相纏。』

一七四

公耐復寄自傷一首，及伯華次韻一首，皆名作也，錄之。『飽嘗世味知甘苦，苦海隨流誰謂甘？入世獨憐身子子，懸河空笑口喃喃。慕頭風雨驚人慣，滿眼枯榮細意參。久夢西歸游物外，醒留天北與天南。』（右原作）『俗情冰炭原知苦，禪悅珍羞殊自甘。閒共海鷗浮浩蕩，或和梁燕語呢喃。善根阿越基難到，消息閻浮提易參。早叩中峯辨行迹，牛頭自北馬頭南。』（右次韻）